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7/7/Add.1

20 Dec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8(a)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和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是：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 S·罗德利先生按照人权委员会

第 1995/3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增 编

转交政府的案件和收到的答复摘要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阿尔巴尼亚.....	1	5
亚美尼亚.....	2 - 4	5
奥地利.....	5 - 8	5
阿塞拜疆.....	9	6
巴林.....	10 - 16	7
孟加拉国.....	17 - 19	9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玻利维亚.....	20	10
保加利亚.....	21 - 41	11
布隆迪.....	42	15
柬埔寨.....	43	16
喀麦隆.....	44	16
加拿大.....	45 - 47	16
乍得.....	48	17
智利.....	49 - 69	17
中国.....	70 - 85	20
哥伦比亚.....	86 - 105	22
刚果.....	106	25
科特迪瓦.....	107	26
古巴.....	108 - 113	26
塞浦路斯.....	114	27
厄瓜多尔.....	115 - 117	27
埃及.....	118 - 143	28
萨尔瓦多.....	144	33
赤道几内亚.....	145 - 152	33
埃塞俄比亚.....	153 - 156	35
法国.....	157 - 167	36
德国.....	168 - 171	37
希腊.....	172 - 173	39
危地马拉.....	174 - 181	39
几内亚共和国.....	182	41
洪都拉斯.....	183 - 188	41
匈牙利.....	189 - 192	43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印度.....	193 - 208	44
印度尼西亚.....	209 - 241	4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42 - 246	54
以色列.....	247 - 274	56
意大利.....	275 - 284	62
牙买加.....	285	64
约旦.....	286	64
哈萨克斯坦.....	287 - 288	65
肯尼亚.....	289 - 306	65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308	70
墨西哥.....	309 - 333	70
摩洛哥.....	334 - 335	75
缅甸.....	336 - 344	76
尼泊尔.....	345 - 347	78
尼日利亚.....	348 - 351	79
巴基斯坦.....	352 - 373	80
巴拉圭.....	374	83
秘鲁.....	375 - 387	84
菲律宾.....	388 - 391	86
波兰.....	392 - 393	87
葡萄牙.....	394 - 399	88
大韩民国.....	400 - 404	88
罗马尼亚.....	405 - 416	90
俄罗斯联邦.....	417 - 433	91
沙特阿拉伯.....	434 - 438	95
塞内加尔.....	439 - 445	97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斯洛伐克共和国.....	446	98
西班牙.....	447 - 453	98
苏丹.....	454 - 472	99
瑞典.....	473	104
瑞士.....	474 - 476	104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77	105
突尼斯.....	478 - 487	105
土耳其.....	488 - 528	107
土库曼斯坦.....	529 - 531	117
乌干达.....	532	11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33	118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34 - 538	11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39 - 542	120
乌兹别克斯坦.....	543 - 544	121
委内瑞拉.....	545 - 564	122
越南.....	565 - 566	125
南斯拉夫.....	567 - 571	126
扎伊尔.....	572 - 579	127
赞比亚.....	580	128
<u>其他函件:</u>		
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材料.....	581 - 586	128

阿尔巴尼亚

1. 1996年5月29日，特别报告员为一些反对党成员和支持者发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据称同月在竞选过程中在该国的一些城镇被捕。据说其中一些人在被警察所拘留期间遭到殴打并受到其他虐待。

亚美尼亚

2.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6月12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几个单独案件，这几个案件的摘要见下文几个段落。Mikael Manukian、Armen Momojan、Arsen Artsruni三人被控参与反对派亚美尼亚革命联合党内称为“DRO”的一个秘密武装团体。在被埃里温的安全部拘留，等候审理期间，这三人据称被殴打并遭到其他虐待。几名经手“DRO”一案的律师据称遭到身穿军服的人的毒打，Rafael Safarian和Zhora Khachatrian是其中的两位律师。行凶者可能是官员，也可能是在这些官员指使下殴打这些律师的。

3. 1995年4月18日，一个称为Hare Krishna的宗教组织的19名信徒，包括4名妇女和4名儿童，据说在该组织位于埃里温的房地上遭到20至25名男子的殴打，这些男子有的身穿(军用)工作服。受害者有的遭到铁棍的袭击。据说此事是国防部下令干的，因为国防部错误地认为，Hare Krishna教派规定信徒必须拒服兵役。

4. Razmik Grigorian，62岁，据说因为与一起凶杀案有关而于1995年5月8日被捕。他被带到Kamo的警察局，在警察局，他遭到毒打，后来死亡。当局没有透露尸体解剖结果和调查结果。

奥地利

5.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6月11日的信中告知政府，有人向他报告了两个酷刑或虐待案件的情况。政府于1996年9月11日就这两个案件作了答复，并发送了奥地利司法部1989年9月1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的一份复印件。这项命令涉及迅速、公正地调查关于警察或保安人员犯有酷刑或虐待行为的指称的程序。下文简要介绍发送的案件和政府的答复。

6. Wolfgang Purtscheller, 记者, 曾大量报道奥地利的极右现象。1994年9月22日, 他看到两名便衣警察在 Ernst-Kirchwegger House 扣留一名非洲的寻求庇护者, 便询问这两名警察的警员号码, 并问他们有无逮捕证。这时, 有10名穿制服的警察朝他走来。有一名警察认出了他, 并说出了他的身份, 另一名警察据说打他的脸部。他接着被捕, 并据说被人打昏。醒来发现他身上和地上有他的许多呕吐物。据称有一位警察站在他的头部, 另一名站在他的臀部, 还有一位使劲扭他的右脚踝, 使他再次昏迷。他被送到医院, 脸部青肿, 双手手腕擦伤, 膝盖韧带受伤。他向法院提起两项刑事诉讼, 并向维也纳独立行政法庭提起诉讼。政府答复说, 1996年6月20日, 维也纳检察官请维也纳地区刑事法院的调查官审问涉嫌的警察。然而, 由于无法确定 Wolfgang Purtscheller 的下落, 刑事诉讼目前无法结束, 而法庭需要他充当此案的证人。

7. Emad Faltas, 埃及国民, 据称在1995年6月21日遭到维也纳缉毒队四名成员的殴打。在此之前, 有人发现他和一名贩毒嫌疑人员在一起。他在被释放后作了一次体检, 体检发现他有三根肋骨骨折, 手臂、胃部、脸部有伤口并出现青肿。他住院接受治疗, 7天后出院。政府答复说, 维也纳联邦警察局对三名侦探提出控告。这几名警察以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罪而被起诉, 但维也纳地区刑事法院后来判他们无罪。维也纳检察部门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政府就上一年报告所列的一个案件提供的情况

8. 政府在1996年9月11日的信中, 还对寻求庇护者 Naser Palushi 一案作了答复, 这一案件是特别报告员于1995年5月29日转呈的(E/CN.4/1996/35/Add.1, 第43段)。政府说, 曾对维也纳联邦警察局的4名警察提起刑事诉讼。经法医鉴定, Naser Palushi 身体多处受伤, 但都是轻伤, 只是无法依刑事诉讼的要求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些伤害是警察造成的。法院撤回了对涉嫌人员的指控。

阿塞拜疆

9.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6月10日的信中告知政府, 据他了解到的情况, Digah 村的 Rafiq Shaban oglu Ismayilov 在被拘留期间, 曾在1995年12月8日遭到 Masalli

区的3名警察的毒打，目的是逼迫他供认犯有偷窃行为。据说他被打成重伤而死亡。目前不清楚是否曾对此案作过任何调查。

巴 林

10. 1996年5月6日，特别报告员转呈了 Sa'id 'Abd al Rasul al-Iskafi 一案。受害者16岁，来自 Sanabis 村，据称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包括性侵犯。在此之前，他因被指称参与反政府示威活动而于1995年6月29日被安全情报局叫去审问。他在被捕10天后死亡。联合王国的一位法医病理学专家看了受害人尸体的几张照片，指出受害人身体曾有好几处受伤。他的结论是，“从外表看，死者曾受到长时间、极为痛苦的虐待”。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这位病理学家的报告的一份复印件。政府于1996年11月12日答复说，特别报告员了解到的情况不准确，这些材料显然是恐怖主义宣传品。 Said' Abd Al-Rasul Isakfi 死于医院。政府随即对案件的详细情况作了充分、彻底的调查。(政府的答复没有报告调查的性质或结果。)死者的家属迄今为止没有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紧急呼吁

11. Shaikh 'Abd al-'Amir Mansur al-Jamri、 Ahaikh Hassan Sultan、 Shaikh 'Ali Ashour、 Shaikh 'Ali bin Ahmad al-Jeddhafsi、 Shaikh Hussein al-Deihi、 Hassan Meshema'a、 Sayyed Ibrahim Adnan al-Alawi、 Abdul Wahab Hussein 等人，据说于1996年1月22日被保安部队逮捕。据说他们是和数百人一样因政治原因于1996年1月被拘留的。1996年4月18日，政府答复说，这几个人是以 Abdul Amir Mansour Al-Jamri 为首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他们被合法拘留，受到充分的法律、医疗、程序上的保障。他们没有遭受任何虐待。他们身体状况良好，拘留条件是人道的，他们有权让亲友前去探望，并且享有福利和医疗保健。但提供资料的人士称，被告事实上一直在不得与外界接触的情况下被关押着，直到1996年9月，在这一月中，当局终于允许家属前去探望他们(1996年2月7日)。

12. Ahmad Mansur 'Ali Ahmad、 Ahmad al-Shamland，一个倡导恢复议会的团体(请愿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于1996年1月24日和2月7日被捕。依照内务部的一

项命令，这两人目前被关押在 al-Qal 监狱，不得与外界接触。这项命令规定，不提出任何指控的行政拘留最长可达三年。1996 年 4 月 15 日，政府答复说，被拘留者是主张用暴力实现政治目标的极端主义者、煽动闹事者。他们受到正当待遇，并严格依照法律使其享有探视权、享有福利和医疗保健权(1996 年 2 月 12 日)。

13. Salah Abdulla Al-Khawaja，据说在服满 7 年徒刑之后 9 天，于 1996 年 1 月 22 日在安全情报局总部被捕。他是因参与一个非法组织而被判刑的。1996 年 4 月 9 日，政府答复说，Salah Abdullah Al-Khawaja 与受外国支持的团体有牵连，这些团体试图破坏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他健康状况良好，没有遭受虐待，并享有探视权、享有福利和医疗保健权(1996 年 3 月 20 日)。

14. Sa'id al-Absoul，请愿委员会成员，据说于 1996 年 4 月 14 日在 Al-Sanabes 被捕。1996 年 6 月 18 日，政府答复说，Sa'id al-Absoul 于 1996 年 4 月 21 日被释放，没有受到指控。将他逮捕是合法的，他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受任何虐待(1996 年 4 月 22 日)。

15. 'Ali Ahmad Kadhém al-Muttagawi、Jassim Hassan Mansour al-Khayat、Hussein Ahmad al-Mudhifa、Hussein Yousif Ibrahim、'Ali Ahmad Kazem 'Abd 'Ali、Abbas 'Ali Ahmad Habil 等至少 34 人，因据称供认参与一个伊朗支持的推翻巴林政府的阴谋而被关押，无法与外界接触。1996 年 6 月 19 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内务部印发的关于上述人员阴谋推翻政府的说明的复印件。说明提到了上述人员所作的供认，但未提及他们在拘留中受到的待遇(1996 年 6 月 14 日)。

16. Ishraq Habib，女学生，16 岁，据说因被怀疑拥有非法书籍资料而于 1996 年 10 月 15 日被捕。1996 年 11 月 25 日，政府答复说，特别报告员为其作出呼吁的人可能是 Ashraq Ahmed Mansoor Nasser，此人于 1996 年 10 月 8 日被捕，被关押在少年拘留中心，1996 年 11 月 16 日获释。她没有遭到无法与外界接触的关押，对她的身心完整的任何担心均属恶意宣传。少年拘留中心配备受过专门培训的女警察(1996 年 11 月 8 日)。

孟加拉国

17.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7 月 22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的材料称，居住在 Jagannath Hall(一处主要供来自宗教少数派别的学生居住的宿舍)的大约 200 名达卡大学的学生，于 1996 年 1 月 31 日遭到大约 700 名警察和孟加拉步枪队成员的袭击。据说这些学生由于在遭袭击过程中受到虐待(遭到毒打并受到催泪瓦斯的袭击)而受伤。警方坚持认为，袭击的目的是收缴非法武器，而反对派则称，学生宿舍遭到袭击，是因为住在宿舍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当时的反对派 Awami League 的支持者。据称执法人员在 42 间宿舍内和宿舍的公共区域殴打学生、宿舍管理员、访问者。据说有人用棍子和枪托殴打 Diponkor Sangma、Anup Biswas、Shanto Nokrek、Sebastine Rema、Kartic Chandra Sana 等人，造成后面 4 人重伤。Photon Chandra Sutradhar 据称遭到殴打，有人用一块布缠住他的嘴巴，用毯子裹住他的身体，并用枪对着他，说要把他打死，他最后昏了过去。Arun bala 和 Bimal Krishna Biswas 据称被警察推出窗外，Arun Bala 脊椎骨骨折，Bimal Biswas 的双腿骨折。Biltoo Kumar Bir、Pokash Boidhya、Milon Golder、Somoresch Madnol、Bidhan Chandra Das、Sundhir Roy 据称遭到毒打。Bidhan Chandra Das 据说双腿中弹。

18.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下列关于酷刑，包括强奸、虐待在内的指称，这些事件发生在吉大港山区。1994 年 9 月 5 日，Kajoli Chakma 和 Sunita Chakma(16 岁)据称在枪口威逼下，在 Lallyaghona 村被孟加拉国陆军东孟加拉第 46 团 Ugalchari 军营的一名指挥官和两名士兵强奸。1994 年 8 月 28 日，Jitendra Chakma 据称被 Naniachar 军区东孟加拉第 40 团的人员强奸。当时，兰加马蒂区 Djuapara 村遭到这些士兵的袭击。1994 年 10 月 10 日，Nepali Chakma 据称被兰加马蒂区 Baghaichari 橡胶种植区的孟加拉步枪队的几名成员强奸。1994 年 12 月 6 日，兰加马蒂区 Suknachari 村的 Puspa Chakma alias Hat Bhangra 据称在 Tanhgum 集市上被东孟加拉第 17 团的一名军官，Tanhgum 军营的指挥官逮捕并遭到他的毒打。1994 年 12 月 12 日，Kojoichari 村的 Purna Bijoy Chakma 据说被 Marishya 区保安部队成员逮捕并遭到他们的毒打。1995 年 8 月 11 日，兰加马蒂区 Suknachari 村遭到袭击，该村村民 Bhuban Joy Chakma、Parancha Chakma、Sneha Kumar Chakma(65 岁)、Manu Ranjan Chakma 等一批人据说被孟加拉步枪队成员逮捕并遭到他们的毒

打。1995年11月18日，Bideshi Chakma，兰加马蒂区 Gangatyatali 村的一名10岁的男孩，被 Ghagra 军区东孟加拉第17团 Khiram 军营的指挥官拘留。这名男孩据称被殴打，有人朝他鼻孔里灌水，逼他说出一个反对派组织营地的地点。1995年3月15日，保安部队人员驱散了 Hill Student Council 未经批准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后，据称有一些人遭到虐待。Mucchang Prue Mama(女)据称遭到 Bandarban 镇警察小队共12名警察(包括 Bandarban 警察局副督察在内)的毒打，她被打伤，只得住院接受治疗。Waizo Mama、Naendra，僧侣，据称也遭到毒打。

紧急呼吁

19. 1996年2月28日，特别报告员为在反对派领导人号召进行的罢工开始时被捕的下列反对派人士发出一项紧急呼吁：Begum Motia Chowdhury、Mohammed Nasim、Tofael Ahmed(均为 Awami 联盟领导人)、Moudud Ahmed(Jatiya 党领导人)、Abdul Kader Mollah(Jamaat-e-Islami 领导人)。1996年3月5日，政府答复说，将反对派领导人拘留，是依照《特别权力法》采取的防范措施，这些人是由于参与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而被拘留的。亲属和律师可以去探望他们。他们没有遭受虐待，他们的身心不受伤害的权利得到保护。1996年3月15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被拘留者已经获释。

玻利维亚

20. 1996年，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两项紧急呼吁。第一项呼吁于1996年1月4日发出，涉及一批农民，约45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这些人于1995年12月27日在 Leghepalca 附近的 Nicayani 被特别保安队逮捕。当时，他们正在参加游行示威，想同当局见面，谈论根除古柯计划一事。几天前，另一批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被捕并被转到 Chimore，在那里他们据称被殴打。第二项紧急呼吁于1996年4月18日发出，涉及大约78人，这批人于1996年4月2日在拉巴斯被警方逮捕，当时几个工会正在举行一次示威游行。

保加利亚

21. 1996年8月9日，特别报告员转发了一些指称的酷刑或虐待的单个案件。1996年9月23日，政府对其中许多案件作了答复。这些指称的摘要见下文，指称后面是政府的答复。

22. 1994年9月2日，Yanko Khristov Yanev和两位同伴据说在Assenovgrad的一家餐馆被7名警察殴打。Yanko Yanev事后接受了切除脾脏手术。诊断书称他全身多处严重损伤，并有大量内出血的迹象。政府答复说，Yanko Yanev和他的同伴拒捕，Assenovgrad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只得使用武力。调查表明，此前的一次车辆事故曾使Yanko Yanev的几根肋骨骨折，事故发生后曾对他进行检查的医生表示，他的脾脏可能是在那次事故中受伤的。Assenovgrad区警察分局所作的调查证实，该分局警察的行为没有超出职权范围。

23. Valentin Petkov Simeonov，Burgas监狱的犯人，据称在1994年12月18日被两名看守殴打，他被打昏，在监狱医务室住了两星期，一个睾丸受伤。1995年3月14日，公诉人驳回他的申诉，理由是事情已经过了很久，无法请法医妥为进行检查，尽管一名医生在1995年1月6日对他作了检查，发出了一份诊断书，证明他身体受伤。他现在仍受到被他控告的看守的骚扰。

24. Iliya Dimitrov Gherghinova，吉普赛人，1995年2月9日，据称在斯利文地区所属的格拉代茨、并在格拉代茨警察分局遭到毒打。次日，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手上仍铐着手铐。看到尸体的亲属发现他的太阳穴上方有一个很大的伤口，他的身体多处青肿，双手被香烟烫伤，一条腿骨折。据说此案的调查人员对他的家属说，“五年内”不得提起诉讼，一名据称是负责人的警察据说表示可以给受害者的妻子一些钱，让她不要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扬言要杀死殴打事件的目击者。政府答复说，科泰尔区调查局进行的调查证实，Iliya Gherghinova在街头死亡，没有证据表明他死于暴力。斯科文区检察院的裁决是：由于缺乏表明犯有刑事罪的证据，暂不起诉。

25. 1995年3月10日，Vasil Vasilev、Miroslav Ivanov、Stoyko Osmanliev据说在旧扎戈拉街头和该地的第二警察管区被殴打，还被人用脚乱踢。Vasil Vasilev体内受伤，十二指肠穿孔，阑尾炎破裂，身体其他部位也受重伤。政府答复说，旧

扎戈拉区检察院曾作过调查，这项调查后来终止。在 Vasil Vasilev 的父母提出申诉后，旧扎戈拉区调查局对一位不知姓名的行凶者进行了调查，调查工作已转给普罗夫迪夫的军事检察官。

26. 1995年3月16日，Desislav Pavlov 据说在索菲亚第二警察管区遭到毒打。医生的诊断书称，受害人臀部大面积青肿，被损伤和擦伤。受害人向索菲亚县检察官提出申诉。政府答复说，Desislav Pavlov 因涉嫌犯有抢劫罪而被捕，没有对他使用武力。一名地方预审官将对此案进行调查。

27. Girgina Dimova Toteva，67岁，据称于1995年4月5日在塞夫利耶沃警察分局被一名警察殴打，随后因脑震荡而住院治疗。她接受了全面医治。她提出了控告，之后，两名警察对她提出控告，称她殴打了他们两人。她因造成一名警察受轻伤而于1995年9月被起诉并受审。政府答复说，Girgina Toteva 曾使劲地踢一名警察的腿部。她因造成一名执行公务的人员的身体伤害而被塞夫利耶沃区法院判刑，她对宣判提出了上诉。

28. Assen Ivanov，吉普赛人，因被怀疑犯强奸罪而被拘留在佩特里奇和桑丹斯基警察分局。1995年4月11日，好据称遭到警方毒打，次日死于医院。索菲亚法医学鉴定部门的人员证实，他因左太阳穴骨折，脑部受伤而死亡。政府答复说，没有证据表明 Assen Avnov 在被拘留时遭到警察殴打。由于“鉴定不及时”，对此案的调查尚未结束。

29. Dimitar Stankov Stankov，12岁，吉普赛人，1995年5月5日，据说在斯利文第一小学上课时，因被怀疑盗窃学校的某些物品而被捕。在警察分局，据称有人打他的耳光、用脚踢他，并用橡胶棍棒打他，他最后在认罪书上签了字。政府答复说，调查未能确认对 Dimitar Stankov 在身体或心理上进行威逼的任何证据。因此，这一在斯利文区军事检察院备案的案件已经了结。

30. Iliya Assenov Lambov，吉普赛人，1995年5月29日，据称在家中以及在普罗夫迪夫地区布雷斯托维斯塔的市长办公室遭到几名警察毒打。据称一名警察还打了好9岁的女儿好几下。法医的诊断书称，他右眼有大块青肿，背部多处青肿，胸部、右肘、右股、左膝等处受伤。政府答复说，Iliya Lambov 曾对到他家中去的一名警察进行威胁。在另外几名警察到他家中后，他拒绝跟他们走，并企图打其中一名警察。屋里的一名妇女用瓶子打另一名警察。Iliya Lambov 随后煽动其住处附

近的一群人向警察扔石块。 Iliya Lambov 由于致使几名警察受伤，目前正受到法院的审理。

31. Rahmat Rezazadeh Malek，一名被准予在德国政治避难的伊朗国民，1995年8月15日，据称在持有旅行证件的情况下，在索菲亚机场受到两名边防警察的阻拦，无法进入保加利亚境内。他向一名警官反映情况，但这名警官据称将他殴打，并在他受伤后不给他医治。第二天，他坐飞机返回德国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一名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并签发了一份诊断书，诊断书称他身上有多处青肿和伤口。

32. Iliyan Veselinov Nikolov，据称因患急性腹膜炎而于1995年8月24日死于旧扎戈拉监狱。在此之前，他被关押在该监狱，等候审理。他向他母亲送去条子，说他在拘留所遭到毒打。政府答复说，Iliyan Nikolov 实际上是被和他关在同一牢房的人打的。对此案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后者应当被控犯有凶杀罪。此案已提交区检察院。

33. Ivan Vasilev Ivanov，吉普赛人，据说1995年10月4日和几个“敲诈勒索者”打架。这几个人在此之前切断了位于鲁塞地区 Slivo Pole 他的加油站的电源。随后，有10名警察，包括其中一名“敲诈勒索者”，据称用手铐将他铐住，对他的全身乱踢，并用枪对着他，扬言要杀死他。清规戒律的诊断书称他的身体有多处青肿。

34. Gancho Stefanov，吉普赛人，据称1995年10月20日在他位于旧扎戈拉区 Elenino 的家中被两名便衣警察用硬物击中头部，因受重伤而住院治疗。这两名打击有组织犯罪部队的警察正在受审查，但没有被停职。政府答复说，内务部秘书长已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处理这起事件，两名警察已经受到“严厉批评”。旧扎戈拉军事检察院提起的诉讼已经了结。

35. Stoyan Apostolov 和 Angel Dichev，据称1995年12月5日在他们位于索菲来 Tsar Simeon 街的店中遭到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红色贝雷帽”)的蒙面警察的殴打和脚踢，这些警察当时正在进行搜捕。Angel Dichev 据说右颊骨和右下颌出现血肿，下唇青肿，左臂青肿。Stoyan Apostolov 下唇出现青肿。

36. Dimitur Velev，吉普赛人，锡米特利市克鲁普尼克的居民，1995年12月16日，被锡米特利警察分局拘留。据称警察对他拳打脚踢，还有警棍打他。法医诊断书称他身上有外伤，右臂骨折，背部有警棍殴打的印记。政府答复说，Dimitur Velev 曾拒捕，并用斧子威胁警察，警察不得不用武力进行正当防卫，这才造成他右臂骨

折。布拉戈耶夫格勒地区检察院进行的初步审查将确认警察施用的武力是否与 Dimitur Velev 的抵抗相称，并确认所涉警察应否由于殴打行为而受到惩罚。

37. Velislav Dobrev 据称在 1996 年 2 月 1 日被两名警察殴打。当时，他正坐在一辆车中，看到这两名警察想敲诈开车者，便阻止他们这些做。在他被打之后，警察不让他接受治疗。他后来被人送到医院治疗，据说医生说，他头部受伤，再晚一点送医院就有生命危险。政府答复说，普列文地区军事检察院已决定调查此案，并指示区警察局作初步调查。如果调查证明这两名警察有过失，区警察局将酌情对他们进行纪律处分。

38. Ahmed Mustafov， Trgovishte 区 Bratovo 的居民， 1996 年 2 月 8 日，据称由于在被关押在区警察分局拘留所时拒绝在认罪书上签字，被人用拳头和警棍的殴打，还有人用枪对准他的头部，对他进行威胁。他是因擅自用村办学校的电话机打长途电话而被捕的。诊断书称他的身体被打伤。政府答复说，没有对 Ahmed Mustafov 施用武力，也没有用武器威逼他。医生发出的诊断书称他在警察分局遭到殴打，但市长和村民报告说， Ahmed Mustafov 经常喝酒，以前曾跟人吵过架，而且，由于他在获释后三天都没有寻求医治，人们猜想他不一定是在警察所受的伤。初步调查的结果已发送给瓦尔纳军事检察院。

39.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的报告称，许多在警察执行任务时刚好在场的人曾受到虐待，尤其是在特种部队人员执行任务期间。在有一起事件中，有数十人据称在大约 40 名特种部队成员于 1995 年 3 月 2 日对索菲亚的一家叫做“La Scala”的酒巴间进行突然搜查过程中遭到殴打并受到其他虐待。至少有 3 人因受伤而被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在另一起事件中，约有 20 名特种部队成员据称在 1995 年 11 月 23 日用警棍殴打索菲亚 Druzhba 区一家咖啡馆内所有的人。有 6 人住院接受治疗，其中包括 Konstantin Kalduromov，他的颅骨出现裂缝，双臂和双腿骨折。Miko Tsanev 由于腹部大量出血而两次接受手术，并且由于双臂受伤而再次接受手术。这 20 多名特种部队成员据称 2 小时之后朝 Dimitur Dimitrov 和另外 6 个人的汽车发射橡皮子弹，当时他们正准备离开 Rakovski 足球场附近的办公室。当这几个人从汽车里出来时，据称遭到警察的殴打，他们被带至 Mount Vitosha，并遭到进一步虐待。至少一个住院治疗。还有一起事件是：1995 年 2 月 9 日，有 150 名示威者堵住了 Sapareva Banya 以外的一条道路，其中据称有许多人遭到对付骚乱特

种部队大约 120 名成员的殴打。这些示威者由当地老年居民、生态组织及议员组成。据称有 15 人受伤，其中两人手臂或腿部骨折。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所列的案例提供的情况

40. 政府在 1996 年 9 月 23 日的答复中，谈及了两个先前转交的案件。1993 年 8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告知政府，有人向他报告了警方于 1992 年 6 月在 Pazardjik 采取的行动，在这些行动过程中，警察据称任意殴打一些吉普赛人。政府就这一案件作了答复(见 E/CN.4/1995/34,第 77 段)。提供消息的人士后来说，Kiril Yordanov 提出了控告，称几名进入他住宅的警察打了他。政府在 9 月 23 日答复中说，控告材料已送至普罗夫迪夫地方军事检察院，因为此案由该检察院负责。对此案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41. 特别报告员在 1995 年 4 月 11 日的信中告知政府，他收到的材料称，1994 年 8 月 4 日，各区警察局和内务部特种部队的几百名警察进行了长达 9 小时的搜捕，以搜查嫌疑犯。搜查过程中，Lyubcho Sofiev Terziev 被捕，并死于 Kazanluk 警察分局。目睹他的葬礼的人发现他身上到处都有被殴打的痕迹，他有阴茎受伤，很可能受过电击。政府答复说，旧扎戈拉地方预审法官对此案作了调查，法医所作的三次检查的结论是：Lyubcho Terziev 因头部、身体、双腿、双臂等多处受伤而死亡，这些伤害造成外伤性休克。这些外伤据称是由硬物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任何指控，调查仍在进行中。

布 隆 迪

42. 1996 年 3 月 1 日，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布隆迪境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为据称于 1996 年 2 月 18 日被捕的 15 人向政府发出一项联合紧急呼吁。在此之前，政府部队和一武装团体曾在 Gasenyi 附近交战。有人报告说，上述人员被扣押在特别调查队司令部。

柬 埔 寨

43. 1996年9月24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下列几个关于据称遭到毒打的人员的案件: Chet Sim、Kang Man, 1996年1月2日被 Phnom Sroch 警方逮捕,警方指控他们犯有凶杀罪; Um Sam-oeun、Seng Sopharith、Nguon Han、Cheav Koab, 1995年7月13日在金边被30至40名士兵逮捕; Leng Theuan, 1995年3月20日在 Thnal Toteung(磅湛省)市场上被 Tbaung Khmum 的军警逮捕。Leng Theuan, 被怀疑盗窃机动自行车,据说被带到军警司令部,在那里,他据称被殴打并遭到电击;据说他因受虐待而提出控告,但没有人与理会他的控告。

喀 麦 隆

44. 1996年,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三项紧急呼吁。第一项呼吁于3月27日发出,涉及 Emmanuel Chia Musoh, 他于1996年1月在 Bamenda 被捕。据说他在 Terre Bamenda Brigade 被单独关押了一个月,然后转到中心监狱。第二项呼吁于4月10日发出,涉及 Lawrence Chimasa, 民主社会阵线成员,据说于3月12日在该阵线举行示威游行之后在 Bamenda 被捕,据称被单独关押。该组织的另一位成员, Charles Nkwanyuo, 据说于4月1日在 Limbe 被捕,据称也被单独关押。第三项紧急呼吁于6月19日为 Christophe Ebanga Omgene、Maurice Tabo、Celestin Kamge Kaptue 等人发出。在雅温得大学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过程中,有一批学生被警方逮捕,其中有第三项呼吁所涉人员。

加 拿 大

45. 1996年5月10日,特别报告员为 Saadi Bouslimani 发出一项紧急呼吁。他是居住在加拿大的阿尔及利亚国民,他提出在加拿大避难的申请据说未被批准,而且看来他不久将被驱逐出境。Saadi Bouslimani 据说是阿尔及利亚反对党 Front des Forces Socialiste 和激进文化组织 Mouvement culturelle berbere 的成员。他据说1992年被阿尔及利亚警方逮捕,并在受审时遭到酷刑,因此他据说患有外伤性神经失调症。鉴于上述情况,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不要将 Saadi Bouslimani 驱逐出境,如果一

定要将他驱逐出境，应设法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作出他不会受到酷刑或任何其他虐待的保证，并设法使该国政府遵守这项保证。

46. 1996年6月20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主管机构对 Saadi Bouslimani 一案作了仔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依照加拿大法律，他不能被视为难民，而且，如果他返回阿尔及利亚，客观上不存在遭受酷刑的危险。政府还表示，Saadi Bouslimani 没有用尽他能利用的一切国内补救法，其中一些补救办法仍可采用。政府随后在1996年7月16日的信中告知特别报告员，Saadi Bouslimani 将在7月底左右被驱逐出境，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作出 Bouslimani 先生不会受到酷刑或虐待的保证不妥当，原因是这样做等于对阿尔及利亚政府遵守它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禁止核武器条约》之日起承担的义务的意愿提出质疑。1996年7月24日，特别报告员答复说，如果一名被遣送到某国的个人担心他在该国会受到酷刑，而且据说该国存在酷刑现象，要求所涉政府作出相关保证是完全恰当和正常的。要求作出此种保证的目的，不是对接收国政府履行条约义务的承诺提出质疑，而是使该国政府意识到对这一案件表示的关切，从而减少被驱逐者的潜在危险。此外，加拿大政府要求得到的证据，是 Bouslimani 先生直接面临酷刑的人身危险的证据。如果在要求接收国政府作出促请方面一律适用这项标准，就根本没有必要得到保证了，因为危险如此之大，所涉人员首先就不会被遣送回国。

47. 特别报告员后来得知，Saadi Bouslimani 被递解到了第三国。

乍 得

48. 1996年7月11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Ngarlégy Yorongar le Moiban 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此人是争取共和国联邦行动阵线的领导人，据说于1996年7月3日在东洛贡省的贝贝贾被逮捕。据称自从那时起，他一直被拘禁在恩贾梅纳的宪兵调查组，据说这次逮捕没有向政府检察官通报，而且也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正式起诉。

智 利

49. 1995年11月13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该国发生的几起酷刑案件(E/CN.4/1996/35/Add.1,第97段)，对此该国政府作出如下答复。

50. 1994年3月14日，Misael Esteban Apablaza Basoalto 在塔尔卡被辑私队士兵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在关于原告指称的不必要的暴力罪行的诉讼中，经查明，他本人报告的其家属遭到假枪决和威胁的事情没有得到证实。

51. Ruben Ignacio Bascur Yaeger。该国政府报告说，1995年7月1日，辑私队 Futrono 分队收到一个人打来的电话，声称他的屋顶上有一个死者的尸体，辑私队员发现，这个尸体是上述人员的尸体，一只手上有烧伤的痕迹，据说是由于接触电缆线而造成的。据称这条电缆由于前一天晚上下雨造成触电，因此据认为这是死亡的原因。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警察官员应对此负责。

52. Oscar Reinaldo Betanzo Maturana , Renato Rodrigo Merino , Aravena Osvaldo Antonio Merino Aravena 和 Jaime Alejandro Manríquez Monasterio 于1995年5月19日在圣地亚哥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由于缺乏关于他们参与抢劫的证据，他们获得释放，行政调查表明，警察的调查程序完全合法。

53. Jorge Bustamante Inostroza 1995年2月13日在圣地亚哥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于1995年2月15日被捕，几小时以后被送往防范性拘留中心，而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而且宪兵队官员接收时也是如此。

54. Alex Calderón Venegas 于1994年8月13日在圣地亚哥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根据圣何塞医院的诊断，此人在被捕时身上有轻伤痕迹，同一天他被送交法庭并被移交给防范性拘留中心，同时确切地说明了他的伤势。

55. Hugo Francisco Carvajal Díaz 1995年4月17日在圣地亚哥 Estrecho de Magallanes La Pintana 被警察逮捕。据政府称，对指称的非法程序和虐待进行了行政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警察官员没有责任。然而发现警察程序中有一些轻微的错误，对此已经予以适当的惩罚。Carvajal 先生没有受到警察医生的检查。圣米格尔第11刑事调查法庭正在审查非法虐待的案件。

56. Juan Alberto Contreras Acevedo 1994年4月30日被辑私队圣地亚哥维多利亚分队的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被释放时，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伤痕和青肿。此外，智利辑私队员驳斥了关于施行电击的指控，因为辑私队员从未采用这种办法。

57. Tania Maria Cordeiro Vaz 及其13岁的女儿 Patricia Vaz Peres Amorim 1993年3月16日在兰卡瓜被警察突击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已经发起调查程序，

并确定，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 8 名官员由于没有适当地关心和坚决地履行职责并由于滥用权力而负有行政责任，那些负有责任者随后被解除突击队的职务。此外，圣地亚哥第 14 刑事诉讼法庭开始就这一案件展开诉讼。该国政府还报告说，Cordeiro 女士在突击队第一分队受到法医的检查，没有显示任何最近的身心受伤的痕迹。

58. Hugu Ibáñez Navarrete 1995 年 5 月 22 日在 Plaza Longaví 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已经进行了内部调查，并确定负责逮捕的官员负有行政责任，因此由于此案涉及到不必要的暴力而已经报告塔尔卡军事检察厅。

59. Victor Manuel Lira Moreira 1994 年 11 月 5 日在卡塔赫纳区 Playa Grande 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显示的伤口是他本人在从运送他的警车中跳出来摔在路上造成的。

60. Juan Luis Navea Espinoza 1995 年 5 月 7 日被辑私队卡斯蒂略分队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他是由于携带和保留火器而被逮捕的。

61. Eduardo Andrés Pineda Mulato 1994 年 11 月 15 日在圣地亚哥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只是手腕轻微受伤，但这是他在作为一项安全措施被带上手铐时自己挣扎而造成的。

62. Fernando Abelino Rojas Serrano 1995 年 6 月 3 日被辑私队圣地亚哥第四分队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被拘留时甚至攻击执行公务的警官，因此警官不得不制止他，使他平静下来，他甚至往墙上撞。

63. Hernán Alfonso San Martín Jeria 和 Leonardo Alarcón 1995 年 3 月 4 日在 Renca 社区被辑私队员逮捕。政府报告说，经过适当的行政调查，没有发现执行公务的警官负有任何责任。

64. Pedro Gastón Sánchez Salazar 1994 年 4 月 3 日在 Renca 社区 Huanachuco 村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在被拘留了几小时以后获得释放，在离开辑私分队时，他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伤痕或青肿。第二天他向急救站报告，并指控执行公务的警察造成伤害。这一案件目前正在交付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审理。

65. Pablo Seguel Ramírez 1995 年 1 月 6 日在 Playa El Quisco 附近遭到辑私队员的严厉殴打。据政府称，此人不是遭到辑私队员的殴打，而是遭到同他一起喝酒的几个人的殴打，因此他从自己家里向辑私队员求救。随后他对辑私队圣地亚哥分队

提出控诉，随后进行的行政调查最后决定对由于没有遵循正确的程序而前往他家的官员实行纪律惩戒。

66. Cecilia María Silva Godoy 1994年11月6日在辑私队特木科 Las Quilas 分队遭到殴打。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紊乱，她在上述分队受的伤是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当时她由于执行公务的官员长时间陪伴她而感到恼火。然而她的母亲报告了这一事件，这方面的事实已经在关于不必要的暴力的控诉中提请圣地亚哥第二军事法庭注意。此后，他们向特木科第二刑事调查法庭提出了关于伤害的控诉。内部行政调查得出结论说，辑私队员没有责任。

67. Victor Hugo Solí Chico 1993年4月18日在瓦尔的维亚被警察逮捕。1995年该国政府报告说，该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驳回。然而，1996年有人进一步报告说，一名侦探被收审，这案件由于暂停诉讼程序而提交瓦尔的维亚上诉法院。

68. José Uribe Díaz 1993年8月21日被蒙特港警察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经过调查没有证实这一指控，但查明警察程序中有一些微小的行政过失，已经予以适当的惩处。此人没有经过医疗检查。

69. Miguel Angel Vallejos Palma 1995年2月25日在第七区 Colbún Panimávida 被辑私队员逮捕。该国政府报告说，在行政调查过程中确定一名中士应负责任；此人被免除辑私队的职务，并被送交塔尔卡军事警察厅，随后将他拘留。

中 国

70. 1996年7月5日，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下列几段内概括的个别案件。

71. 湖南省洞口县 Zheng Musheng 因“散布谣言和谬论蒙骗群众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于1994年1月被捕。据说这是针对他参与官方不准许的宗教活动。在 Shanmen 警察所，据称为迫使他招认对他施行了酷刑，他于第二天死亡。其遗孀控告警官，申诉他在扣留期间死亡，但她一直处于监督之下并一再受到警官的审讯。

72. Li Dexian 是一名巡回传教士，据报告他于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18日期间4次被广东省 Beixing 县公安局官员逮捕，其中3次遭到拷打。1995年2月18日他被捕时，据称有5、6名官员用铁棍拷打他，结果他的肋骨被打断，背部受伤。据称警官还跳到他身上踢打。

73. Gao Shuyun 和 Huang Guanghua 是江西省 Copngren 县和 Yihuan 县和 Linchuan 市地下天主教会 30 至 40 名追随者之一。据报告他们于 1995 年 4 月在 Yujiashan(Yujia 山举行复活节弥撒时被福州公安局官员逮捕。据称他们遭到严刑拷打, 结果, 在释放之后如没有人帮助照顾他们则不能够自己吃饭。

74. 据报告 Wang Jingbo 于 1995 年 11 月 26 日在北京被朝阳区公安局非法拘留。据称他在拘留期间遭到严刑拷打, 之后他于 1995 年 12 月 3 日死亡。给其家属的死亡证书表明他死于脑出血。家属要求验尸, 结果表明 12 根肋骨打断和脑溢血。

75. 据报告 Wandu 和他 13 岁的儿子 1994 年 10 月 24 日左右企图在 Zhangmu 跨越边境时被尼泊尔当局拘留。之后他们被转交给中国当局, 据称中方一再用棍子打他们的腿。

76. 青海省 Jyekundo(Yushu)的游牧民 Dudul Dorje 和其他 12 人据报告于 1994 年 11 月在靠近尼泊尔边境的 Dram 被拘留, 之后在审讯中警方用电棍拷打他们。之后他们被转送到拉萨, 并以分裂主义的罪名被关押 4 个月。Dudul Dorje 每天被提审 3 次, 据称在审问中他遭到拷打并受到电击。

77. Norbu、Dondrup 和 Jamyang Phuntsog 于 1995 年 1 月在拉萨被公安局逮捕。据称他们在 Kyires 的派出所遭到 9 天以上的酷刑审问, 其中包括在他们的大拇指上接上电线进行电击和把他们绑在柱子上用电棍拷打。

78. 据报告 Kunchog Tenzin 于 1995 年 2 月被捕, 据称他在 Nagchu 监狱遭到严刑拷打, 结果他的手变形, 他的背部终身致残。据说此后他无法站直。

79. 尼泊尔居民 Chungla(女性)据报告于 1995 年 4 月 5 日在进入西藏进行商业活动时, 在 Dram 被公安局官员逮捕。据称在 Shigatse 警察拘留站审讯时她遭到酷刑, 人们用电棍拷打她, 致使她几次昏迷过去。她后来被带到 Nyari 监狱, 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在那里被拘留了近 4 个月。

80. 据报告 Sherap Wangmo(女性)于 1995 年 4 月在 Drapchi 监狱遭到 3 名被指名的官员严刑拷打。她正在该监狱服 3 年徒刑。

81. Sherab Dragpa 是昌都的和尚, 据报告他和其他一些人于 1995 年 4 月被尼泊尔驱逐后拘留。他们在 Dram 警察所被关押了 7 天, 又在一个军营里押了 8 天, 据称在这段时间内不给他们饭吃。之后他们被转送至 Shigatse, 在那里呆了 8 天。据称在那儿人们在审讯中用脚踢他们并用棍子和电棍打他们。

82. Tsondrup 是来自 Tingri 的尼姑。据报告 1995 年 5 月她在 Zhangmu 试图跨过边境进入尼泊尔时遭到逮捕。在 Zhangmu 监狱受到十天审讯，据称人们一再用铁棍打她的腿。

83. 特别报告员还提醒该国政府 1994 年和 1995 年转交的 35 起案件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84.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8 月 7 日代表一名劳工活动家 Liu Nianchun 向该国政府转交紧急呼吁。据报告 Liu Nianchun 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转至 Tuanhe 劳改营。据称在那儿他遭到作为囚犯小组“头领”的一名同牢房囚犯的拷打。据称他得不到必要的医疗。1996 年 10 月 4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没有发生同牢房囚犯拷打的事情。当 Liu Nianchun 抵达 Shuanghe 劳改营时，他说他病了，因而没让他干活，而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和治疗。指称他遭到拷打和被剥夺治疗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谣言。囚犯的合法权利，包括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尊严的权利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并在实践中得到保证。当局设有严格的监督机构，保障对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绳之以法。

85.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0 月 16 日代表 Wang Hui 转交了另一份紧急呼吁。Wang Hui 是已被监禁的劳工权利活动家 Zhou Guoqiang 的妻子。据报告 Zhou Guoqiang 于 1996 年 9 月 20 日被捕并被单独关闭。据说她自 1995 年 5 月以来也被多次拘留。其中 1996 年 5 月和 6 月之间被拘留 27 天，据称在这期间她遭到拷打，一次是被狱医拷打，另一次是被监狱看守长拷打。据报告她肩上等处留有拷打的伤痕。8 月，据外国记者引述，她显然要对北京警察非法拘留和虐待提出上诉。

哥伦比亚

86.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9 月 16 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以下几段中提到的案件，而该国政府在 1996 年 11 月 28 日的信中提到这些案件。

87. 据说 1994 年 8 月 8 日，La Picota(Santafé de Bogotá)监狱的犯人 Palol rafid 在国家警察反勒索和反绑架部队为了转送犯人而进入最高级拘禁牢房时受到他们的严厉殴打。

88. 1994年8月13日,第二机动旅军事人员袭击了Pitalito(Curumani, César)的定居点,几天来他们在那里虐待当地居民,其中包括以下人:

- (a) Hermes Eli Quintero 据称受到殴打,被人用毛巾勒住脖子带到井边,据报告他被浸入水中,他们一只脚踩在他的颈部,另一只脚踩在他的腹部;
- (b) Danilo Lozano 据说被人带到一条小溪里,被人用毛巾捂住他的嘴和鼻子,同时他们用水瓶往他身上浇水,直到他几乎淹死为止;
- (c) Huber Arévalo 被人用毛巾勒住脖子拖到一条小溪边,据报告有人将他的头浸入水中,直到他几乎淹死为止。

89. 据该国政府称,这三起案件曾经由军事法庭临时存档。

90. Marco Albeiro Valencia Duque 据说于1995年9月21日在安蒂奥基亚省雷梅迪奥斯连同其他三个矿工一起被警察部队和部队人员逮捕。据报道他被带到警察所,在那里他们殴打他并在他头上套上一个口袋。据称他们还在他嘴里塞入一颗手榴弹,并用步枪顶住他的头部。

91. 14岁的农民 Argeidis Cáceres Arciniegas 据说于1994年11月19日在 Caño Pueretano 定居点(桑坦德省 Sabana de Torres)被第二机动旅的巡逻队拦住。但他说他不知道游击队首领的下落时,据报道有人对他推推搡搡、踢打他、将他扔进池塘里,并用步枪打他。另外据说,有人威胁对他施以灌水和用毛巾勒脖子的酷刑,据称他们踢他的头部并将一根电线裹住他的手臂。

92. 住在 Dante Bajo 村(桑坦德省锡马科塔)的一名农民 Alberto Castillo López 据说于1994年11月26日被 Los Guanes 营和 Luciano D'Elhuyar 营的一个军事巡逻队和两名准军事人员逮捕。他们指责他是游击队员,据说对他进行盘问,将他甩在地上,并践踏他的身体。据报告,他们还踢打他,用湿毛巾蒙住他的脸,往他嘴里、耳朵里和鼻子里灌水。据称他由于窒息而昏死过去,然后他被迫在关于受到公正待遇的声明书上签字。

93. 尚未到法定年龄的青年农民 Edy Enrique Goes Luna 据说于1995年2月在博利瓦尔 Simiti 圣卢卡斯山区的 Popal 村受到第二机动旅军事人员的酷刑。据称他们抓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击好几次,并将他甩在地上,同时对他进行盘问。另据报告,他们用滚烫的步枪枪口烫他的背部,然后踩在他的伤口上。

94. 住在桑坦德省 Puerto Wilches La Cristalina 的怀孕三个月的农民 Nubia Rodríguez 据说于 1995 年 2 月 21 日受到第五反游击队营的成员的酷刑。据报告,他们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并踏在她的腹部上。据称一名士兵解下皮带抽打她的背部,同时盘问她游击队的下落。

95. 一位农民 Clarisa Cardozo 据说于 1994 年 8 月 26 日被 Luciano d'Elhuyar 营的成员逮捕,他们在“Los Masetos”准军事团体的成员的陪同下闯进她的屋子(桑坦德省北部 Betulia),命令她交出游击队员。据报告,她被迫将她的头浸入盛有盐水的容器里。

96. Luis Enrique Prada Gómez 据说于 1995 年 3 月 8 日在桑坦德省 Puerto Wilches Puente sogamoso 省巡查区被 Nueva Granada 营和 Ricaurte 营的士兵逮捕。据报告,他们将他的头按入盛满盐水的桶里。该国政府报告说,军事法庭已经决定结案。

97. 一名不足法定年龄的农民 Jairo Garavito Tirado 据说由于被指控与游击队合作而于 1995 年 5 月 11 日在桑坦德省的 Betulia 被一个准军事团体的成员逮捕。据称他们用棍棒殴打他 38 次,然后让他脸部朝上躺下,双手捆住,鼻子上盖着一条毛巾,往上浇盐水。另外据称,他们还殴打了他的母亲 Ana Rosa Tirado。

98. 关于所有上述案件,该国政府报告说,议会督察官办公厅没有收到任何申诉。

99. 一名士兵 Dora Inés Sánchez 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7 日在第五反游击队营(Los Guanés)的 4 名士兵闯入 Caño Pueretano(桑坦德省 Sabana de Torres)她的住所以后遭到他们的酷刑。据称一名士兵从屋子里拿来一条毛巾和垫子,命令 Sánchez 夫人躺下。据报告,他们用毛巾捂住她的脸,同时两名士兵压住她的嘴和鼻子。另外据称,他们还打来一桶水往她的嘴上和鼻子上浇水。

100. 一名农民 Libardo Orejarena 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7 日在靠近 Caño Pueretano(桑坦德省 Sabana de Torres)的一个叫作 Paturia 的地方被第五反游击队营的士兵拦住。据称他们将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将他脸朝上甩在地上,用一条毛巾按住他的鼻子和嘴。另外据报告,他们还往他身上浇水,同时盘问他游击部队的下落。据说一名士兵踩住他的腹部,施加压力,据称他们掐住他的脖子,直到他几乎窒息为止。

101. Leónidas Bastos Goyeneche 据说于 1995 年 2 月 4 日在桑坦德省 Sabana de Torres 被第五反游击队营的士兵逮捕。据称他们绑住他的双手,几名士兵踩在他的腹

部上。另外据报告,他们在盘问他游击队的下落时,将一条毛巾塞在他的嘴里,往他的鼻子里灌盐水,并将他的头按在小溪里,直到他几乎淹死为止。

102. 关于上述三个案件,该国政府报告说,它们已经转交国家总检察长办公厅。

103. 一名 24 岁的意大利国籍学生 Giacomo Turra 1995 年 9 月 3 日死于博利瓦尔 卡塔赫纳 Bocagrande 医院。据警察高级官员报告,据称他的死因是警官多次殴打造成 大脑损伤。

104. 哥伦比亚工人联盟大楼的看守人 Martín Oyola Palomo 于 1996 年 5 月 22 日在波哥大被怀疑与总统卫队营有联系的 3 名武装人员逮捕。据称这些人强迫他爬 上一辆卡车,然后在卡车里将他双眼蒙上,双手绑住,反复殴打他并进行假枪决。另外 据说,他们用一个尖物穿透他的指甲,直到他失去知觉为止。该国政府报告说,此案已 经转交国防部,但国防部决定予以驳回。

政府提交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105. 1996 年 2 月 27 日,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5 月 29 日转交的以下 两起案件作了答复:布卡拉曼加工人联盟领导人 Jairo Calderón Rueda 1994 年 1 月 2 日受到警察严厉殴打;据该国政府称,1995 年 9 月 14 日,布卡拉曼加省检察厅命 令解除参与该事件的国家警官的职务。Alezander Peñuela Sanadria 1994 年 9 月 18 日 在布卡拉曼加被 SIJIN(军事情报局)的成员逮捕,并在 Bosque 第四警察所受到酷刑。 该国政府报告说,经过纪律调查,确定三名国家警官对这些行为负有责任。

刚 果

106.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两次紧急呼吁。第一次是 1996 年 2 月 14 日发出的,涉及到工会领导人 René Serge B. Oba、Médard Ondzondgo、Lessita Otangui 和 Bernard Bouya,据称他们于 1996 年 1 月在布拉柴维尔被领土安全局的成 员逮捕和拷打。第二次紧急呼吁是 1996 年 10 月 2 日发出的,涉及到商人 Pierre Otto Mbongo,据报告他于 9 月 11 日在布拉柴维尔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武装部队的 成员逮捕,而且据说他无法同其亲属、其医生或其律师联系。

科特迪瓦

107. 在 1996 年 10 月 14 日的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案件的报告：Sylvie Anoma 据称于 1995 年 6 月 25 日在 Youpougon(阿比让)大学的校园里被一名保安部队成员强奸；据报告，她提出了控诉，但当局没有进行调查。据报告，科特迪瓦学生和学校联合会秘书长 Guillaume Soro Kibafori 和该组织的其他 8 位成员大约于 1995 年 9 月 27 日在阿比让被领土安全局的成员逮捕。据称他们被拘留在领土安全局的大楼里和阿比让的警察学校里。据说他们在那里遭到殴打并几天不给饭吃。

古 巴

108. 1996 年 10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再次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995 年已经发送的一系列案件(见 E/CN.4/1996/35/Add.1,第 161 段)，对此他至今没有收到答复。他还就该国监狱里发生的以下事件转交了资料。

109. 卡马圭 Kilo8 监狱的犯人 René Felix López 据说由于患有慢性气喘病而坚持要求看医生，而于 1995 年 12 月 6 日、19 日和 25 日遭到殴打。由于 12 月 16 日遭到殴打，他的左臂骨折。据说在同一监狱里，Enrique Hernández Tosca 也于 1996 年 12 月 16 日遭到殴打，结果他的颅骨碎裂和一条手臂骨折。据报告 1996 年在 Kilo 8 监狱里以下人员也遭到残酷殴打：Jesús Chámbler Ramírez；Mariano Luperón 据报告双臂和鼻子骨折；Frank Sotolongo 据称遭到严厉踢打，因此他的阑尾需要紧急动手术；据说 Luis Portuondo Velázquez 的颅骨碎裂。

110. 哈瓦那第 1580 监狱的犯人 Ramón Varel Sánchez 据说于 1996 年初遭到两名监狱官员的殴打，据报告他结果被送入监狱医院。在同一监狱里，另一名犯人 Joaquín Antonio Martínez Lemes 据称由于另一个犯人部的一名犯人威胁他的生命而拒绝转到这个犯人部，因而遭到殴打。据称尽管他提出反对，他还被转到了那个部，据说上述犯人用一把整枝剪捅他，造成内出血和丧失左肾。

111. 巴列格兰德监狱的犯人 René Pérez Castellanos 据说于 1996 年 5 月 28 日被一位官员殴打，据报告此官员猛烈踢打他，据称随后又抓住他的头部往墙上撞击，直到 Pérez Castellanos 倒在地上失去知觉为止。

紧急呼吁

112. 1995年12月22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Kilo Cinco and Medio de Pinar del Río 监狱的犯人 José Miranda Acosta 向该国政府转交了紧急呼吁,因为据说此人遭到看守人员的严厉殴打,然后转到惩罚部,据报告该部牢房极其寒冷。

政府提交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载列案件的资料

113. 1995年10月10日,特别报告员连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古巴人权情况问题特别报告员代表 Juvecio Padrón Dueñas、Felix Molina Valdés 和 Carlos Cruz 转交了一项紧急呼吁,因为据报告他们在遭到警察殴打后被迫签署一项自我认罪声明以后被判处重刑(见 E/CN.4/1996/35/Add.1,第163段)。该国政府和答复说,这些人由于谋杀而被判刑,法庭诉讼时完全证实了这些罪行,在此期间他们有资格享受一切保障,包括法律援助。

塞浦路斯

114. 1996年1月4日,特别报告员告诉该国政府,他收到有关 Erkan Eğmez 的报告, Erkan Egmez 是来自 Akincilar(Louridjina)的塞浦路斯土族人。他被指控在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控制之下的缓冲地带进行走私和间谍活动而被塞浦路斯希族警察拘留。据称他遭到严刑拷打,结果他于1995年10月12日被送进医院。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医生报告他伤势严重。其妻子认为伤势表明其遭到酷刑,包括割掉耳朵、可能被香烟烫伤、下巴和前额青肿、眼睛红肿充满血丝、臀部缝合的伤口。他背部一条条的痕迹表明他遭到鞭打。其家庭医生的医疗报告证实他受到酷刑,他全身都是拷打和用工具抽打造成的伤痕,他的眼睛、耳朵、臀部、背部、脚底和他的肾部都受伤。

厄瓜多尔

115. 在1996年7月11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人员案件的资料: Chesman Cañón Trujillo、Ramón Alirio Pérez Vargas、Martha

Cecilia Sánchez、Guillermo Díaz 和 Pedro Aguirre。这些人为哥伦比亚国民，被厄瓜多尔当局依法确认为难民，据说他们于 1995 年 8 月 18 日在基多被军事人员逮捕。据报告他们连续几天被单独囚禁在基多附近的军事基地里，他们在那里遭到殴打、电击和死亡威胁并被蒙住双眼。1996 年 10 月 3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这些人由于可能阴谋破坏公共秩序而被军队情报人员在调查期间逮捕的。

116. 在 7 月 11 日的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再次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1995 年通报但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的案件的清单。

政府转交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117. 1996 年 10 月 3 日，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5 月 29 日转交的 Oscar Soto 和 John Kennedy García Petevi 案件作出了答复。据说这些人于 1994 年 4 月 12 日在基多被警察逮捕，并在临时拘留中心遭到酷刑。政府在答复中证实，他们已经被捕，并指出，临时拘留中心属于社会福利部领导，该部不进行任何警察调查。

埃 及

118. 在 1996 年 7 月 22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下列几段内概括的案件材料。

119. Nasr Ahmad Ali Es-Sayyed 是 Fayyom 监狱的囚犯。据称 1995 年 9 月他遭到一名囚吏的毒打，结果他休克昏迷。据说他的脑部有淤血，使他部分瘫痪，不能说话。

120. Khedewi Mahmoud Abdul Aziz 和 Mohamed Ibrahim Saeed 和其他一些人据报告于 1994 年 8 月 31 日在 Tanta 监狱狱吏和治安情报处的成员采取行动时受伤。据称这些人用橡皮棍和木棍不分青红皂白地拷打囚犯。

121. 1994 年 9 月 12 日，Abu Za'abal 监狱的狱吏和治安情报处成员采取行动时 Mostafa Ali Muharram、Ahmed Badr Gad、Salah Ahmed Al-Sayyed、Abdul Fattah Ibrahim Ahmed、Abdul Fattah Eid Hassan、Abdul Nabi Hashem Taha 和 Youssri Monamed Fawaz 以及其他一些囚犯受伤。据说对囚犯采用了催泪瓦斯和电棍。

122. Abd Al Latif Idirs Ismail 据报告因小偷小摸的罪名于 1995 年 3 月 25 日被捕，并在 Helwan 警察所受到 4 天的酷刑。据称他被从屋顶上悬空倒挂，并遭到电击，以致于他的左腿和左臂瘫痪。他于 3 月 30 日被释放，并在 5 天后又被捕，之后被送进医院。

123. 在同一封信内，特别报告员要求该国政府就以前转交的大量案件提供后续材料，包括调查进度和司法诉讼程序的材料。

政府提交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资料

124. 1995 年 12 月 8 日，该国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于 1995 年 4 月 26 日转交的案件(见 E/CN.4/1996/35/Add.1 第 182 至 210 段)。

125. 关于下列人员据称遭到酷刑的问题，该国政府表明，尽管曾请这些人前往助理检察长办公室以便完成调查工作，但他们却没有去。这些人是： Gamil Hassan Metwalli Sayyid、 Mustafa Sadiq Ibrahim Musa、 Ashraf Abul Hassan Ibrahim Qasim、 Muhamad Alawi Ali Abdul Muhaimin、 Atiyya Ahmad Muhammad al-Sayyid、 Midhat al-Sayyid Ahmad Hilal、 Muhammad Khalaf Youssuf Abdul Rahman Zayid、 Ahmad Thabit Farag Muhamad、 Atif Gamal Mahmoud Umran、 Abul Magd Hani Sabir Siyam、 Khalid Said Mahmoud、 Mu'tazz Ali Abdul Karim Abdul Ghani、 Tal'at Fuad Muhammad Qasim 和 Ahmad Fathi Hafiz al-Dhayit 这些案件的调查正在按照技术报告的调查结果完成。

126. 关于 Sharif Hassan Ahmad Muhammad Hassan、 Qasim Ibrahim Qasim Qutaish、 Ala ed-Din Abbas Radhan 和 Ahmad Ibrahim Abdul Galil Mustafa 的案件，法院裁定对他们采取酷刑而得到的证据不可受理，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努力确定对酷刑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已经受到起诉，并且受害者或其家属是否得到赔偿，该国政府申明案件判决的依据理由没有指明有酷刑的证据。这些人及其家属都没有提出法律诉讼程序要求赔偿。

127. 关于 Mahmoud Hussein Muhammad Ahmad 的案件，检察长办公厅再次审查了他的申诉，并维持 El-Minya 检察官关于结案的裁决。

128. 关于 Munabbiya Nagi Ali 的案件, Tanta 上诉法院的检察官裁定尽管对据称负有责任的官员的指控不能受理, 但应保留在行政申诉的登记册内。1994 年 2 月 23 日申诉人向维持检察官意见的助理检察长提出了上诉。

129. 关于 Abdul Harith Muhammad Ibrahim Madani 的案件, 检察部要求法医学部尽快地发送最后验尸报告, 法医学部要求检察部就受害者死亡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材料。检察部已经审问了负责逮捕的警官并对法医学部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该档案正等待检察部作出最后的决定。

130. 关于一些人被传唤至检察部以便听取他们的陈诉的问题(其中一部分人被传唤至法医学部), 特别报告员要求了解这些案件的进度。这些案件涉及下列人员 Muhammad Sammir Ubaid al-Sayyid、Khalid Abdul Fattah Hassan Mustafa、Muhammad Ali Muhammad Metwalli、Khalifa Abdul Azim Abdul Aziz Khalifa、Yahya Khalafallah Muhammad Ali、Rabi'Ahmad Rikabi Ahmad、Za'id Abdul Sami'Ali Ammara、Ahmad Shawqu Thabit Abdul Al、Abdul Rahim Abdul Ghaffar Mursi Abdul Bair、Muhammad Gallal Ahmad、Samir al-Sayyid Mahmoud Raihan、Yaseen Abdul Sattar Yaseen、Gamal Muhammad Abu Zaid Shabib Hilal、Tariq Metwalli al-Iraqi、Islam Ragab Abdul Hadi Sha'lan、Khalifa Abu Zaid Shabib Hilal、Tariq Metwalli Ahmad al-Tukhi 和 Yasir Haggag Ahmad Haggag, 该国政府表明已从法医学部收到了医学报告, 并已传唤被指控的官员以便根据调查的结果对他们进行审问和对质。将根据他们的陈认完成调查。然而, 就下列人员 Muhammad al-Sayyid、Amin Hamdi Salim、Hisham Mubarak Hassan、Ahmad Ismail Mahmoud Salama Adil Al-Sayyid Qasim Sha'ban、Amer Abdul Moneim Muhammad Ail、Muhammad Afifi Matar、Muhammad Rashid Abdul Rahim al-Imam 和 Muhammad al-Sayyid al-Sayyid Higazi 的案件而言, 尽管已下达医疗检查的命令, 但没有一个人去检查, 也没有一个人继续提出申诉以便完成作出最后裁决所需要的法律规定的程序, 尽管在这方面已经一再要求传唤他们。

131. 特别报告员认为原先从该国政府收到的对一些案件的答复并没有清楚地论及对酷刑的指控。在这些案件中, 该国政府表明特别对下列人员: Abdul Moneim Gamal el-Din Abdul Moneim、Hussein Taha Umar Affifi、Amre Muhammad Ali al-Iraqi、Tariq Mansour Ali、Hassan Makkawi Hassanein Makkawi 和 Muhammad Ali

al-Sayyed Higazi, 军事法庭宣判无罪, 法庭不相信酷刑指控的真实性。宣判无罪是客观的, 与酷刑指控无关。至于被军事法庭判为有罪的人的案件, 即下列人员: Hllal Uthman Mursi Hilal、Ashraf al-Sayyid Ibrahim Salih Abul Lail、Shafi'i Magd Ali Magd、Ali Hashim Muhammad Ali Ammara、Muhammad al-Sayyid Mustafa al-Dassouqi、Tariq Abdul Razaq Hassan、Hamadnah Qasim al-Abd Qasim、Iyhab Abdul Maqsoud Mu'awwadh Ibrahim、Al-Sayyid Salih al-Sayyid Sulaiman 和 Tariq Abdul Nabi Hassan al-Fahl。法庭采用了所有有关被告提出酷刑指控的权利的法律程序, 以便为被告证实案件或者由法医部进行审查。法庭不相信酷刑指控。法庭判决的依据理由并没有表明法庭根据通过酷刑得到的证据作出其判断。

132. 关于据控在治安情报处 Abu Za'bal 分处受到酷刑的律师 Ramadhan Mahmoud Ahmad 的案件, 这名律师是和一名被拘留的恐怖主义分子的妻子一起去 Abu Za'bal 监狱的, 并出示了两张探访准许证, 其中一张是伪造的。检察部开始了调查, 在其本人作保证之后下令将其释放。

133. 至于 Tihami Ahmad Abdullah Shalabin、Safawat Ahamd Abdul Ghani、Ahmad Abduh Salim、Mahmoud Muhammad Ahmad Shu'aib、Hassan al-Gharbawi Shahhata、Adli Abdul Latif 和 Muhammad Mursi 的案件, 据称他们在 1994 年 2 月在高级治安监狱受到狱吏的酷刑或虐待。检察部部长和两名副手对 Tora 监狱进行了一次不公布的探访, 调查其律师提出的他们在受到酷刑之后开始绝食的申诉。检察部的人员视察了牢房并且同囚犯面谈。这些囚犯申诉没有洗澡设施, 不准允家属探访以及遭到拷打, 但否认开始绝食。视察员注意到他们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 但下令进行一次医疗检查。检察部研究了医疗检查的结果, 会见了被指控的狱吏, 并于 1994 年 6 月 23 日裁定结束这些案件, 血指控完全是伪造的, 并且事实上有关人员并没有开始绝食。在其律师提出上诉之后, 人权事务助理检察长办公厅再次调查了这个案件并同意检察部的裁决。

134. 就下列指控发生在各警察所的虐待现象的案件, 该国政府答复, 已经遵循所有的法律程序, 收到了申诉, 并且由检察部进行调查。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 检察部对其中一些罪犯提出了刑事诉讼, 其他人则提交纪律法庭, 这些人是: Magdi Shadhili Abdul Rahman、Khalid Saqr Ibrahim、Muhammad Magdi Ibrahim、Sami Lutfi Abul Magd、Muhammad Muhammad Abdul Rahman、Muhammad Mubarak

Muwafi、Gamal Mubarak Muwafi、Imam Muhammad Imam、Ahmad Ismail Ahmad、Midhat Ali Zahra、Abdul Latif Muhammad Basha、Muhammad Farouq Ali Nawfal 和 Izzat Ismail。至于每一案件采取哪一种措施没有提供任何详细材料。

135. 1993年12月5日在 Zayida、Ousim 和 Giza 村逮捕了 51 人。据说其中许多人在 Ousim 警察所遭到酷刑。政府答复说，已有人提出申诉，其中包括 Barajil 村地方人民参议会提出的一起申诉。人权事务助理检察长办公厅正在完成这一调查。对其中一些申诉者进行医疗检查，并且听取了见证人和据控受害者的陈述。

136. 在 Adil Gawdat Hussein 案件中，据称他于 1994 年 3 月 2 日在 El-Teiben 警察所遭到虐待。该国政府答复说，检察部对官员和见证人进行了讯问，下令进行法医检查，但鉴于没有足够的证据结束了这一案件。

137. 至于 Adil al-Sayyid Abul Hadi 和 Fatima al-Sayyid Abdul Hadi 案件，据称他们于 1994 年 6 月 25 日在 El-Sharabia 警察所遭到两名警官的虐待。没有找到对他们采取治安措施的证据。

138. 关于 Abdul Moneim Muhammad Sayyid Ahmad、Imam Abdul Moneim、Muna Muhammad Gad、Ahmad Abdul Moneim Muhammad 和 Zain Ahmad Sabir 案件，据称他们在 1994 年 7 月 14 日和 24 日之间在 Manshiet Nasr 警察所遭到警官施行的酷刑。该国政府指出在检察长办公厅的要求下检察部正在进行调查并正在听取受害者和见证者的证词。

139. 在 Adil Muhammad Ibrahim 案件内，据称他受到 May-Helwan 警察所的警官的酷刑和虐待。该国政府表明他殴打逮捕他的警官，并故意把自己弄伤以便能够声称他受到酷刑。1995 年 1 月 26 日人权事务助理检察长办公厅裁定，鉴于证据不足，不准予提出刑事诉讼。

140. 关于 Amre Muhammad Safwat 案件，据称他于 1993 年 10 月在 Ain Shams 警察所和治安情报局的大楼里遭到酷刑，之后死于医院。该国政府答复说，检察部调查了对 Ain Shams 警察所的警长、刑事调查部副部长和医院院长提出的申诉，并且裁定可排除刑事共谋致死的嫌疑。但应对据控违反医院住院规则的人实行行政制裁。人权事务助理检察长裁定对此裁决的上诉不予受理，并把档案送交行政当局以实施必要的行政制裁。

141. 就 Abdul Mageed Khalifa 案件而言，据称他于 1994 年 5 月在 al-Wasta 警察所因酷刑而死亡。检察部裁定其家属声称他死于酷刑犯罪行为的申诉不予受理。其家属上诉检察长，检察部再次调查了这件事情，便维持以前的裁决，结束了这一案件。

142. 关于 Fath ul-Bab Abdul Moneim Sha'lan 案件，据称他被拷打致死。他的儿子 Yaser Fath ul-Bab Abdull Moneim Sha'lan，据称在 1994 年 8 月在 Helwan 警察所受到酷刑。检察部把这一案件转交给南部开罗刑事法庭，在那里审讯这一案件。

紧急呼吁

143. 1996 年 8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代表 Sayyid 'Abbas Sayyid、Taha Mansour、Sa'id Taghour、Hisham Mohammad 'Abdu 和 'Abd al-Hamid Mahmoud Qutb Khalil 提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和一些被嫌疑是 Talai' al-Fatah(征服先锋)的成员，共 43 人，于 1996 年 7 月初在开罗和其他行政区被捕，罪名是“拥有大量炸药准备推翻政权”。据称他们在治安调查处总部受到酷刑。第 6 人，Ahmad Mohammad 'Abd al-'Adhim Higazi，据报告已在前一星期在治安调查局总部受酷刑而死。

萨尔瓦多

144. 在 1996 年 10 月 10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以下案件：Carlos Ulises Bonilla，他由于被指控虐待他的妾而于 1995 年 11 月 2 日被拉乌尼翁省 San Alejo 管辖下的 Pavana 县国家民事警察逮捕；据报告，警察将他绑架在树上，反复殴打他，造成小肠断裂。Hector José Vásquez Orantes 和 Edgardo Armando Alvarado Mejia 于 1996 年 1 月 21 日由于酗酒而在拉利伯塔德省 Tepecoyo 市被国家民事警察逮捕，据报告他被带到警察所并遭到严厉殴打，结果 Vásquez Orantes 由于胸腔内伤而不得不动手术。

赤道几内亚

145. 在 1996 年 7 月 12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以下案件。

146. 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社会党成员 Jorge Ondo Esono 和 Antonio Abogo, 1994 年 11 月 19 日在前往巴塔参加其党代表大会时在木尼河东南部 Akonibe 被警察逮捕。据报告, 在他们拘留期间, 他们每天早上和下午被橡皮警棍打 50 下。

147. Indalecio Abuy 于 1995 年 4 月 15 日被保安人员逮捕, 并被转到巴塔 5 公里以外的一个军事基地。据报告在他被拘留的两天时间里, 有人用高压电缆严厉殴打他。

148. 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社会党成员 Norberto “ Tito ” Mba Nze 、 Mariano Nsogo 和 Baltasar Nsogo Ntutummu 和进步党成员 Pascual Nsomo Mba 于 1995 年 4 月 10 日在 Akonibe 被逮捕。据称他们在被转到 Akonibe 警察所以后遭到严重殴打, 包括抽打脚底板。

149. Jes s Marcial Mba 于 1995 年 11 月在 Los Angeles de Malabo 街区被逮捕, 并遭到严重殴打。殴打以后, 他被送入医院, 医院诊断他的脊椎骨永久性损伤和左臂骨折。

150. Feliciano Boko Beña 于 1995 年 12 月在离马拉博大约 25 公里的 Baney 被警察逮捕, 他们指控他参与抢劫。在他被拘留期间, 据报告有人用步枪严厉撞击他的胸部, 造成几根肋骨碎裂。据称他的一根手指被钳子撕裂, 结果他患了败血症。他不久以后死去。

151. 另据报告, 1995 年 2 月, 几位进步党领导人和几十名士兵由于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而在马拉博和木尼河被逮捕。被捕者包括 Agapito Ona 、 Norberto Nculo 、 Pedro Esono Masié 中校、巴塔军事学校校长 Leoncio Miká 和 Pedro Massa Mba 。据说在他们移送到马拉博受审之前, 他们被关押在巴塔总统府的大院里。另据报告, 他们还被脱掉衣服, 被关在 70 公分长 50 公分宽的小屋里大约 1 个月, 几乎不给食物。晚上他们被带到小树林里手脚绑捆起来吊打, 逼迫他们签署供词。

152.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两次紧急呼吁。第一次于 1996 年 3 月 25 日代表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社会党地区领导人 Amancio Gabriel Nse 转交, 据称此人于 1996 年 3 月 18 日在木尼河中南省涅方被逮捕。第二次于 1996 年 5 月 24 日代表中南省 Nkimi 镇长的妻子 Francisca Nzang Ebasi 转交, 因为据报告她与其新生的儿子一起被逮捕并被带涅方警察所。5 月 28 日, 该国政府报告说, Francisca Nzang 从未被拘留过。

埃塞俄比亚

紧急呼吁

153. 一些人据报道因被控支持奥罗莫解放阵线自 1996 年 2 月中旬起被单独禁闭，这些人包括 Olana Bati，他是一名 75 岁的奥罗莫长者，他于 1996 年 2 月 28 日在 Nekemte 被捕。据说自 1992 年以来他已经第七次被拘留。其他据报告被拘留的人有：Asrat Buli、Baharsity Obsa(女性)、Shabbe Sheko(女性)、Dalu Bekule 和 Abdella Ahmed Tesso。另一名被拘留者是 Challa Kebebe，据称他受酷刑而死(1996 年 5 月 2 日)。

154. 据报告前农业部长和非政府组织“根”的领袖 Zageye Asfaw 因被怀疑参与奥罗莫解放阵线于 1996 年 6 月 9 日在 Chancho 被捕，他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在 Chancho 警察所。1996 年 6 月 24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Zageye Asfaw 从来没有被警察逮捕或拘留过。他去过 Chancho，但在一个旅馆内过夜，然后返回了亚的斯亚贝巴(1996 年 6 月 13 日)。

155. 下列是第 5 区(索马里亚)的议会成员或前成员，据报告他们被单独禁闭。这些人是：Sheikh Abdinasir Ada、Nur Gooni Khalif、Khadar Moallin Ali、Ali Bashe Sheikh Abdi、Riyaale Haamud Ahmed、Ahmed Makaahiil Hussein、Ibrahim Adan Mahamud “Dolal”、Abdirashid Ahmed Khalif、Mohammad Abdi Nur、Mohammad Sheikh Hassan、Mohammad Sheikh Abdi Ahmed 和 Hanood Banday。据说除 Ibrahim Adan Mahamud “Dolal” 被转送至亚的斯亚贝巴之外，这些拘留者被关押在吉吉加(1996 年 9 月 20 日)。

156. 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代表许多被嫌疑支持奥罗莫解放阵线而被拘留在哈勒尔盖省的人员提出一项紧急呼吁。这些拘留者包括那些关押在据称在 Deder 区的 23 个秘密拘留中心的人以及关押在 Harrar 中央监狱的大约 300 人。特别报告员转交了 14 名据称拘留在 Deder 区时被即决杀害的人的姓名。据称其他人受到酷刑。(1996 年 11 月 8 日)

法 国

157. 1996年8月8日, 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 据他所收到的资料, 法属伯利尼西亚塔希提岛帕皮提 A Ti'a I Mua 工会联合会执行秘书处的几位成员于1995年9月9日和10日在帕皮提遭到巡警的虐待。据说这些受害人在工会联合会总部准备记者招待会时被逮捕。据称当局认为该工会应对法国恢复核试验以后9月6日该岛上发生的骚乱负责。

158. 据报告, 一个巡警小分队冲进大楼, 命令工会成员面对墙排成一行。尽管工会成员服从命令而没有进行抵抗, 但据报告有一些人被枪抵住, 而其他人被推倒在地上或会议桌上, 受到殴打甚至受到电击。然后他们两个两个地被手铐铐住, 据说他们被随意扔进卡车, 首先带到 Bruat 大街的宪兵队, 然后被带到称为 Broche 区的一个原来的兵营里, 他们在那里被警察监禁。在整个监禁期间(据称有些被拘留者被关押长达 34 小时), 据称他们得不到吃喝, 而且不得睡觉(意外的噪声、嚎叫、很响的音乐和电视、踢打和警棍抽打以及身上被杀虫剂喷撒)。特别报告员特别提请注意 Hirohiti Tefaarere、Jean-Michel Garrigues、Bruno Tetaria 和 Henri Temaitahio 的案件。

15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国籍的 Sid Ahmed Amiri 案件的资料, 据报告, 他于 1995 年 8 月 11 日在马赛尔被共同运输监督部队的三名哨兵逮捕, 并受到警棍的严厉抽打。据报告, 一名巡逻警察把他带往医院, 他由于鼻子破裂和双腿和双肩受伤而在那里治疗。据说这三名哨兵在随后进行的调查期间被逮捕。

政府提交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涉案件的资料

160. 1996年3月14日, 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1994年11月11日转交的以下案件提供了资料。

161. 据说 Jean Fuchs 和 Didier Loroche 1994年3月在波尔多举行的一次示威中被警察打伤。据该国政府称, 一位警官由于被指控施行没有导致丧失全部工作能力超过8天的暴力而于1995年3月20日被关押审讯。是否进行纪律调查正在等待法院的决定。

162. 据称 Pierre Congo 1994年2月15日在巴黎 Gare du Nord 遭到一名警察的殴打。据该国政府称，已经申请由检察厅和国家警察总局进行警察调查。

163. 据称 Tameem Taqu 1993年6月29日在巴黎遭到警察的殴打。据该国政府称，三名警官受到讯问并在调查得出结论之前被暂停职务。此外，国家和一名警官被判处支付赔偿。

164. 据称 16岁的 Abdelkader Slimani 于 1994年5月16日在巴黎的一个街区被两名警察殴打。据该国政府称，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的暴力行为造成全部丧失工作能力超过8天的案件已经展开审查诉讼。国家警察总局也正在进行调查。

165. 据报告，Rachid Harfouch 于 1993年12月10日在努瓦西勒塞克他的大楼里被警察殴打。据该国政府称，该案件正在由 Bobigny 主要审判法院进行调查。经过一般事务调查员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三名警官犯有任何过错。

166. 据称 David Creygolles 于 1993年2月10日在卡尔卡松遭到司法警察成员的虐待。该国政府答复说，内务部有关部门不了解这个案件。司法法院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167. 据称 Benoît Fustier 于 1994年1月20日在巴斯蒂亚一个警察所受到殴打，因此不得不送往医院。该国政府答复说，内务部有关部门不了解这一案件。司法法院正在进行调查。

德 国

168. 特别报告员在 1996年5月6日的信中转交了下文归纳的个别案件，对此该国政府于 1996年8月13日作了答复。指控和答复已归纳。据报告黎巴嫩后裔德国公民 Ali Abdulla Iraki 和他的兄弟 Taha Iraki 于 1994年6月4日在柏林 Kreuzberg 区遭到两名警察用警棍的毒打。警官认为他俩撬窃一辆车子，但事实上这辆车子是 Taha Iraki 的。医院的诊断报告表明，Ali Abdulla Iraki 手腕骨折，青肿和皮肤擦伤，Taha Iraki 皮肤擦伤，左肩有裂口、背部青肿、左肘擦伤。该国政府答复说 Iraki 兄弟受伤，但检察处不能以必要的肯定程度证实可以确信被告警官犯下了应受到惩罚的行为。警官认为，所采用的武力的程度是必要的，以制服 Iraki 兄弟的抵抗，指称的受害者自相矛盾的陈述或其见证人提供的论述都不能驳斥警官的论点。1995

年 12 月 1 日因上述事件对 Iraki 兄弟提出了起诉，控告他们污辱、人体伤害和妨碍执法。已宣布 Taha Iraki 无罪，但对 Ali Iraki 的诉讼程序还在进行之中。

169. 1995 年 4 月 10 日在法兰克福，两名警官要求 Binyamin Safak 把他的车移到其他地方。他对其中一名警官采用种族主义的言词提出了异议，之后他被捕。据称在警察所他遭到踢打，他们拳击他的脸、胸部、头和手臂，并抓住他的头发头向前把他往墙壁撞，而他的双手被反拷在背后，结果他住院一星期。医疗证书表明，他的嘴唇有一个 2 公分深需要缝合的伤口，他的胸部青肿、他的下巴青肿，太阳穴和前额青肿、皮肤擦伤，右手腕和右膝盖红肿，一根肋骨打断和颧骨内陷骨折。该国政府表明法兰克福的检察官办公厅和主要地区法庭正在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

170. Azad Kahn Fegir Ahmad、Noorol Hak Hakimi 和 Mahammed Nabie Schafie 是阿富汗寻求避难者。1995 年 6 月 6 日在萨克森莱比锡，当 12 名头戴面具身穿黑色衣服的警官袭击他们居住点时，他们遭到了毒打。据报告警方错把他们当作目标。Mahammed Nabie Schafie 住院 2 天，Noorol Hak Hakimi 住院 11 天。该国政府答复说，警官错误地袭击了他们的活动住房，但已向有关人员赔礼道歉并提供治疗。提供医疗被拒绝。莱比锡检察处对其中 7 名警官进行了调查，但于 1996 年 4 月 1 日停止调查，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下了罪行。对此提出了上诉。对警官实行纪律措施的诉讼程序尚未结束。1995 年 7 月在莱比锡警方和受害方举行了“调解和澄清”的讨论。

171. Hidayet Secil 是自 1969 年起居住在德国的土耳其国民。1995 年 7 月 1 日警官在收到其一名邻居埋怨他噪声太响之后到他在 Baden-Wuerttemberg Goeppingen 的公寓，据称他遭到警官的毒打。医院签发的医疗证书表明鼻子打断、上唇和上额青肿、左臂红肿、表面切伤并且背部有深的伤痕。该国政府答复说，Hidayet Secil 拒绝从浴室出来。当警官试图把他拉出来时他拳脚踢打警官。在争执中三名警官受伤。当 Hidayet Secil 把一名警官推向窗口打碎玻璃时，不得不使用警棍。警察为了自卫和并有义务提供援助，因此使用人身暴力是正当的。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警官犯下了罪行，Ulm 检察官办公厅停止了对这七名警官的调查。斯图加特总检察官驳回了上诉。正在对 Hidayet Secil 的案件进行调查，因他抵抗执法官员并造成人体伤害。

希 腊

172.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6 月 10 日的信中告诉该国政府，他收到的材料指明，Nikos Gogos 因拥有毒品于 1995 年 10 月 21 日在塞萨路尼基被拘留，他遭到反毒品小队的官员毒打。据说由于虐待，他的脸上、背上和腿上都有严重的青肿。1996 年 8 月 30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因违反“毒品法”而在塞萨路尼基治安分队受到拘留或审讯。

173. 特别报告员还告诉该国政府，他收到一份报告指称 1995 年 11 月 14 日在 Thessaloniki 反对监禁一名无政府主义活动份子的示威者遭到警棍的毒打。据报告，Paris Sophos、Ilias Hatziliadis、Giannis Anagnostou 和 Sophia Kyritsi(17 岁) 被逮捕并据称在他们被捕时和之后转送到治安警察大楼时遭到虐待。Paris Sophos 据报告几处受伤，头部有轻伤，需要用针缝合，并根据医疗报告说，这是由于“采用致在击伤人的钝器”造成的。据报告 Ilias Hatziliadis 头部受伤。Sophi Kyriusti 因头部内伤引起恶心、头晕、头疼、外伤健忘症、复视和上角肌肉无力等症状进行了神经科检查。该国政府在 1996 年 8 月 30 日的答复中表明，检察官对 100 名无政府主义示威者进行防范性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其中一些人背的口袋内可能有武器。示威者强烈企图阻止检查，结果引起了小的磨擦，上述人员被捕。法医检查表明，他们受到轻伤，但这些伤是由他们抵抗合法逮捕而造成的，并非由于酷刑或虐待。9 名警官也受到轻伤。Thessaloniki 第一三人行政法庭宣判这些被拘留者犯有煽动等罪行。初审未决，Ioannis Anagnostou 和 Ilias Hatziliadis 因受伤而提出了口头申诉。行政审查裁决不能确立 Thessaloniki 警察总部方面应负纪律或其他责任，该案件存档。

危地马拉

174. 在 1996 年 7 月 11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据称在该国发生的以下酷刑案件的资料(该国政府于 1996 年 10 月已经对其中一些案件作了答复)。

175. 卫生部疟疾司总工人联盟秘书长 Obed Valladares Reyna 于 1994 年 9 月 26 和 10 月 31 日在危地马拉城被怀疑属于保安部队的身份不明的人绑架，他们严厉殴

打他并警告他必须离开该国。在第二次事件中，据称他的几根肋骨被打断。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没有提出任何控诉，因此没有对任何人进行法律诉讼。

176. 新闻工作者兼大学学生 Gerson Ricardo López Orantes 于 1995 年 3 月 28 日被怀疑属于保安部队的人绑架。24 小时以后有人在危地马拉省 Mixco 第 8 区圣克里斯托瓦尔镇街区发现他，当时身上还残留着某种药物的药性，胸部被香烟烫伤，脸部、腿部和手臂也留有伤痕。绑架他的人警告他停止记者活动并离开该国。该国政府报告说，主管机构没有收到任何正式通知，由于此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没有展开任何诉讼。

177. 农工食品工人工会联合会领导人 Flor de María Salguero 据说于 1995 年最初几个月里收到匿名威胁。1995 年 5 月 17 日，当她在危地马拉城 Mixco 地区乘公共汽车时，两名被怀疑属于保安部队的人逼她下车，强迫她喝下一种物质，使她昏昏沉沉，把她双眼蒙上带到一个四周围起来的地方，据称她在那里遭到威胁、殴打并被强奸三次。政府报告说，甚至受害者本人也无法肯定肇事者是保安部队成员，但有一些证据表明，这是一个私人问题，而不是一种归咎于国家的行为。

178. 16 岁的 Sonia Esmeralda Gómez Guevara 1996 年 4 月 5 日在危地马拉城第一区 18 街同一位朋友一起行走时，三名国家警察的警官走近他们说，由于她们是街头儿童，他们将逮捕她们。当他们到达第一区 12 大道与 23 大街的交叉路口时，他们被带到一个隐藏的地方，在那里一名警察强奸了 Sonia Esmeralda Gómez。政府报告说，出事当天在该地段执行监督任务的 6 名警官已经查明，但他们否认参与这些事件。由于这些未成年者还没有查到，因此无法组织对肇事者进行人身辨认。调查仍在进行。

179. 墨西哥国民 Lucina Cárdenas Ramírez 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一名官员，1995 年 11 月底有人在 San Martín Sacatepéquez Quetzaltenango 地区拦截他的汽车，将他绑架。据报告 5 天以后有人发现他的尸体，身上留有多处伤痕和香烟烫伤的痕迹。1996 年 3 月，据称有人指控一名武装部队成员参与此事。(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6 月 4 日将此案转交该国政府。)该国政府报告说，这两人作为此案的主要嫌疑犯正在接受审查，检察厅正在完成调查程序，以便将他们交付审判。

180. Otto Leonel Hernández 1996年6月21日在 Quetzaltenango 被可能属于保安部队的几个人绑架。5天以后他获得释放，但背上布满20多处被香烟烫伤和遭到严重殴打的痕迹。Otto Leonel Hernández 是 Lucina Cárdenas Ramírez 谋杀案的主要见证人。该国政府报告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肇事者是保安部队的成员，而检察厅的调查正在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紧急呼吁

181. 1996年3月25日，特别报告员会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代表 Vilma Cristina González 转交了一份紧急呼吁，因为据称此人曾两次被绑架并遭到各种形式的酷刑。该国政府报告说，检察厅人权股没有收到关于此案的任何申诉。国家警察刑事调查股说，他们同在 González 女士获得释放以后协助她的人进行了面谈，他们说，她来到他们的家，非常平静地要求打电话。她没有显示任何明显受伤的迹象，只是以后有一次歇斯底里发作，这一次她的手臂和胸部似乎被抓伤。

几内亚共和国

182. 1996年2月20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以下人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独立伞兵营指挥官 Kader Doumbouya、炮兵指挥官 Yaya Sow 和兵工厂厂长 Almany Seny Diallo。根据所收到的报告，这些军官在1996年2月4日未遂政变以后于第二天在科纳克里被捕，他们在 Famosy 军营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家属没有收到关于其下落的任何正式通知。大约20名被捕的其他武装部队成员处于同样的情况。1996年3月21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这三位军官带头兵变以推翻合法组建的政府，造成几十人死亡。它还说，它将严格遵守适用于违反文明国家的法律和规章的所有形式的行为和蓄意行为的法律机制。

洪都拉斯

183. 1996年1月8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以下未成年人的资料：José Ismael Ulloa Flores、Ebert Rolando Boquín Zarabia、Ramón Antonio

Hernández Berillos、Edwin Zepeda、Juan Benito Hernández Berillos、Rafael Martínez、Osman Antonio Caceres Muñiz and Arnoldo Roque Rodríguez。他们是被关押在科马亚瓜成年人劳改农场的一批大约 12 个未成年者中的一部分。据称他们在 1995 年 11 月遭到酷刑。据说这种酷刑是用手铐将他们铐起来，用手铐将他们悬空吊挂起来。此外据报告他们还遭到殴打。1996 年 9 月 30 日，该国政府报告说，对于劳改农场的场长已经提起刑事诉讼。随后对参与侵犯行为的看守人员提起了公诉，预计法院将命令拘留被告。

184. 另外两起未成年者案件于 1996 年 7 月 11 日通报了该国政府。据称住在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塔马拉未成年者指导中心的 11 岁的 Martha María Saire 于 1994 年 4 月 9 日被负责守卫该机构四周的塔马拉军营的几名士兵强奸。1996 年 9 月 30 日，该国政府报告说，该机构的两名守卫人员已经被拘留在中央监狱，而且该案件正在交付审判。

185. 住在特古西加尔巴 Casa Alianza 的 16 岁的 Mario René Enamorado Lara 于 1994 年 7 月 10 日被第一警察营的成员逮捕，他们指控他偷了一只手表。据称他被带到警察所，遭到警官以及与他关在一起的成年被拘留者的严厉殴打。据报告他获得释放以后，一位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据说该医生证实了虐待的迹象。1996 年 9 月 30 日，该国政府报告说，根据未成年者特别检察厅命令进行的诉讼程序，主要根据适当的体检确定，由于该未成年者在警察逮捕他时拼命抵抗而留下轻微的外部伤痕，但这并不构成犯罪，也不引起任何暂时失去能力，也不对该未成年者的人身健全构成任何危险。

186. 最后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10 月 29 日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被拘留在圣佩德罗苏拉监狱的以下未成年者据称遭到的待遇的资料。

187. 据报告 17 岁的 Andrés Portillo Flores 自 1995 年 5 月以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据说她入狱后不久就被两名成年人犯人强奸，在大约一年里，一直遭到性虐待。据报告，尽管他报告了监狱当局，但当局显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据称 1996 年 5 月另一名成年犯人在第三号牢房中用小刀刺伤 Andrés Portillo。此外，据报告，Andrés Portillo 一直患有登革热，但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188. 17 岁的 José Danilo Arriaga Quintanilla 1996 年 2 月入狱，几周以后他试图逃跑但没有成功，据称因此他遭到监狱长和几名看守人员大约连续 3 小时的殴打。

据报告此后将他用手铐吊在栏杆上，并据说用警棍抽打他的双脚。当他仍然被吊在空中时，据称他们将一根水管的一头塞进他的口嘴里往里灌水。据报告他们随后将他吊了大约半小时。尽管在发生这些事件以后他身上感到疼痛，但据报告他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也没有受到医生的检查。

匈 牙 利

189.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6 月 10 日转发了罗马尼亚国民 Martocean Tiberiu 的案件。据报告说，此人 1995 年 7 月 6 日在布达佩斯的 Moszkva Tér 一个地铁站受到 3 名警察对其全身的殴打。他因脑震荡、一根肋骨折断和右腿内伤而在医院接受治疗。该国政府于 1996 年 8 月 28 日答复说，布达佩斯警察局纪检处已经向公共检察官办公处转发了该人的一份投诉书，请求调查。匈牙利有关部门已经请其罗马尼亚对等单位进行合作，已将可能肇事者的照片送往罗马尼亚由该人指认。

190. 据指称说，Gábor Fehér 1995 年 7 月 15 日在 Marcali 与一名当时未值勤的警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受到 3 名警察的殴打。他由于脑震荡和双手、脚部及胸部的皮肉伤前往医院就诊。他向地方检察官提出了控告。据该国政府说，该人在未值勤的警察与其撞车之后殴打了该名警察。当另外 3 名警察到达时，该人踢了其中两名的腹部。公共检察官办事处终止了该人为所谓虐待而提起的诉讼。检察官对该人提出了“对执法人员施暴”的起诉，此案已提交法院。调查此案的官员判定，警方的措施是合法的，但不够内行，当时如果采取其他一些强制措施是可以避免执法人员受到暴力的”。

191. 罗马尼亚国民 Marius Carniciu 和意大利国民 Gianfranco Polidori 1995 年 9 月 11 日在布达佩斯驾车行驶时被两名警察拦住。其中前者拒绝因不使用安全带缴付罚款，并从警察手中抢回了他的护照，据说他因此而受到拳打脚踢，被戴上手铐并遭到带种族色彩的辱骂。据说其中后者被拳击和抽打耳光。前者得到的医生证明说，其身体有多处损伤和擦伤。该国政府答复说，当前者在警察尚未检查完毕时即从警察手中抢回护照之后，对其采取了强制手段。Gianfranco Polidori 因没有携带身份证件而被拘留。Marius Carniciu 对一名警官提出了虐待和抄走其财产的指控。调查该案的主管官员认定，警方采用的强制措施是合法和符合其专职的。布达佩斯公共检

察官调查处就虐待和其他罪行提起了诉讼，但后来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39 条(1/B)终止了诉讼。

紧急呼吁

192.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3 月 15 日为下列索马里寻求庇护者发出了紧急呼吁:Ahmed Hashi Weheliye(16 岁),Amina Mohiadin Adow (女,14 岁),Sofiya Ahmad Ali(女,18 岁),Hudan Mahoud Samatar(女,17 岁)。这些人被拘留在布达佩斯国际机场,并面临着被遣送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命运,该国是这些人前往欧洲途经的国家。据指称说,被送回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其他一些寻求庇护者受到了拘留并遭到酷刑或虐待,人们担心这些人也可能遭受与此相似的侵权行为。

印 度

193.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9 月 16 日的信件中向该国政府转发了 6 件个案。该国政府于 1996 年 10 月 7 日就其中一些案件作了答复。有关的指称和答复摘要如下。

194. 据说, Mohammad Amin Shah 1995 年 1 月 29 日被捕,在斯利那加 Karan Nagar 的边防军营地被捆住双手,两腿分开地按倒在地,背部和脚跟受到铁条抽打。在此之后,据说他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脚的底部受到击打。据报告说,他还被迫大量喝水,然后军人坐在他鼓胀的腹部,致使他呕吐。据说他的双臂和两脚还受到了电击。据指称说,他在 Shergarhi 警察局又受到了酷刑,并被迫睡在寒冷的水泥地上,这导致他脚部和腿部肿胀。据报告说,他没有得到医疗,在获释之后,他的双脚因坏疽而被截肢。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人是圣战组织武装分队的活动分子,在被捕的时候,双脚的脚趾已经受到轻微冻伤,考虑到他处于患病状态,在审讯之后已将其释放。在审问期间并没有对他施加酷刑,但是可能有一个敌对团体为了迫使其入伙而曾经对他施加酷刑。

195. 据报告说, Feroz Ahmed 1995 年 11 月 29 日被边防军逮捕,关押期间受到酷刑,1995 年 12 月 12 日住院时一条腿坏疽性骨折、严重的肾衰竭、血液感染和多处内伤。据报告说,他腿部骨折达 14 天之久都没有得到医治。他仍然受到边防军的关押,不得与律师和家人见面,尽管高等法院有令允许家人探视。该国政府答复

说，该人是 Jamiat-ul 穆斯林游击队的头目，在关押期间越墙逃跑而左腿骨折。边防军医院已经将其腿骨接上，但出现了并发症。他被转至“骨科和关节医院”，在那里截了肢。

196. 据报告说，化名为 Dunnu 的 Navjot Singh 1995 年 9 月 17 日在 Mohali 受到拘留，关押期间受到酷刑，包括对敏感体位施加电击。尽管地方法官于 1995 年 9 月 19 日要求将此入交司法部门关押候审，但据说中央调查局在没有得到该法官允许的情况下将此入转移至德里，据说此入在那里再度受到虐待。

197. 据报告说，Ramakrishna 和称为 Srirmulu 先生的一名同事在被人发现衣橱内有两枚土造炸弹后于 1996 年 4 月 4 日在 Andra Pradesh 的 Chitoor 区 Madanpalla 受到拘留。据指称说，他们在被带到 Taluk 警察局之前，在工厂受到两名下级巡官的殴打，在警察局又受到脚踢和使用木棍及枪托的殴打。前者当天晚上死去。据报告说，财税局官员调查的结论是，死亡是酷刑所致。Andra Pradesh 邦政府为其死亡向其遗孀支付了 100 卢比，据说首席部长向她致以书面道歉。该国政府答复说，进行了尸体解剖，但现在还未得出关于死因的最后意见。地方法官的调查还在继续之中。

198. Jagjit Singh Chohan 是生于旁遮普的印度人，现年 17 岁，为联合王国的居民。他从联合王国飞往曼谷，途中在德里下飞机接受医疗。当他在德里被送上救护车时，据说约 20 名警方人员对他拳打脚踢，并用皮带抽打。据指称说，这些人把他在水泥地上拖来拖去，扭他的脚腕并挤压他的睾丸。此后他被经曼谷送回伦敦。在他抵达后为他进行检查的医生发现多处受伤，并得出结论说，这些体伤与他所说的虐待是一致的。虐待的发生显然是由于他在此之前从事的政治活动，由于这些活动他被禁止进入印度。

199.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发了他从同一资料来源收到的一份评论摘要，其中涉及到在此之前转交的下列人的案件：Massom Ali, Kuldip Singh, Abdul Kareem, Amarjit Singh, Satish Kumar, Mantosh Karmakar, Muniyandi, Safiq Rehman, Suresh, Hasan Bundu, Rajesh Singhal, Shankerlal Soni, Manoj Kumar, Purushottam Kumar, Hari Biswakarma, Romancel Deep, Sobejan Bibi, Dulai Ghorai, Fayaz Ahmad Magloo Raju Bhujel。该消息来源对其中一些案件表示关注说，尽管指称的酷刑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有关的调查或司法诉讼似乎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有关政府就此前报告所列案件发来的资料

200. 该国政府于 1996 年 10 月 7 日转来了摘要如下的答复。

201. 特别报告员于 1994 年 10 月 10 日转发了 Ganesh Bauri 的案件，该人据称于 1993 年 7 月 5 日在 West Bengal 受到酷刑之后死亡(参阅 E/CN.4/1995/34 第 356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对该人进行检查的医官没有发现受伤的外部痕迹，但确实发现他受到内伤。他在狱中得到了紧急治疗。他的死因或者是体力不支，饥饿过久，或是与其疾病相关的原因。尸检没有找到任何酷刑的证据。

202. 特别报告员于 1995 年 4 月 11 日转发了 Ghulam Mohammad Dar 的案件，据指称说，该人于 1994 年 4 月 26 日在 Khannabal 的一所军营受到酷刑(参阅 E/CN.4/1996/35/Add.1 第 252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Pulwama 警区警督进行的调查发现，没有就所涉的警察局登记任何案件，没有任何物证证明军人有罪。军队在所涉的日期和地点没有进行任何封锁或搜查。

203. 特别报告员于 1995 年 4 月 11 日转发了 Ghulam Nabbi Sheikh 的案件，据指称说，该人于 1994 年 5 月 10 日在查漠和克什米尔的 Bugdam 区受到保安部队的酷刑(参阅 E/CN.4/1996/35/Add.1 第 253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受害人或其家属未在所涉警察局提出投诉和报告，而进一步的调查也没有能够证实指称。

204. 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9 月 22 日转发了 Nanak Chand 的案件，据指称说，此人在 Palwal Haryana 的警察局受到酷刑，此后死亡(E/CN.4/1996/35/Add.1 第 274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人在受警察关押期间自杀。尸体解剖没有发现体伤，结论是，死亡因上吊窒息所致。据指称说，将此人非法拘留并勒索贿赂的警督助理被逮捕和起诉。但在此之后，由于证人不支持公诉方，由一名特别法官将该警员无罪开释。该名警督助理和一名警官因违法拘禁和其他不良行为被开除公职，被认定无罪的另外两名警官在停职之后复职。死者的母亲和 3 名未成年子女得到了赔偿。

205. 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9 月 22 日转发了 Babula Das 的案件(E/CN.4/1996/35/Add.1 第 287 段)。据指称说，该人在 Orissa 的 Khandagiri 警察局受到酷刑，此后死亡。该国政府答复说，他在试图逃离警方时受了外伤。此人在 Hajat 警察局抱怨说胸部剧痛，立即得到了医疗，但他失去知觉，尔后死亡。调查未能发现警察施加酷刑的证据，尸检确定，死因是心脏病引起的心脏坏死。他的身体上有一些外部

痕迹，但受伤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不足以造成死亡。两名因此而停职的警察被认定无罪，警方进行的调查未发现警方有过度的行为。向死者的家人支付了一笔款项。

206. 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9 月 22 日转发了 Balwinder Singh 的案件，据指称说，该人在旁遮普省的 Gurdaspur 警察局因受到酷刑而死亡(E/CN.4/1996/35/Add.1 第 288 段)。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人从来没有受过逮捕，也没有在 Gurdaspur 警察局受到过关押，此人并没有因该地区发生的任何案件受到缉拿。

转发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07.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1 月 5 日为 70 岁的 Syed Sad Uddin Gilani 和 65 岁的 Syed Jaffer Shah Gilani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这两个人分别是 Syed Nazir Gilani 的父亲和叔叔，该人是非政府组织世界受害人援救会驻联合国的代表。据报告说，这两个人于 1995 年 12 月 19 日被捕，被关押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 Assam Rashtriya Rifles 审问所，据指称说，被捕的原因与 Syed Nazir Gilani 从事的人权活动有关。据指称说，该人的兄弟 Syed Shabbir Ahmad Gilani 在关押期间受到酷刑，此后被释放。该国政府 1996 年 1 月 22 日答复说，Syed Sad Uddin Gilani 和 Syed Jaffer Shah Gilani 因涉嫌窝藏武装分子并在院子里设有武器库而受到拘留。他们受到了控告，于 1996 年 1 月 4 日获假释。

208.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3 月 25 日为住在尼泊尔东部难民营的大约 180 名不丹人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 1996 年 3 月 19 日在西孟加拉 Jalpaiguri 地区被印度警察逮捕。这些人为了宣传不丹人在难民营中的苦难，参加了一次穿过印度前往不丹的游行。在被捕期间，许多难民据说受到踢打，有 10 人因此而受重伤，其中一人处于垂危状况。该国政府 1996 年 4 月 11 日答复说，由于担心所策划的游行会扰乱和平，Jalapaiguri 和 Darjeeling 两个区的主管当局下令，自 1996 年 1 月 3 日起禁止在一些边境地区进行 4 人以上的任何集会。这批 188 名不丹难民在前往 Jalpaiguru 区办公地行进时受到逮捕。这些人拒捕，为了加以制服，使用了一般程度而不是过分的武力。关于这些人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的任何担心都是没有理由的。被拘留者目前在 Jalpaiguru 监狱受到司法羁押。

印度尼西亚

209.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7月11日的信件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若干指称酷刑的案件，该国政府在1996年10月20日的信件中就这些案件提供了摘要列于以下各段的答复。

210. 据报告说，西雅加达的大约150名村民1995年1月在前往印度尼西亚行政法庭就土地被征用事宜提交申诉的途中被军人和警察拦住。有20人被拘留审问，其中10人被移交给军事情报所。据指称说，被拘留者中有一人被抽打耳光、脚踢、电击、并受到强奸威胁。由于害怕报复，没有说明此人的姓名。据说，她听到其他被拘留者受到酷刑时的惨叫。该国政府答复说，该土地争端案没有检举人，示威者中没有任何人受到拘留、酷刑或虐待。

211. 据报告说，在Yogyakarta Wirogunan监狱受到拘留的一名妇女1994年3月受到一名看守的殴打。此后她被关入禁闭室达24小时，据说没有得到治疗，以后在禁闭室中被人发现处于半昏迷状态和呕吐。该国政府答复说，该人因被控贪污于1994年1月被捕，被关押在妇女专用的牢房之内。在被关押期间，她得到了家人和当地律师的探视，并没有象指称所说的那样受到酷刑或虐待。

212. 据报告说，João da Araoujo 1995年3月20日因1994年11月发生的示威在东帝汶的Dili受到拘留。据指称说，他在SGI军事情报所内受到酷刑。据说酷刑包括毒打，致使他不能正常呼吸。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人是东帝汶省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经为一名澳大利亚牧师于1994年11月访问东帝汶作准备工作，并没有将他与任何刑事犯罪活动或有理由将其逮捕的任何其他活动联系在一起。

213. 据报告说，Bobby Xavier 1994年12月26日被捕并被关入Dili的军事情报所。据指称说，他受到把电线与双耳、脖子、双手和双脚相接施加的电击，被人用剃须刀划破前额并被殴打直至昏迷。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人是武装分裂主义运动的一名成员，因1992年的一起杀人案被认定有罪。他不可能在指称的日期被捕和受到酷刑，因为他当时已经在狱中服刑。

214. 据报告说，一名前分区区长Valente da Cruz、José Velho、Odengo、Delfim、Martinho Lima、João da Costa、Domingos da Cruz、Domingos Berquelho、Almarrindo 1995年11月10月在Manatuto区Soibada的Leohat村内被军

事情报所的成员拘留。据指称说，这些人被禁闭关押并受到殴打，包括用铁条抽打和电击。该国政府答复说，Valente da Cruz和José Velho从来没有受到过拘留、酷刑或虐待，事实上他们帮助了地方政府为一名澳大利亚牧师访问Leohat村进行筹备。Difino Calaste(“Delfim”)、Odeno de Jesus(“Odengo”)、Martinho de Lima、João da Costa、Domingos da Cruz、Domingus Berguhlo、Armarrindo于1995年11月13日在一名分裂主义武装运动成员所有的一处房屋内被捕。在审问过程中，军方没有发现充分证据证明被拘留者拥有、使用或知道在该处房屋发现的武器。因此这些人获得释放。在被捕或审问期间，这些人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审问时一名律师在场。

215. 特别报告员就其1995年1月11日为据指称说在拘留期间于1995年1月9日在Dili受到殴打的José Antonio Belo转发的紧急呼吁向该国政府提供了补充资料。据该国政府1995年1月16日的答复说，此人没有受到殴打或其他虐待或酷刑。此后从消息来源收到的一份报告说，José Antonio Belo被捆绑和倒吊了一整夜，然后受到了用棍棒和绳索的殴打，并且受到电击，被迫在陈述书上签字。据报告说，Dili区法院在其被认定犯有“对政府表示敌意”的罪过后于5月8日将其判处18个月的徒刑。该国政府答复说，以前已经澄清，José Antonio Belo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对这一澄清提出的质疑令人不安。对于就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证实其平安无事的一名被拘留者作出的官方澄清应当比住在西欧的反印度尼西亚份子提出的指称得到更多的信任。

该国政府就此前报告中提到的案件发来的资料

216.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7月11日的信件中提醒该国政府他曾于1994年7月4日和1995年5月19日向其转发的指称，没有得到关于这些指称的答复(参阅E/CN.4/1995/344,第381至391段和E/CN.4/1996/35/Add.1第344至352段)。该国政府1996年10月20日就这些案件作了答复，摘要如下。

217. 据指称说，一名独立工会领导人Riswan Lubis1994年4月在Medan被捕之后受到殴打。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受到了良好待遇，他得到正常法律诉讼的所有权利都得到了保障。此人因煽动群众动乱而被判处8个月徒刑，1995年5月期满。他在此后的传媒采访中说，关押期间他没有受到虐待。

218. 据指称说, Sukiman(又称 Yusuf)1994年3月1日在 Medan 受到警方的酷刑。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姓名实际上是 Sulaiman Yusuf,他参与了与 Industri Karet Deli 的劳工谈判。在谈判期间,包括此人在内的劳工活动份子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酷刑或虐待。

219. 据指称说,劳工活动份子 Marsinah1993年5月受到酷刑并被杀害。该国政府报告说,违反印度尼西亚刑事法和军法的军人已经被法庭判刑6年监禁并解除了军职。由于此案中非军人被告的证词是在压力下作出的,这些人获得释放。负责调查的军官受到了法庭的审判。

220. 据指称说, Edo、Effendi Saman、Eli、Este Adi、Hadi Ciptono、Irwan、Semsar Siahaan、Yudhi、W.S.Rendra 等人在反对禁止三家新闻杂志的示威游行之后1994年6月27日在雅加达被警方拘留和殴打。据该国政府说,没有发生逮捕、殴打、酷刑或虐待。

221. 据指称说,9岁的 Junyonto 及其父母在 West Java 的 Indramayu 警察局受到酷刑。据该国政府说,Junyonto 和他的一个朋友在偷钱包时被抓获,而法院决定应将他交其父母领回。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父母都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尽管他的同案犯在拒捕时轻微受伤。

222. 据指称说,劳工活动分子 Sapto Rahardjo、Yulianto Bernady、Thomas Henry Kurniawanto 和 Ellyasa Budianto1994年9月在雅加达被羁押期间受到军人的酷刑或虐待。该国政府报告说,这些人没有受到拘留、酷刑或虐待。

223. 关于东帝汶普遍发生与世隔绝的拘留的指称,该国政府指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员可以不受限制地前往拘留地,并提出了关于以下摘要列出的个案的答复。

224. 据指称说, Salvador Sarmiento1994年1月4日在 Dili 受到警方酷刑几乎致死。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人被控叛乱于1994年2月7日被捕,但警方最后认定,他没有参与反叛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人次日获释,在被拘留期间和以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曾经看望过他。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酷刑或虐待。

225. 据指称说, Benevides Correia Barros 和 Francisco Almeida Godinho 被人发现在 Maliana 的田野内拍照,此后受到士兵的酷刑。该国政府报告说,这两个人是1993年10月15日在 Baucau 被警察而不是军事情报所逮捕的。后者的姓名实际上是

Francisco Almeida Santos。他们被控拍摄一处军事设施的照片，并被判处 2 个月的监禁。他们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226. 据报告说，Adelino Gomes Fonseca 1992 年 12 月 24 日在 Baucau 被捕之后因受到殴打而死亡。据该国政府说，他是东帝汶分裂主义运动的成员，是 1992 年 11 月下旬在东帝汶东部与保安部队交火时死亡的。

227. 据指称说，Fernando Boavida 在 1992 年 12 月 24 日至 27 日期间于 Baucau 因受到酷刑而死亡，他是 1992 年 11 月继 Xanana Gusmão 被捕之后投降的秘密运动成员之一。在这些人中，包括此人在内的许多人此后都获得赦免。此人并没有死亡，而是在东帝汶南部过着农民的生活。

228.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判定 Fernando de Araujo 受到任意拘留之后将其案件转发给了特别报告员。关于此案，该国政府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人在該人受到拘留或监禁期间探视过他，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酷刑或其他虐待。

229. 据指称说，东帝汶的 Letefoho，Ermera Haupu 村的村长 Amarã dos Santos 1994 年 1 月受到军人的毒打。据该国政府说，此人的姓名实际上是 Amaral dos Santos，事实上他是东帝汶的一名警察，也是 Haupu 部族领导人的亲属。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受到军方殴打的指称毫无证据，没有意义。

230. 据指称说，Mateus Alfonso 1994 年 7 月 23 日在 Taci Tolu 被士兵逮捕，当众受到殴打。该国政府报告说，此人于 1994 年 7 月 24 日被捕，数小时之后获释，在审问期间向他提供了一名律师。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酷刑或虐待。

231. 据指称说，Domingas da Silva 1994 年 11 月在东帝汶 Dili 的一次示威之后受到便衣警察的毒打。该国政府报告说，事实上打他的人是反统一份子，因为他支持统一。

232. 据指称说，Hendrique Belmiro da Costa 1994 年 11 月在 Dili 受到军事情报人员的酷刑。该国政府报告说，在一次示威之后，此人于 1984 年至 1989 年因被控参与武装分裂活动而服刑，自那以后并没有再次被捕。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33. 据报告说，Martinho Pereira 因参与一些东帝汶人在若干外国使馆举行的示威游行于 1995 年 12 月 4 日在 East Java 的 Surabaya 被军人逮捕。另外，1996 年

12月7日在荷兰大使馆进行抗议的32个人据说被捕(1995年12月21日)。该国政府1996年1月10日答复说, Martinho Pereira 被控为一个武装分裂集团筹款而于1995年12月3日被捕, 因证据不足于1996年1月3日获释。他在审问期间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关于有32人在荷兰使馆被逮捕的指称, 这些人当时自愿离开了使馆, 政府没有对其采取任何行动。

234. 据报告说, Jerry Kogoya、Edison Murip、Fidelis Songgohau、Arsinus Murip、Otto Dianal、Tinus Waker、Juaringgo Kogoya 因在 Tembagapura 发生并波及周围市镇的暴乱于1996年3月10日在 Irian Jaya 被逮捕(1996年3月15日)。该国政府1996年3月30日答复说, 上述人等在受到询问之后获释, 其中两人被用飞机载往雅加达会见国家发展规划部部长, 向其表明苦衷。没有人受到酷刑或虐待。

235. 据报告说, 在 Thomas Wainggai 博士的遗体运抵 Jayapura 机场之后发生了暴乱, 有20至50人于1996年3月18日在 Irian Jaya 的 Jayapura 附近被捕, 该博士是此前一个星期在雅加达的 Cipinmang 监狱死亡的。据指称说, 有些被拘留者在被捕时受到殴打(1996年3月20日)。该国政府1996年4月26日答复说, Thomas Wainggai 因在1988年宣布 Irian Jaya 为独立的 Melanesian 国而被判了20年的徒刑, 他是在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确认了这一情况。在 Jayapura 机场附近的 Abepua 聚集起来向遗体告别的学生和青年无视安全部门要其遵守纪律的呼吁并动手砸毁汽车和对房屋纵火。逮捕了一些人, 但除39个人之外被捕者全部获释。仍受到扣留的人将按照适当法律程序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受到法律处理。

236. 据报告说, 1996年4月22日在 Sulawesi 的 Vjung Padang 抗议车费涨价的大学学生与军人发生了一场对峙, 特别报告员就此与言论和自由表达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1996年4月24日似乎有大约212名学生和保安部队成员受伤。据报告说, 有些示威者受到枪击, Andi Sultan、Syaiful 和 Adnan 三名学生据说在受到毒打之后死亡。据报告说, 有些学生受到拘留, 包括被关押在 Ujung Pandang 军区的一些人(1996年4月26日)。该国政府1996年5月10日答复说, 4月22日和23日的学生示威是和平的, 但是在公共交通司机协会于4月24日开始进行要求提高车费的反示威之后, 这两个群体之间发生了对峙。这一地区的一些公共汽车、卡车、房屋和办公室被破坏,

失去控制和好斗的学生袭击和打伤了无辜的旁观者。为了恢复公共秩序，保安部队使用了橡皮子弹、催泪弹、和其他符合有关标准的械具，没有使用实弹。三名死者的真实姓名为 Syaiful Bya、Andi Sultan Iskandar 和 Tarif 他们是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跳入 Pampang 河溺水身亡的。参与罪行的人受到了逮捕，但是并没有受到任何虐待。第七军区司令部任命了一个调查组。三名高级军官和另外九名二等兵将在 1996 年 5 月就此而受军法审判。负责武装部队政治事务的参谋长已经公开说明，这一事件令人遗憾，决不应再度发生，因处理示威不当而负有责任的军官将受法律制裁。全国委员会在初步调查中对报界说，委员会对此事件感到遗憾，有迹象表明，保安部队的人员可能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237. 据报告说，1996 年 6 月 10 日东帝汶 Baucau 的罗马天主教和穆斯林社区之间因宗教紧张发生了骚乱，此后有些人被警察逮捕，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一起为这些人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说，有些青年向保安部队成员投掷石块，保安部队为此向青年开枪。据报告说，保安部队此后挨家挨户地搜查了这一地区(1996 年 6 月 13 日)。该国政府 1996 年 6 月 19 日答复说，一批疯狂的东帝汶人殴打商贩和旁观者并在商店内纵火和抢劫。一名警官被人用刀刺中，另外两名受了重伤。十三名被抓获持有武器的暴乱者受到了逮捕。他们在拘留期内的安全得到了保护，正常的法律诉讼是有保障的。

238. 据报告说，以下人等在因保安部队 1996 年 7 月 27 日对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民主党办事处采取行动而发生的骚乱中被拘留：Hendrik Didson Sirait、Lisa Febrianti、Trio Yohanus Mulyato、Zainal Abidin、I Sunarman Purwosaputro、Patriatno Tintin、Agus Sukarmanto、Syamsul Bachri、Coen Hussein Pontoh、Dita Sari Mohammad Shaleh。据报告说，在与此无关的一次事件中，Nivio Sarmiento 1996 年 7 月 23 日在东帝汶的 Dili 被军事情报所人员逮捕，在军事情报所受到审问，然后被移交给了 Dili 的 Comoro 警察总局(1996 年 8 月 9 日)。该国政府 1996 年 9 月 20 日答复说，保安部队 1996 年 7 月 27 日没有采取行动。在印尼民主党党部发生的 Suryadi 和 Megawati 两派派别冲突中，警察没有对该党办事处采取行动，而是采取了将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的措施。Hendrik Dikson Sirait 1996 年 7 月 27 日在从事暴力活动时被警方逮捕，Lisa Febrianti 被控在 1996 年 7 月 8 日至 9 日参加了 East Java 的暴力示威而于 1996 年 8 月 3 日被捕；Trio Yoanes Mulyate Marpaung 因参与人民民主党的非

法活动而于 1996 年 8 月 5 日被警察逮捕并受到拘留； Zainal Abidin 因组织了 East Java 的暴力示威和另外其他几次事件而于 1996 年 8 月 7 日被捕； Agus Sukarmoanto 从来没有在 Solo 被逮捕或拘留过； Syamsul Bachri 因被控参与人民民主党的非法活动而于 8 月 4 日在雅加达被警方拘留； Coen Hussein Pontoh、Ditah Indah Sari、Soleh 因在 East Java 发起或组织暴力示威于 1996 年 7 月 9 日被拘留。这些人得到正常审判的权利是有保障的，他们由律师代理其案并得到了人道的待遇。 Nivio Sarmiento 是东帝汶地方政府的一名公务员，从来没有被警察或其他保安部队逮捕或拘留过。

239. 据报告说， Suwingo 由于被控与非官方的人民民主党政治团体有联系而于 1996 年 9 月 3 日在雅加达被捕。目前此人下落不明，但据信可能受到军方的拘留。(1996 年 9 月 9 日)。

240. 女学生 Nia Damayanti 和 Bulan 据说是人民民主党的成员，据报告说这两名学生与另外一名学生在 Surabaya 受到维护国家稳定区域协调署(Bakorstanasda)与世隔绝的关押(1996 年 9 月 23 日)。

241. 东帝汶 Baucau 区 Samalari 的 Ossoluge 的学生 Azito Freitas 据报告说涉嫌参与杀死军官 Juliao Fragao 于 1996 年 10 月 28 日被捕。据说，他在 Baucau 警察局受到酷刑，致使胳膊骨折。该国政府 1996 年 11 月 20 日答复说，执法人员没有拘留、逮捕或虐待 Azito Freitas(1996 年 11 月 8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42.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9 月 16 日的信件中请该国政府注意他于 1995 年 11 月 24 日和 1996 年 1 月 25 日为一些被拘留者发出的紧急呼吁(见下文)，这些人是大阿亚图拉 Shirazi 的支持者。据他后来收到的资料说，另外又有四名该大阿亚图拉的支持者受到拘留，这些人中至少多数和此前受拘留的人一样受到了酷刑。据指称说，使用的酷刑方法包括打脚底，用绳索打头部，包括使用香烟的烧烫，有时烧烫指尖；长时间强迫站立，有时仅用一条腿站立；关押在极狭窄的空间内；捆住双手、踝部或其他体位把人吊起来，有时吊在悬于天花板的电扇上；电击；在严寒之下长时间受冻；揪头发；以痛苦的姿势铐住双臂；长时间不许睡觉。据报告说，有些被拘留

者已获释放。经认明的拘留者姓名如下：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Mohammad Taqi al-Dhakeri、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Abdolrahman al-Ha'eri(已获释)、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Sayed 'Abdolrasul al-Musawi(已获释)、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Sayed Morteza Shirazi、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Ja'far Ghani al-Ha'eri(已获释)、Hojjatoleslam Taleb al-Salehi、Hojjatoleslam Mohammad Fazel Mohammad al-Saffar、Hojjatoleslam Mohammad 'Ali Ma'ash(已获释)、Hojjatoleslam Mohammad Saleh Hedayati、Hojjatoleslam Sayed Abbas Musawi(已获释); Sighatoleslam Fu'ad Fujian、Mohammad al-Ghaffari、Hadi al-Akhound al-Dhakeri、Iyad Fujian(已获释)、Ahmad Akhound(已获释)、Jalal Akhound(已获释)、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Sayed Mehdi Shirazi(据说于1996年6月19日从Qom驾车前往德黑兰时被捕)、Ali al-Rumaythi(据说1996年6月19日在Qom被捕)、Sheikh Hossein al-Dhakeri(据说1996年6月20日在Qom被捕,已获释)、Hojjatoleslam Sheikh Azizollah Hassani(据说1996年6月21日在德黑兰被捕,已获释)。

转发的紧急呼吁

243. 特别报告员1996年1月25日为一些大阿亚图拉 Shirazi的支持者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说,这些人被保安部队逮捕,其中有些人包括在1995年11月30日的前一份呼吁中(参阅E/CN.4/1996/35/Add.1第365段)。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消息说, Sayed Morteza Shirazi和 Mohammad al-Ghaffari这两名被拘留者据说在被关押期间受到酷刑,后者因内出血而住院。另外,大阿亚图拉 Shirazi的下列其他支持者受到逮捕: 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Ja'far Ghani al-Ha'eri(1995年9月30日被捕)、Hojjatoleslam mohammad Saleh Hedayati(1995年10月17日在Qom被捕)、Hojjatoleslam Sayed Abbas Musawi(1996年12月6日在Qom被捕)、Ahmad Akhound和Jalal Akhound(两人均于1996年1月初在德黑兰被捕)。所有这些人以及11月30日呼吁书中提到的人据说都在一个地点不明的地方受到与世隔绝的拘留。

244. 特别报告员1996年2月7日为《Gardoona》杂志编辑 Abbas Maroufi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说,该人因“发表谎言”、辱骂伊斯兰共和国的前领导人和发表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诗篇而在1996年1月22日至26日期间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和抽打35鞭。

245.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5 月 6 日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为 Mehrdad Kavoussi 转发了一项紧急呼吁，他是在土耳其寻求庇护的一名伊朗人民穆斯林游击队组织的成员。据报告说，他于 1996 年 4 月 30 日在土耳其的 Agri 被土耳其警察逮捕，当时与他在一起的有一名帮助他登记为寻求庇护者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律师。当天他被强行送回伊朗。据指称说，在此之前，他曾经由于政治活动而在伊朗受到监禁和酷刑。

246.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8 月 6 日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特别代表一起就恢复以截肢惩处某些刑事罪的作法转发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说，该国国家检察官 1996 年 7 月 25 日宣布，将恢复以截肢惩处盗窃的作法，以便压低不断增加的犯罪率。按照这种新政策，受这种处罚的人第一次犯罪将被砍掉右手的四个手指，第二次犯盗窃罪的人将被砍掉左脚脚指。在国家检察官作了此项宣布后不久，据说在德黑兰有六名被认定盗窃超过一起以上的人被砍去了手指。据报告说，另外一些被认定为盗窃犯的人被从监狱中带出目睹截肢过程。特别代表和特别报告员呼吁该国政府确保不对被认定犯有刑事罪的人实施进一步的截肢或其他肉体处罚。

以色列

247.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7 月 11 日的信件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摘要如下的关于指称酷刑案件的资料。

248. 据报告说，14 岁的 Fadi Abu-Meizar 1994 年 3 月 29 日在 Wadi Joz 被捕，据指称说，在耶路撒冷的 Russian Compound 两天审问期间，他被抽打耳光和一再拳击，受到鸡奸威胁，不给他饭吃，而且不许大小便。据报告说，对他施加虐待是想迫使他承认对汽车纵火，他一直否认了这一指称。

249. 据报告说，住在 Ramallah Jalazon 难民营的 Fadi' Abdallah Sa'id Saffi 1994 年 5 月 4 日被保安总局的军官逮捕。据指称说，在被押往 Ramallah 监狱的路上，他在军车内受到士兵的践踏，并用步枪打击他的头部。在此后的 14 天中，据说他在酷刑下受到审问，包括在手脚被铐的情况下被迫几乎始终站在一把极为窄小的木椅上；得不到食物和水；不断以高音量对他播放音乐；关入窄小的房间；他受到威胁说，他的家人将会被捕，他将受到鸡奸，他家的房子将被拆毁。在据说被人用一只

鞋子击打头部之后，他同意认罪。他在 al-Far'a 监狱中度过了 10 个月，此后被判五年徒刑，缓期三年二个月。

250. 据报告说，Mahdi Muhammad Husein Suleiman Shakrou 1994 年 5 月 18 日在 Nablus Hawara 被士兵逮捕。据指称说，他在 Tulkarem 的一处审问所内受到酷刑，逼他承认参加了哈马斯组织，酷刑包括不断殴打全身，脚踢睾丸，不许睡觉。在他承认曾经投掷石块之后，审讯他的人要他供出据说参与了此事的其他人的姓名。法院将他的拘留期延长了 30 天，据指称说，在此之后他又受到了酷刑，包括不断挤压和击打他的睾丸，致使他昏迷过去。在 19 天之后，据说他同意在他看不懂的一份希伯莱文的文件上签字。在此之后，按照他关于曾经投掷石块的自首将其判处了有期徒刑。

251. 据报告说，15 岁的 Muhammad Mahmoud Ibrahim 1995 年 4 月 23 日在 Bethlehem 一处难民营附近的家中被捕，被控曾经投掷石块。据指称说，他的头部和全身被打，致使耳出血。八天之后他被释放。

252. 据指称说，Fa'ed 'Atef Yunis' Awashra 1995 年 6 月 29 日在 Ramallah 被 6 名士兵浑身上下拳打脚踢，并用枪托击打。在 Ramallah 的军营内，他被控参加示威和投掷石块。据指称说，他被铐住双手，被用一块气味难闻的臭布蒙住双眼和头部，双脚被捆在一只小椅子的椅子腿上。他被以这种姿势扔在那里达若干小时。此后，他被带至 Bethlehem 的一座楼房，据报告说，他的腿部和双臂在那里受到毒打，他的头一再被按住往墙上撞，他还受到用一根绳索模拟绞刑的吓唬并受到死亡威胁。他于 1995 年 10 月 19 日获释。

253. 据报告说，12 岁的 Ghassan Badran Bader Jaber 1995 年 9 月 29 日在希伯伦被士兵拘留，罪名是架设路障，据指称说，他在 Bab-al Zawy 军事哨所受到用物体在背部和颈部的殴打。他被带到一处汽车修理厂，在那里全身受到士兵和一些他认为是以色列定居者的平民的拳打脚踢。他因颈部、背部、大腿、鼻子和头部受伤而在医院接受治疗。对他的控告最后被撤消。

254. 据报告说，Abdel Rahman Abdel Ahmar 1995 年 11 月因涉嫌指称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活动而在 Bethlehem 被逮捕，1996 年 2 月 15 日被从 Meggido 监狱移往 Russian Compound，在该处受到的长达 20 天的与世隔绝关押期间据说受到了酷刑。据说向他施加的酷刑包括紧铐，致使他手指失去知觉；用沉重的口袋蒙住头

部；被用链条以十分别扭的角度与一把很小的椅子拴在一起，使胃部和后腰受到极度压力，致使他每天呕吐若干次；将他与各种物体拴在一起再迫使他长时间站立；暴露于极为寒冷的空气；剧烈和反复摇晃头部，致使他失去知觉；每4天才允许他睡2至4小时；死亡威胁。一名法官3月21日拒绝了他的律师提出的下令停止酷刑的要求。此后他被关在一间十分窄小的牢房内达两星期之久，据指称说受到强光照射并以大音量对他播放音乐。尽管有严重的背部疼痛和呕吐，他仅得到监狱医生给他的一些药丸，并没有得到医疗检查。据说，他的律师就他受到的酷刑向警察调查处提出的投诉没有得到答复。

255. 据报告说，Bassem Nairuch 1996年3月4日在希伯伦被捕，在Sharon拘留所和Kishon拘留所受到与世隔绝的关押直至3月31日。在前一个拘留所，据说他的双手和双脚被紧紧铐住，阻碍了他的血液循环；包括生殖器在内的全身受到殴打；头部受到剧烈摇晃。据报告说，他怀疑自己手指骨折，但却没有得到必要的医护。他后来被送往Meggido监狱受行政拘留。

256. 据报告说，Ma'li Adnan Abu Tabaneh 1996年3月期间在Ashkelon监狱受到至少19天的与世隔绝关押，据说在3月11日受到多次的反复摇晃并被迫以痛苦的姿势坐着。

257. 据指称说，Walid Karageh 1996年4月4日至5月14日在Shikma监狱受到酷刑下的拷问。据说酷刑包括“shabeh”和长时间剥夺睡眠。

258. 据报告说，Raad Sunuqrut 1996年3月14日在希伯伦被捕。4月5日一整天在Kishon拘留所受审问时据说受到“shabeh”；蒙头；高音量播放的音乐；暴露在非常寒冷的空气中；紧铐双手，致使腕部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剥夺睡眠；以及摇晃。据报告说，这些酷刑致使他头疼以及双膝、牙床和下巴的发炎。他的律师就其受到的待遇向司法部提出了控告，但没有人知道调查的结果。

259. 据报告说，Muhamad Mujahed 1996年4月11日在希伯伦受到拘留。据指称说，他在Sharon拘留所被蒙住头部，被迫反铐双手坐在矮凳子上，使脊椎受到极大压力。另据报告说，他还被剥夺睡眠，不断以高音量对他播放音乐，受到威胁说将要把他打成残废，他的家庭将被递解出境，他的房子将被拆掉。据报告说，与该人一起关在Sharon拘留所的另一名被拘留者，Ashraf Abu Markiyeh和Eyad Mujahed，也受到了同样的虐待。

该国政府就此前报告提及的案件发来的资料

260. 该国政府在1996年11月11日的信件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1995年7月14日转发的案件(见E/CN.4/1996/35/Add.1第388-394段)。有关答复摘要如下。

261. 关于据说1993年4月在Ramallah受到保安总局审问时受到酷刑的Muhammad Ya'qub'Abd al-Qder a-Nubani一案, 他的律师1993年5月23日在一次听证会上就其收到的待遇向一名法官提出了若干申诉, 法官下令, 他应当得到医生检查并应有机会休息和洗澡。在一名以色列议员的询问之下, 国家检察长办事处对该案进行了调查并且判定, 对指称受害人的审问是按照禁止一切形式酷刑和虐待的法律准则进行的。在复审其案件过程中向他提问时, 他没有对审问方法、他得到的医疗或监狱条件提出申诉, 并且说, 自拘留开始以来他的健康有所好转。他还说, 他没有受到污辱性的待遇。他在被捕之前就已经有背痛, 应其请求受到过一名医生的10次检查。

262. 据说, 'Abd a-Nasser 'Ali 'Issa `Ubeid在1993年8月30日被捕之后在耶路撒冷的Russian Compound受到保安总局人员的酷刑, 关于此案, 他受到虐待的申诉已经提交了警方, 警方正在就此进行调查。

263. 据说, al-Abd a-Nasser Isma'il Hussein al-Qaysi在1994年8月10日被捕之后, 受到保安总局人员的酷刑, 关于此案, 已经作了大量努力寻找此人, 但是没有他曾经被保安总局逮捕的任何记录。

264. 据报告说, Amjad Zeghayer 1994年8月12日被捕之后在Ramallah监狱受到了酷刑, 他的律师就他在受审时受到的待遇向地方法院法官提出了指控。负责调查警察不当行为的特别处就这一指控开展了彻底调查。由于调查结果并没有表明有任何理由应当对参加审问该名被拘留者的人采取行动, 该案于1994年11月13日结案。

265. 据说, 17岁的Hamed As'ad Hamed al-Kuni 1994年10月24日被捕之后在Nablus监狱受到了酷刑, 关于此案, 就其律师向检察长提出的指控进行了全面调查。但是, 申诉人没有对要求他就所指称的不当行为作证的传唤作出反应, 于是结案。

266. 据指称说, Ziyad al-Qawasma 1994年11月13日被捕之后在 Ramallah 监狱受到酷刑, 关于此案, 司法部的一名调查员在他提出指控之后会见了, 直接听取他的详细陈述。他告诉该名调查员, 他没有要指控的事项, 他受到的审问并不很困难。他不想与有关部门合作以判定审问他的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调查结果并没有表明有任何理由应对审问他的人采取措施。

267. 据报告说, Abed el-Samed Harizat 1995年4月27日在 Russian Compound 受到酷刑之后死亡。关于此案, 当时关键是要掌握有利于逮捕希伯伦 Az al-Din al-Kassam 小组成员的情报, 从而拯救众多无辜的生命。因此, 当时允许采用推搡摇晃的例外措施逼出这一重要情报。尸检发现, 他死于大脑硬膜下水肿, 但是没有发现被打或外伤的迹象。估计水肿的成因是他的肩膀受到审问人之一的摇晃, 尽管也不能排除其他审问人多次摇晃的累积效应。过去, 从来没有在审问过程中因摇晃而发生死亡的情况, 据专家的医务意见认为, 摇晃致死的可能性很小。国家检察官的结论是, 调查人不可能估计到使其死亡的可能性, 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刑事控告。有一名调查员偏离了准则, 受到了纪律法庭的裁判和申斥。检察长后来下令, 仅在特殊情况下并得到负责保安总局调查业务的高级官员明确允许时方可采用摇晃手段。现在已经增加了关于在特别重大的调查中使用摇晃手段的附加保障, 采取了更多的监督措施。关于死者曾经与五名巴勒斯坦合作者一起被关在一间牢房内或他曾经挨打或被按在墙壁上的指称被认定为没有根据。

转发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68. 据报告说, 'Ala Omar Abu Ayyash、Khalidun Abu Ayyash 和 'Abd al-Halim Belbaysi 在 Ashkelon 监狱受到审问, 据说曾经被猛力摇晃和以痛苦的姿势绑在小板凳上长时间剥夺睡眠。(1995年12月22日)

269. 据报告说, Fu 'ad Shamasneh 1996年4月9日被捕, 依照6个月行政拘留的命令服刑。他于4月26日被转至 Mediddo 监狱, 5月26日被转至 al-Jelameh 监狱。据说, 他被用口袋蒙头, 剥夺睡眠, 以痛苦的姿势扭曲身体, 他的胳膊似乎脱臼。据报告说, 黎巴嫩国民 'Ali Diya 是法新社、黎巴嫩报纸《al-Safir》和“未来电视台”的记者, 因被怀疑与真主党组织协作而被与世隔绝地关押在以色列的 Kishon 监狱

内。该国政府 1996 年 7 月 25 日告知特别报告员，此人已于 1996 年 7 月 19 日被释放。(1996 年 6 月 24 日)

270. 据报告说，以下人等 1996 年 8 月 16 日在希伯伦附近的 Dura 被逮捕：Sami Yussef al-Matir，Fayez Muhammad Isma'il al-Shahtit，'Ali Yussef al-Matir，Huja Sulaiman Hussain Huja，Mahmoud Yussef al-Matir，Anwar Awda Muhammad al-Darwish，Yassin Ibrahim Mahmoud Abu Hawash，'Issa Yussef al-Matir al-Darwish，Salim Ibrahim Mahmoud Abu Hawash，'Issa Yussef al-Matir al-Suwaiti，Musa Taleb Musa al-Rajoub，Mahmoud 'Awdatallah Muhammad al-Darwish，Bashir 'Ali Jabr al-Awawdeh，Ziyad Hassan 'Abd al-Fatah Abu Hawash，Yussef Muhammad Khalil al-Suwaiti。这些人与据报告说 8 月 19 日在 Bethlehem 被逮捕的 Hashem Muhammad Isma'il al-Hamamari 一起被关押在希伯伦的 Hashabiyya，被剥夺了找律师的权利。(1996 年 8 月 23 日)

271. 据报告说，Nabatiyya 的外科医生 George Kalim Nakd 1996 年 11 月 1 日在被以色列作为“安全区”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被南黎巴嫩军队成员逮捕，关在 Khiam 拘留所。(1996 年 11 月 8 日)

272. 据报告说，被怀疑为伊斯兰圣战者的 Muhammad 'Abd al-'Aziz Hamdan 1996 年 10 月 7 日被捕，据说被猛烈晃动身体，长时间剥夺睡眠，同时被迫以痛苦的姿势坐着或站立。1996 年 11 月 13 日曾有一项法院命令禁止保安总局对他施加肉体压力，但最高法院于 1996 年 11 月 14 日宣布该项命令无效，并允许使用“加大力度的人身压力”。(1996 年 11 月 15 日)该国政府对此项呼吁的答复见 E/CN.4/1996/7 号文件。

273. 据报告说，被怀疑为哈玛斯军事单位成员的 Khader Mubarak 于 1996 年 10 月 21 日被捕。在受到保安总局的审问时，他被铐住双手，剥夺睡眠，被迫保持痛苦的姿势并被蒙住头部。他提出申诉，要求禁止对他采用“肉体压力”，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此于 1996 年 11 月 17 日裁决，可继续施加“肉体压力”。尽管据说保安总局后来同意不再进一步上紧此人的手铐或迫使他以痛苦的姿势坐着或站立，但据报告说，检察官仍然认为，蒙住头部和剥夺睡眠对于进行的调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996 年 11 月 21 日)

274. 据报告说, Muhannad Abu Rumi 1996年11月18日在希伯伦被捕并始终被与世隔绝地关押在耶路撒冷的 Moscobiyah 警察拘留所。(1996年12月11日)

意大利

275.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10月10日的信件中向意大利政府转发了摘要如下的各起案件。意大利政府于1996年12月5日做了答复。

276. Giancarlo Malatesta 1993年7月23日在罗马被逮捕,逮捕他的警察怀疑他正在购买毒品。据指称说,警察猛击他的头部,对他拳打脚踢,后来他被带到 Viminale 警察局。据说当他表示要提出控告时,头部和腹部再次被打。据说,开具了关于他受医治的医生证明,证明附于受害人向罗马区法院提出的控告书。该法院进行了调查。意大利政府答复说,此人被控诬告警察虐待。审判的口头陈述阶段将于1997年2月开始。

277. 突尼斯国民 Mahrez Chanouf 和埃及国民 Salim Sfouli 1993年8月19日被米兰警察逮捕。这两个人被控偷盗汽车和在受警察拦截时企图逃跑,交由地方法官审判。据说他们请法官看了他们身上的一些伤痕,并且说他们受到若干名警察的殴打。医生就此开具了证明,有关调查已经开始。意大利政府答复说,被控滥用职权的几名警察已于1993年10月11日被一审法院宣布无罪。

278. 扎伊尔国民 Yimbi Ona Nsambi Okoka 1993年11月14日在米兰火车站被警察逮捕。据说,他被带至警察局,在那里受到毒打,然后被放了出来。他开出了一张证实他受到虐待的医生证明。据说,他于1994年6月6日在 Albenga 火车站与一名铁路员工发生争执,再度被警察逮捕并被带至警察局,他在那里被打,然后因受到的拳击而受到医疗。据说,他这次被释放时也同样开据了一份医生证明。意大利政府答复说,有关的司法调查尚未结束。

279. 尼日利亚国民 Nicholas Obachina 1993年11月15日在 Verona 附近被来自 Sant' Anna d' Alfaedo 的三名“持卡宾枪的警察”逮捕。这三名警察用一种警棍毒打此人,打昏之后扔在路边。据说后来过路人将此人送到医院,他对三名警察提出了控告。据说,进行了审判,被告被判1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但是法庭下令,不应把这一判决放入这三人的档案。据说这三名警察后来表述打算上诉。

280. Marco Lobos 和 Franco Vienibene 1994 年 1 月 14 日在 Bologna 警察的一次扫毒行动之后被捕。据说这两个人在被拘留期间受到毒打。在获释后，当地医院的一名医生检查了他们的身体，发现有若干处受伤。据说这两个人对警方提出了控告，就此进行了调查。意大利政府答复说，负责对有关警员进行初步调查的地区法官将在今后数星期之内结束这一调查。

281. 突尼斯国民 Bouzckri El Mautrofi 1994 年 8 月被 Spotorno 市警察局的警员逮捕，带到该警察局，据说在那里被人用警棍殴打。在获释之后，据说他开具了 San Paolo de Savona 医院的医生证明，其中据说证实了受伤的严重程度。意大利政府答复说，已进行了司法调查，此案正由 Savona 一审法院审理。

282. Biagio Imposimato 1994 年 12 月 14 日在 Turin 被警察逮捕，据说警察毒打了他，并指控他煽动不服从管制。据说他一获释就到医院开了一张医生证明。意大利政府答复说，打人的警察已被处以罚款，并下令他们赔偿受害人受到的损害。

283. Enrico Notarangelo 1994 年 12 月 16 日被持卡宾枪的警员逮捕，他们怀疑他车中带了准备用来从事犯罪行为的器具或武器。据说他被拘留在 Mattinata 警察局时挨了打，尤其是被用警棍打了头部、双臂、两腿和其他部位。据说他在 Mattinata 开了一张医生证明。意大利政府答复说，目前 Foggia 一审法院正在对警察的行为进行调查。

关于此前报告提及案件的进一步消息

284. 关于特别报告员 1995 年转发的 Khaled Kabouti、Salvatore Franco 和 Carmelo La Rosa 的案件、1994 年转发的 Antonio Morabito 和 Creaute Arsenie 的案件及那不勒斯 Secondigliano 监狱的状况，意大利政府 1995 年 8 月 7 日的答复说，目前正在司法调查。特别报告员告知该国政府，他希望了解这些调查的任何结果。意大利政府在 1996 年 12 月 5 日的答复中说，对 Khaled Kablouti 和 Salvatore Franco 案件的调查尚未结束。Carmelo La Rosa 和 Creaute Arsenie 的案件已提起诉讼。Antonio Morabito 的案件正由二审法院审理。至于 Secondigliano 监狱的状况，该国政府说，已有 64 名官员受到控告，但审判尚未结束。

牙买加

285. 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7 月 10 日曾就该国警方看守所内受关押儿童的处境致函该国政府(见 E/CN.4/1996/35/Add.1 第 411-412 段), 该国政府 1995 年 12 月 18 日就此做了答复。该国政府说, 根据青少年法的规定, 不得将未满 17 岁的青少年与成人关在同一牢房之内。在实践中, 青少年有时与成人一起关在同一建筑之内,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象指称所说的那样被关在同一牢房当中。每个警察局都配备了具有处理青少年问题专长的人员, 而且目前也有正在贯彻之中的教育方案, 将这一情况告知公众, 并使公众了解各种社会机构之间的互转制度。政府计划在中长期内改善供少女使用的设施, 并且正在采取步骤加快各种听证的进行和为在国家照管之下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另外, 由治安官组成的访查委员会有助于请有关主管部门和人员注意目前制度中的任何弱点, 注重人权。该国政府强烈地意识到, 必须保护看守所和教养院内的人不受侵权虐待。有关人员不断被告诫说, 必须严格根据现行立法对待青少年, 如有侵权行为发生则采取适当的行动。

约旦

286.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8 月 9 日的信件中告知该国政府, 据他收到的消息说, Mustafa Sulaiman ' Abd al-Latif Abu Hamid 1995 年 4 月被捕之后在受警察拘留时受到酷刑。据说酷刑是在对他没有提出控告而关押了一个月期间发生的, 其中包括用钉子钉入他的踝骨将他倒吊起来。据报告说, 后来他被按照假姓名送进了医院治疗酷刑引起的伤害。他在受审期间就这一酷刑提出了指控, 但据说法官没有下令进行调查, 法庭也没有收到医疗记录。他被认定犯有指控的杀人罪并被判处死刑, 据说最高法院于 1996 年 7 月 12 日确认了这一判决。该国政府 1996 年 11 月 18 日答复说, 该名被告在被捕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酷刑。最高法院参照该名被告的控诉复审了此案。由于原判的依据是被告对政府检察官的认罪而不是在警察拘留期内的供词, 最高法院坚持了原判。

哈萨克斯坦

287.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6月10日的信件中告知该国政府,据他收到的消息说, Semirechye Cossack Host的“ataman” Nikolai Gunkin 1995年10月28日在 Almaty 被 Moskovsky 区内务部官员逮捕。据报告说,他是在作为议会选择候选人前往登记时受到逮捕的。他被控“组织未经批准的会议”,这涉及到该年早些时候的一次事件。据指称说,他在被捕时身受警察的殴打。据报告说,包括一名身穿警服的人在内的三个人企图拴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牢房的暖气管道上,据说是要造成他自杀的假象。据说他后来在第一调查--隔离监狱进行了一次绝食,一些看守人员为了使他停止绝食向他泼浇冷水。

紧急呼吁

288. 特别报告员1996年9月4日发出了一项有关代表 Kazak 社区从事政治活动的 Nina Sidorova 的紧急呼吁,据报告说,该人1996年8月20日在 Almaty 的家中被哈萨克斯坦国家调查委员会的官员拘留。据说她曾被关押在多处,有时被关押在窄小、不通风或漆黑的“处罚室”,并受到殴打。据报告说,她现被关在国家调查委员会的总部。

肯尼亚

289. 特别报告员1996年1月24日向该国政府转发了一些指称酷刑的个案,该国政府于1996年3月18日发来了对其中多项指称的答复。有关的指称和答复摘要如下。

290. David Mbuga Kabata 1993年8月3日在 Rift Valley 省被捕,在他于8月16日出庭之前,据说曾在六个警察局之间被转送了八次,在其中两个警察局受到酷刑,在附近的树林里受到四次酷刑。据指称说,他受到的酷刑包括为迫使他在自白书上签字以杀死他相威胁;将两手各绑在一棵树上用锄头把抽打全身;用绳子绑住他的阴茎,然后拉拽绳索直至阴茎出血。医生检查发现有多处外伤,面部和头部两处骨折,阴茎环状溃疡,软组织伤害和严重的支气管炎。该国政府答复说,此事仍在审

理之中，此人从来没有对地方法官提出过酷刑指控。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名受到酷刑的嫌疑人不向地方法官提出指控使其下令进行独立调查的。如果他确实受到了酷刑，他就应当向地方法官提出指控。

291. 据报告说，65岁的George Karuki Wanjau于1993年11月7日被捕。在Nakuru，据说省CID的官员抽他耳光，并下令警察进行殴打，据说此后有六名警察将其毒打。他因此被打掉四颗牙齿，面部肿胀，嘴部出血。据报告说，殴打他的目的是要逼他把从事政治活动的Koigi wa Wamwere牵连到一起指称的抢劫案中。医疗报告确认，他受到的伤害与他关于酷刑的指称相符合。该国政府答复说，检察长已经建议，撤消对此人的控告。该人在出庭时或获释之后从来没有提出过关于受到警察酷刑的指控。

292. 据报告说，释放政治犯组织成员Josephine Nyawira Ngengi和Ann Wambui Ng'ang'a及Tabitha Mumbi 1994年5月在Nakuru与16名男子同时被捕。据指称说，他们在被控犯有暴力抢劫罪之前于警察拘留期内受到酷刑。据报告说，Josephine Nyawira Ngengi被与世隔绝地关押达22天，在此期间受到殴打，阴道内被塞入硬物。该国政府说，此人被捕之后被带到了她的住宅，在那里她向警官交出了一辆被盗汽车的钥匙。对她和包括Ann Wambui Nakuru在内的另外三人撤消了抢劫的控告。答复中并没有述及关于酷刑的指控。

293. 1994年10月下旬至1995年2月上旬至少有32人因涉嫌参加非法组织2月18日运动而在肯尼亚西部的Bungoma区被逮捕，其中包括Joseph Baraza Wekesa、Taiga Machenje、Moses Murimi Mukour和Richard Wasilwas Wafula。据指称说，已知的这32名被捕者中多数或全部都受到了酷刑。69岁的Joseph Baraza Wekesa据说一再被打，臂膀被泼浇上滚烫的蜡汁并受到在生殖器部位上刑的威胁。虽然他承认有罪，但后来对判决提出了申诉，理由是他受到了酷刑。经法庭下令写出的医生报告表明他身受重伤，但是据说最高法院的法官拒绝宣读该份医务报告并不许假释。反对党恢复民主论坛的Mount Elgon前任区主席Taiga Machenje据说在Kakamega受到酷刑，致使他尿血和失去听觉。据说，Moses Murimi Mukour在Kakamega被特别处的官员用绷紧的绳子捆住阴茎和睾丸并反复击打。据报告说，这些官员还在他的胸部和横放在双腿上的一块木板上踩站。医务报告上注明，他身上有因酷刑造成的伤疤。Richard Wasilwa Wafula据说1995年2月8日在Kakamega受到殴打，医务报

告说，他受的伤在三个星期之后仍然“十分明显可见”。该国政府答复说，在最高法院 1996 年 2 月 27 日听取他的上诉时，该人的律师撤回了上诉，而且没有向法庭提到酷刑指称。即使是在审判时，该名被告也没有向法庭报告酷刑的指称。上诉书涉及的仅是量刑问题，刑期已从六年减少为二年。

294. 据报告说，有 67 人于 1994 年 12 月在 Nakuru 附近被捕，被控举行非法会议，Geoffrey Ndungu Gichuki 是其中之一。据指称说，被拘留者中至少有 17 人受到酷刑，有 4 名被拘留者在 Dundori 森林被捆在树上殴打之后终生致残。Geoffrey Ndungu Gichuki 生了坏疽病，一只胳膊被截肢。4 名致残的被拘留者在警察的看守之下被关在医院内达 7 个月之久，1995 年 7 月获释。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他们在法庭上提出其受到酷刑的证据。为 63 名羁押候审的囚犯辩护的一名律师在法庭上说，这些囚犯受到了看守的酷刑，包括“剥光衣服将棍棒插入肛门”。这些人还在 1995 年 9 月开始了一场绝食，因为他们被转移到了一处牢房区，与患有肺结核和疥疮这类传染性疾病而且普遍处于恶劣状态的人关在一起。这 63 名囚犯中有 62 人 1995 年 10 月被判罪。

295. 据报告说，Alex Owuor 1994 年 12 月 27 日因偷窃罪名被 5 名 KANU 青年队成员逮捕。据指称说，他在该青年队的办公处受到踢打，结果肘部脱臼，生殖器部位肿胀，需要住院治疗。该国政府答复说，如向警方提出控诉，这一控诉就会被登记在事件记录本上。警察检查了记录，发现没有 Alex Owuor 或以其名义提出的控诉。检察长也没有受到控诉。因此，说警方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的指称不能成立。

296. 据报告说，84 岁的 Daniel Waweru 和他的妻子及女儿 1995 年 1 月 4 日在 Kirinyaga 区的 Kangaita Chief's Camp 受到 3 名行政警员的鞭打。Daniel Waweru 被整夜关在没人水中若干英寸的囚室之内，后来在没有受到控告的情况下获释。该国政府说，此事涉及到的人是一名父亲和他的儿子、女儿和孙子。在他们控告受到 3 名警员殴打之后，他们被送往医院检查和治疗，他们的陈述已经记录在案。目前正在对此案进行检查。

297. 据报告说，Zacharia Wukumu Njogu 1995 年 1 月在一处公共汽车站受到六名 KANU 青年队员的毒打和抢劫。他住院达两周，右腿打上了石膏。他向警方指认了其中三名袭击者，但仅有一人受到了短时间的拘留，此人被假释。但似乎后来没有就此案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298. 据报告说,内罗毕的一名监狱看守 Martin Obwong 上士在酒吧间内与一名警察争吵之后于 1995 年 3 月 17 日被捕。据说他在警察局受到警官殴打,次日获释后不久虚脱,第二天死亡。该国政府答复说,已有二名警官在法院被控杀人,致使 Obwong 上士死亡。

299. 据报告说,前内罗毕大学学生领袖 Robert Wafula Buke 因涉嫌参加 2 月 18 日运动于 1995 年 3 月 27 日被捕。据说他在 Kawangware 营地被一名特别处巡官和两名警员铐在墙上毒打。据说他在保安措施极为严密的 Naivasha 监狱内再次受到酷刑并被剥夺食物。他于 1995 年 5 月 13 日获释。

300. 据报告说, 18 岁的街头青年 Nahashon Chege 1995 年 4 月 1 日在 Pongani 警察局因酷刑死亡。据说他受到用枪托施加的毒打。与他一起被捕的另外两名男青年据说也挨了打。该国政府答复说, 1995 年 3 月 29 日有 25 人涉嫌纵火烧车被捕, Nahashon Chege 是其中之一。此人 3 月 31 日生病,在送抵医院时被认定死亡。尸体解剖发现,他是因脾破裂死亡的,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坠地或腹部受到钝器打击。尸体没有可见的伤害。现已立案调查,正在执行有关程序。

301. 据报告说,乌干达军官 John Kubwana 中尉 1995 年 4 月 23 日在乌干达 Mbale 区 Bukabayi 村的家中被肯尼亚保安人员绑架,罪名是招募和训练 2 月 18 日运动的成员。据指称说,他受到钝器殴打和刀伤。后来他在 Bungoma 医院死亡。该国政府说,此人是因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在肯尼亚被逮捕的, 1995 年 5 月 1 日被释放。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殴打,没有提出指控就回家了。他并没有死亡,而是在乌干达从事其日常事务。

302. 据报告说,来自反对党恢复民主论坛的两名议员 Otieno K' Opiyo 和 Otieno Mak' Onyango 1995 年 6 月 10 日受到防暴警察的拘留和殴打,似乎是要阻止他们参加 Mombasa 的一次预选。他们后来因背部和胸部受伤而在医院接受治疗。

303. 据说,人权律师 Mirugi Kariuki 和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的记者 Louise Tunbridge 与一些记者及 Safina 党的支持者在 1995 年 8 月 10 日前往 Nakuru 监狱看望活动家 Koigi Wa Wamwere 时受到监狱防暴队员和大约 40 名 KANU 青年队武装成员的殴打。Murugi Kariuke 一根锁骨骨折并受了严重的皮肉伤, Louise Tunbridge 受了严重的皮肉伤。据报告说,有三人被控在此事件中打人,获得假释。

304. 据报告说，律师 Wang' ondu Kariuki 1995 年 9 月 22 日被捕，罪名是参加了 2 月 18 日运动。他被与世隔绝关押达 7 天，据说在此期间被剥光衣服，一再挨打，有 3 天没有给他东西吃。据该国政府说，此人承认是 2 月 18 日运动的秘书长，以两项罪名被控参加非法团体。他的案件尚未了结。

305. 特别报告员曾在 1994 年 7 月 18 日、1994 年 8 月 15 日和 1994 年 12 月 2 日为 Geoffrey Kuria Kariuki 转发了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提供了他就此案收到的进一步材料。据说该人在 1994 年 7 月 9 日被捕之后在 Nakuru 警察局被与世隔绝关押时受到酷刑，据说没有得到适当医疗。据最近收到的新消息说，他终于在 1995 年 5 月获得假释。虽然一份医务报告确认，他因“直接击中头部的钝器造成的”创伤而受伤，但据说没有就酷刑指称进行任何调查。

306. 特别报告员还转发了他就反对派民主党干部 David Njenga Ngugi 收到的新消息，该案是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7 月 21 日的信件首次提到的。据说，该人在 1993 年 11 月因被控潜入 Ndeiya Chief's Camp 和盗窃武器而同其他五人一起被捕，此后受到酷刑。据说这些被拘留者受到鞭打，手指甲和脚指甲被拔掉，被迫在尖锐物体上行走。该消息来源后来报告说，所有六名被告的案子于 1994 年 6 月 10 日被驳回，理由是这些人的自白是通过酷刑逼供而来的。首席受薪治安官在 1994 年 5 月的裁决中说，David Njenga Ngugi “被酷刑逼供如此之剧，以至 8 个月以后的今天他仍然必须靠拐杖的帮助才能行走。他的脚底仍然有黑紫色的伤痕，并且酸痛，双脚肿胀”。据说，治安官还指示警督立即对施加酷刑的人采取行动。尽管有此裁决，并没有对酷刑指称进行调查。后来，该名治安官被从内罗毕调往 130 公里以外的 Kituu，David Njenga Ngugi 继续受到警察的骚扰。该国政府答复说，警方仍在就上述案件中六名被告受到酷刑的指称进行调查，如果确认发生酷刑，肇事者将被起诉或受到纪律处分。

有关政府就前一份报告提及的案件发来的资料

307. 该国政府在 1996 年 3 月 18 日的信中就 Rosemary Nyambura 和 Truphena Obwaka Shirako 的案件作了答复，该案件是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9 月 18 日转发的(见 E/CN.4/1996/35/Add.1 第 419 和 422 段)。据指称说，Rosemary Nyambura 1992 年 5 月 10 日在内罗毕被警察殴打致死。此人在另一名被拘留者因醉酒和捣乱被带到

Ruraraka 警察所大约 20 分钟之后被人发现在该警察所内吊在墙上，颈部绕有一条毯子。一名警方法医发现，她的死因是两侧肾脏出血和脾破裂。已经开始调查，此事已被提交法院。所有证人都已作了证，不久将作出裁决。据指称说， Truphena Obwaka Shirako 1994 年 1 月在 Langas 警察局受到酷刑，包括性污辱。关于此案，对触犯法律的警察提起的诉讼仍在法庭审理过程之中。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308. 特别报告员于 1996 年 2 月 1 日为 'Adel Mohammad al-Khazani、 Salih Sulayman Haddoud、 Faraj Sulayman al-Du'ayki、 Sulayman Abu-Setta、 'Abdallah al-Mahdi Abu-Setta、 Salah al-Din 'lyad al-Shibani、 Mohammad Hassan al-Barrani 和 Mohammad al-Mahtout al-Si'ani 等人转发了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属于据报告说在的黎波里东南部的 Bani Wali 被逮捕的一大批学生中的一部分，被捕涉及到 1995 年 9 月初的一次示威。据说这些人在酷刑下受到审问，包括电击，“falaga”和纵狗恐吓。这些人和另外 16 人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受到草率的审判，并于 1995 年 12 月中被判刑期不等的徒刑。这些人在的黎波里外的 al-Farna 的 al-Jdayda 监狱受到与世隔绝的关押。

墨西哥

309. 1996 年 8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转交了以下段落所涉的案件。政府于 1996 年 11 月 5 日作了答复。

310. Diego 和 Claudio Martínez Villanueva 是 Otomi 族土著，1994 年 1 月，在墨西哥州 Santa Ana Tlacotenco，被控犯有谋杀罪，被该州法警拘留。这两人是又聋又哑的文盲，而且神经不正常。据说他们遭到殴打，舌头被用电刑，并被迫在自白书上按上手印。政府报告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并未收到关于此案的任何申诉。

311. 1994 年 10 月 20 日，在墨西哥城，商人 Félix Armando Fernández Estrada 因于其他一些人一道被控放置炸弹而被国家安全协调署人员拘留。在一秘密拘留所，据说他遭受酷刑，有关人员对他用电刑，打他，用塑料袋套头让他喘不过气来，并

威胁要杀掉他。政府报告说，此人对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称，他身上的伤痕是意外伤，因此，他不愿就此提出申诉。

312. Eneo Hernández Hernández、Emiliano Hernández Hernández 和 Lucas Francisco Hernández 是维拉克鲁斯州 Ixhuatlán de Madero 市 Cantollano 镇 Nahua 族土著，1995 年 7 月 2 日，在该市几个地点，被该州法警拘留。他们被带到位于 Alamo 的州公安署总部，据说在那里受审期间受到种种折磨，如双臂被用电刑，遭拳打脚踢，而且，头上被套上塑料袋，差一点闷死。政府提供了此案详情以及对有关人员的诉讼情况，但并未提到用刑的问题。

313. 来自美国的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代表 Cecilia Rodríguez 据说于 1995 年 10 月 25 日在恰帕斯州 Montebello 市遭到可能与保安部队有关联的一些人袭击，这些人据说强奸了她，并胁迫她放弃政治活动。政府报告说，此人并未向恰帕斯州检察署报告情况和提出指控，政府还说该案中并无医院有关检查报告，也无证人的证词。

314. Aurora Nazario Arrieta，15 岁，Tzinacapán 地区 San Miguel 人，1995 年 11 月初，在普埃布拉州 Cuetzalen 市警察局，据说遭三名警察强奸。政府报告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已建议普埃布拉州总检察长采取行动，逮捕据称有关的三名警察。

315. 1996 年 1 月 21 日，在瓜纳华托州 Celaya 市，Manuel Aguirre Becerril、Abel 和 César Zamudio Trejo 和 Margarita Villafuerte 因被控犯有绑架罪而被法警逮捕。据说这几人遭到毒打。Margarita Villafuerte 据说背部、腹部和腿部被烟头烫伤，乳头被割破。政府报告说，全国人权委员会正在对此案进行必要的调查。

316. José Nava Andrade 是格罗雷州 Chilpancingo 市村庄和居民点组织领导人，兼南部高地农民组织联合会会员和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广泛阵线的成员，1996 年 7 月 2 日，前去格罗雷州政府大楼领取 1996 年 4 月被警察打伤后政府答应发的赔偿金，途中遭涉嫌与保安机构有关联的一些人绑架。这些人据称剥光他的衣服，把他头朝下吊起来，用海棉和绒布裹着的棍棒打他。据说他们还把一根管子插到肛门里，往他肚子里灌家用煤油，并用电棒触他，还狠狠地打他耳光。政府称，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法医证实，此人确实遭受酷刑。已请求格罗雷州检察署为此人采取预防措施。正调查肇事者的身份。

317. 此外，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再次转交了他于 1995 年送交、但尚未获得任何答复的若干案件。

关于以前转交的案件的情况

318. 1995年4月12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 Alvaro Castillo Granados 案件。此人于1995年2月8日在维拉克鲁斯州 Yanga 市被联邦法警逮捕。据说，法警用木板和电线打他，往他鼻孔里灌矿泉水，在他的头上套上塑料袋，还用了电刑。同时被捕的另外六人 Ricardo Hernández López、Hilario Martínez Hernández、Martín Trujillo Barajas、Luis Sánchez Navarrete、Rosa Hernández Hernández 和 Hermelinda García Zepahua 据说也遭到类似虐待。据报全国人权委员会在 50/95 号建议中，称这些人遭受酷刑，并建议检察署应进行调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询问有关当局执行全国人权委员会建议的情况。1996年11月5日，政府报告了尚未了结的诉讼案的进展情况。

319. 1995年2月17日，特别报告员为1995年2月9日在普埃布拉州 Sierra de Songolica 市被捕的 Mariano Encino López 和 Julio Encino Hernández 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供的材料表明，在拘留期间，Mariano Encino 被用了电刑。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询问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政府答复说，据该委员会称，这两人被拘留在恰帕斯州 Altamirano 市 Sibaquil 镇。他们在与委员会代表会面时称遭军方殴打或折磨。他们还称，1995年2月11日，在 Tuxtla Gutiérrez，在一详细地点不明的办公室里，有人拿刑具对 Mariano Encino 用了电刑。根据1995年2月13日签发的人狱体检报告，这两人身心健全，因此，此案的调查工作已结束。

320. 特别报告员曾几次转交 Manuel Manríquez San Agustín 案件，关于此案，政府于1995年12月1日报告说，联邦区检察署已于1995年11月对据称犯酷刑罪的两名警察提起刑事诉讼，并已签发和执行了逮捕令。特别报告员要求获得自从法院下令囚禁疑犯以来关于此案的任何新的情况以及赔偿受害者的情况。政府答复说，两名疑犯已被解职。同时，刑事诉讼案正在审理之中。

政府就前些年转交的案件所作的答复

321. 1995年2月9日，在普埃布拉州 Sierra de Songolica 市，据信为军队士兵的15名武装人员逮捕了 Alejandro Salas Romero。1996年3月20日，政府向特别报

告员送交了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最后建议书。建议书中称此人并未遭受酷刑，他本人也并未抱怨说曾遭受酷刑。

322. Jorge Ramírez Sánchez 与其他几位农民一道，于 1995 年 5 月 29 日在伊达尔戈州 Atlapaxco 土著居民点被捕。1996 年 3 月 20 日，政府报告说，这些人已交保释放，所以，全国人权委员会并未能找到这些人证实他们是否遭受酷刑，而且该委员会也未收到这些人的任何申诉。

323. Jorge Santiago Santiago 因为据称参加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而于 1995 年 2 月 20 日在恰帕斯州 Teopisca 市被捕。1996 年 3 月 29 日，政府报告说，此人对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说并未遭受酷刑。

324. Demetrio Ernesto Hernández Rojas 于 1994 年 10 月 19 日在墨西哥州 Netzahualcóyotl 镇被捕。据政府于 1996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材料，此人告诉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说，他是意外受伤的，因此他不愿提出任何申诉。

325. Ricardo Hernández López 于 1995 年 2 月在维拉克鲁斯州 Yanga 市与另外 7 个人一道被捕。据该国政府于 1996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材料，全国人权委员会认为，这些人遭受身心折磨，审讯人员要他们交待关于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的情况，并签署自白书。该委员会建议对该州法警、政府检察署的工作人员以及共和国总检察署的医学专家进行行政调查。

326. Gonzalo Sánchez Navarrete 于 1994 年 2 月 10 日在墨西哥州 Cacalomacán 市与另外 5 个人一道被捕。据政府 1996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材料称，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法医证实，这几个人身上有伤，但并无生命危险，伤口 15 天之内就会愈合。该委员会还称，正编写专家报告，以确定警察是否用武过度。

327. 1995 年 2 月 8 日，在墨西哥城，据说警察冲进 Maria Gloria Benevides Guevara 的家，指控她参加了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并将其逮捕。在军营受审期间，据说审讯人员整整一天半不许她睡觉，逼她签署好几页的证词，而且还不准她读证词，并威胁她说，如不听话，将会加害她 18 个月的小孩。据政府于 1996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材料，此人告诉全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她身体从未受到任何伤害，因此从未提出任何申诉。据共和国总检察署的体检报告，没有新近的外伤。

328. Alfredo Jiménez Santís 和 Mario Alvarez López 于 1995 年 2 月 9 日被捕，后来被带到 Tuxtla Gutiérrez 一军事设施。据政府于 1996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报告，全

国人权委员会得到的材料表明，在被军人拘留期间，这两人遭受虐待。该委员会正进行必要的调查。

329. Trinidad Pérez Pérez 于 1995 年 2 月 13 日在恰帕斯公地附近的一个军事哨卡被捕。1996 年 11 月 5 日，政府报告说，此人在接受全国人权委员会采访时说，他曾受到军方虐待，但他本人不愿有关方面调查此事，因此，此案已结束。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330. 1996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 4 次紧急呼吁(日期见括弧)，第一次呼吁涉及民主革命党党员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市政官员 Dorilian Díaz Pérez、民主革命党党员 Rafael López Cruz 和民主革命党前议员 Darwin González Ballina。据报,1996 年 2 月 7 日至 9 日期间，在塔巴斯科州 Huatacalca (Nacajuca)、Cárdenas 和 Centia，这几个人与另外 50 个人左右一道被捕。他们是因和平示威、要求赔偿一油厂造成的环境损失而被捕的。在军人与州刑警行动期间，据说有些人受伤，但确切数字不详(1996 年 2 月 19 日)。1996 年 5 月 21 日，政府答复说，所有被拘留者都已获释。他们已就上述行为向全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

331. 第二次呼吁涉及恰帕斯州 Venustiano Carranza 农镇居民 José Manuel de la Torre Hernández 和 Flor Vásquez Jiménez。据报 San Bartolomé de los Llanos 民团奉该镇镇长的命令于 1996 年 4 月 2 日逮捕了这两人。该镇的另外两位居民 José de la Torre Torres 和 José Manuel Ramírez de la Torre，据说在同样的情况下被捕，24 小时之后获释。据说他们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殴打，见不到家人，而且得不到治疗(1996 年 5 月 7 日)。1996 年 6 月 6 日，政府报告说，政府官员未以任何形式参与逮捕和折磨这些人。并无所谓的 San Bartolomé de los Llanos 民团，此名称指的是 Venustiano Carranza 市一个土著农民反抗组织。

332. 第三次呼吁涉及南部高地农民组织成员 Teodoro Juárez Sánchez、Ramiro Jiménez、Lorenzo Adame Benítez 和 Jerónimo adame、村庄和居民点组织成员 Cleofas Sánchez、Pedro Barrios、Gervacio Arce 和 Gonzalo Sánchez、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广泛阵线成员 Procoro Valente Gil 以及农民积极分子 Alfredo Barragán、Gregorio García、Gerardo Hurtado Arias、Taide Mejía Hernández、Marcos Mejía Cruz 和 Valentín Tapia Noyola。据说这几个人 1996 年 7 月 8 日至 15 日期间在格雷罗州被捕，

其中一些人遭受折磨和虐待。据说这些人是在保安部队镇压农民积极分子、尤其是南部高地农民组织和村庄和居民点组织的成员时被捕的，罪名是与武装叛乱团体人民革命军有关联。据报，1996年7月14日，在要求释放前些日子被捕的农民积极分子的一次示威游行活动中，据说约有30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1996年7月24日)。1996年8月28日，政府报告说，已对 Chilpancingo 市预警局局长及其手下的人着手进行初步调查，看他们是否犯有对53个人(其中包括上文所列人士)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其自由并造成不良后果等罪行。

333. 第四次呼吁涉及南部高地农民组织领导人 Hilario Mesino Acosta。此人因涉嫌与人民革命军有关联而于1996年7月3日在墨西哥城被捕，后被押送到格雷罗州 Acapulco 监狱。在拘留期间，据说他遭到折磨(1996年9月3日)。政府1996年10月1日和23日回信称，全国人权委员会对 Mesino 先生作了体检，证实此人并无任何外伤。但据说他告诉该委员会说，他曾受到折磨。

摩洛哥

334. 1996年10月10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说，他收到了关于摩洛哥幽默作家 Ahmed Sanoussi 案件的材料。1996年6月4日，在拉巴特，Ahmed Sanoussi 先生前往摩洛哥工人联合会总部声援并参与毕业生失业者协会组织的一次静坐示威活动，途中据说遭到保安部队袭击。据说他被打昏，后被人送到医院，据医生诊断，身上多处受创。几个非政府组织要求有关方面调查此案，但据说未获理睬。

335. 同日，特别报告员再度提及1995年5月11日在 La'youne 被捕的 Ahmed El Kouri、Nebt Ramdane Bouchraya、Arbi Brahim Baba、Cheykhaton Bouh、M'Rabih Rabou Neysan、Abdel'hay Lekhal、Mahfoud Brahim Dahou 和 Salama Ahmed Lembarki 等人的案件。特别报告员已于1995年向该国政府提交了这些案件。政府答复说，所有这些关于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指控纯属捏造，事实上，这些人在军事法庭上丝毫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但据特别报告员从有关渠道获得的进一步消息，这些人遭到逼供，并将此告诉了法庭。不过据说法庭并未进行调查或采取任何其他措施。1996年11月18日，政府重申从未拷打过这些人。

緬甸

336. 1996年6月11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他得知，在仰光 Insein 监狱，U Win Tin 和 Myo Myint Nyein 因藏有犯人们写给联合国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申诉严酷监狱条件的一封信而受到惩罚，被关进原用于关军犬的小屋。Khin Zaw Win 大夫、Saw Naing Naing(民选议员)和 Monywa Tin Shwe 也因想寄信给缅甸问题特别报告员而受罚，自1995年11月以来，一直被关在“狗窟”。(1996年1月5日，特别报告员为 Saw Naing Naing、Monywa Tin Shwe、U Win Tin 和 Myo Myint Nyein 发出紧急呼吁，呼吁书简述如下。)此外，全国民主联盟(民盟)议员 Mya Win 和该联盟成员 Htay Aung 据说也被关在这类牢房中。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37. 1996年1月5日，本特别报告员和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Saw Naing Naing、Monywa Tin Shwe、U Win Tin、Myo Myint Nyein 和 Myint Aung(均为民盟成员)发出紧急呼吁。这些人据说自1995年11月中以来在 Insein 监狱残遭虐待(见上文)。据说他们身体不好，未得到起码的治疗。1996年3月21日，该国政府称，不必担心这些人会遭酷刑或虐待，因为缅甸法律严禁这类做法，而且狱方谨守有关法律和狱规。一直有合格的医生为犯人看病，如有必要，还会安排病人去医院接受必要的治疗。

338. 1996年1月23日，本特别报告员和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Myo Daw Win Mar Anyeint 舞蹈团的若干演员发出紧急呼吁。据说，这些演员在民盟领导人昂山苏姬家院中举行的独立节庆祝活动上跳完舞返回曼德勒市后被军事情报局第16处人员逮捕。据说该舞蹈团在表演时讥讽缅甸政局。据报 U Htwe(曼德勒东南镇民盟分会会长)、U Pa Pa Lay、U Lu Zaw、Myodaw Win Mar(女)、Ma Hnin Pa Pa(女)、U Tin Myint Hlaing、U Sein Hla 和 U Win Htai 于1996年1月7日被捕；Daw Myaing(女)和 Ma Yin Tin Swe(女)于1996年1月11日被捕；协助安排演出的民盟成员 U Myint Thein 和 U Aung Soe 于1996年1月12日被捕。1996年3月13日，政府答复说，当局并未逮捕 Myawdaw Win Mar、Ma Hnin Pa Pa、U Tin Myin Hlaing、U Sein Hla、U Wint Htai、Daw Myaing、Ma Yin Tin Swe 和 U Myint

Thein。 U Pa Pa Lay 和 U Lu Zaw 被控在 1996 年 1 月 4 日的演出中散播有损国家法律、秩序和安全的言论， U Htwe 和 U Aung Soe 被控支持和怂恿他们散播不良言论。他们在拘留或审判期间未遭任何虐待。

339. 1996 年 2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和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U Win Naing、 U Khin Maung、 U Thein Tun、 U Maung Maung Lay、 U Maung Ung Myient 和 U Htay Kywe 发出紧急呼吁。这些人是 Insein 镇民盟分会的会员，据说因写一首诗悼念 1991 年死于狱中的民盟成员 U Tin Maung Win 而于 1996 年 1 月 27 日在仰光被捕。1996 年 3 月 13 日，政府答复说， U Thein Tun、 U Win Naing 和 U Htay Kywe 被控卷入书写并传播有损国家法律、秩序和安全的言论。 U Khin Maun、 U Maung Maung Lay 和 U Maung Ohn Myint 并未被捕，也未遭拘留。缅甸当局谨守法律，严禁酷刑以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340. 据报当局自 1996 年 5 月 19 日以来逮捕了 90 多名民盟成员，以防其参加定于 1996 年 5 月 26 日至 29 日召开的一次民盟大会。1996 年 5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就此发出紧急呼吁。民盟发言人 U Win Htein 和 Aung Khin Sint 大夫据报与这些人一道被捕。据说他们是未经指控即遭拘留的，而且关押地点不明。

341. 1996 年 9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和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John Khaw Kim Thang(aka No Than Kap)发出紧急呼吁。此人曾任钦族民族阵线的主席，据说现被关在缅甸 Kalmyo 军营中。1996 年 11 月 28 日，政府答复说，此人因卷入叛乱活动而被印度军队拘留并在 Tamu 被移交给缅甸当局。他从未被关在 Kalemyo 军营，也从未受过虐待。

342. 1996 年 12 月 5 日，本特别报告员和缅甸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为 Zaw Win、 Tin Hla、 Kyaw Soe、 Thi Thi Aung 和 Than Than Su Win 发出紧急呼吁。这几个人是民盟青年团团团员，据报于 1996 年 12 月 3 日被捕并据说被关在军事情报局第 12 处所在地受审。

政府就以前各份报告所述的案件提供的材料

343. 1995 年 10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为民盟成员 Ye Htut 发出紧急呼吁(见 E/CN.4/1996/35/Add.1,第 474 段)。1995 年 12 月 18 日，政府致函特别报告员，称此

人被判有罪，罪名是歪曲和捏造缅甸形势，可能会引导外国误解该国的真相。他被判七年徒刑。但他在拘留期间未遭受酷刑或虐待。

344. 1995年11月24日，特别报告员为民盟青年团代表 Maung Aye、Toe Aung 和 Myo Zaw 发出紧急呼吁(见 E/CN.4/1996/35/Add.1,第475段)。1995年12月29日，政府答复特别报告员说，这几人并未遭受酷刑或虐待。

尼 泊 尔

345. 1996年4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他得知，在1996年2月2日至9日期间，在 Sinduplachowk 县 Kubhinde 地区，由于有一名警察在该地失踪，至少有44人(其中包括儿童)被捕。据说他们事实上是因为据说同情反对党人民联合阵线而被捕的。其中若干被捕者据说遭到毒打，如 Yam Maya Sapkota、Tadhika Sapkota、Taradevi apkota、Dula Prasad Sapkota 和 Subhadra Sapkota (女,13岁)。

346. 1996年9月24日，特别报告员再次致函该国政府，称在1996年2月至3月期间，在尼泊尔中西部 Rapti 地区警察整肃毛派分子的行动中，被捕者遭受酷刑或虐待。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以下各案：在 Libang 被捕的 Rolpa 县发展委员会主席 Jaggu Prasad Subedi；Rolpa 县 Gaam 村的 Imam Singh Rokha；在 Jhajharkot 县 Thaple 被捕的尼泊尔全国独立学生会 Jhajharkot 分会会长 Shivaprasad Sharma；被捕并在 Darma 警察局受审的 Damba Bahadur Rokayat；据报被 Tharmere 警察局拘留的 Ganga Ram Budhotoki；在 Jhajharkot 县第8区 Khalanga VDC 镇 Rimna 村被捕的 Bishnu Maya 及其6岁和8岁的女儿；在 Surkhet 县 Botechaur 村被捕的 Umakanta Sharma；在 Surkhet 县 Botechaur 村被捕的 Karna Bahadur Budhathoki；据说在 Salyan 县公署受刑的 Tilbir Budhathokiwas；在 Dang 县 Jhajharagoan 村被捕的 Samyukda Jana Morch 党地区委员会前成员 Phanindra Ghimere；Padam Oli；以及被关在 Tulsipur 监狱的 Jhim Bahadur Chand。酷刑包括抽打脚底和用擀面棍毒打大腿。

347. 1996年3月14日，在 Jhajharkot 县 Khalanga VDC 镇 Jhureli 村，据说约有35名警察搜查了 Arjun Bahadar Rana、Gothalo Rana、Nande Rana、Mote Rana 和 Bire Basnete 等人的家。这几位村民说并不知道涉嫌毛派分子的下落，结果据说遭警

察当众用棍棒和荨麻毒打。据说一位 13 岁的女孩 Shanti Ranan 也挨了打。据说警察后来烧了这些村民的房子。

尼日利亚

348. 1996 年 5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他得知，在 1995 年 3 月因涉嫌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定罪的 43 名犯人中，若干人遭受虐待，或未获起码的治疗。记者 George Mbah 患有精神病，1995 年 5 月被捕后因遭受虐待而昏死过去。自 1994 年以来被拘捕的若干 Ogoni 族人据说受到虐待，并缺医少药。Ogoni 人争取生存运动领导人 Ken Saro-Wiwa(已被处决)的一名同案犯 Baribor Bera 据说被剥光衣服后绑在柱子上，有人用马鞭抽打他，还强迫他吞下被打掉的牙齿。另一名 Ogoni 人 Clement Tunsima 自 1994 年 5 月以来未经指控被拘留，在拘留期间未获适当治疗，据说于 1995 年 8 月死亡。Benjamin Bere 以及其他一些人于 1994 年 6 月 3 日被捕，一连五周被关在 Ogoniland 地区 Bori 的一处军营中，在那里，据说每天遭棍棒毒打，而且每三天才吃一顿饭。Benjamin Bere 需要去医院治疗被打伤的背部和胸部。

349. 1995 年 5 月 6 日，Adoba Bamaiyi 因据称捏造的抢劫罪被捕，在拉各斯州 Apapa 市 Ajeromi 警察局，据说遭受酷刑和毒打，结果，不得不按审讯官的意思写了一份自白书。后来，他被转到 Ikeja 反抢劫队队部，在那里，一名警察据说对着他左脚连打数枪，他疼痛难忍，昏死了过去。第二天，据说他受到进一步折磨，两手反绑，脚被捆在两根柱子间的铁棒上，身体倒垂，并遭人用铁棍殴打。他于 5 月 15 日获释后在一军医院就医。

紧急呼吁

350. 自 1996 年 3 月底以来，在 Ogoniland 和 Port Harcourt，Ogoni 人争取生存运动的 17 名支持者被拘留，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他们去见于 1996 年 4 月 9 日和 10 日访问该地区的联合国调查团。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一道，为这些人发出紧急呼吁。经确证，这些人是：Tulee Gokana、Tonny Goddy、Kpoobari Deeker、Yaayaa Sigalo、Bariaalo Kpoora Barida Biee、Sunday Torbel、Joseph Deekor、Hawkin Poronen、Adolphus Gbarabe、Barinem Zighako、

Josephine Zighakol、 Tembari Mene Gbigha、 John Baaba、 Sunday Legbara 酋长、 Mercy Legbara 女工和 Bariture Legbara。据说其中一些人仍被关在 Afram 一军营中。此外，人权与人道主义组织执行主任 Anyakwee Nsirimovu 据报在警方于 1996 年 3 月 27 日在 Port Harcourt 搜查该组织总部时被捕。据说当局当时是在搜查文件，其中包括搜查关于 Ken Saro-Wiwa 受审情况的一份报告。Anyakwee Nsirimovu 下落不明。

351. 特别报告员还分别于 1996 年 6 月 17 日和 1996 年 12 月 3 日发出紧急呼吁，第一次呼吁涉及据报于 1996 年 6 月 5 日前往加纳参加一次环境会议时被捕的环境权利行动组织的主席兼公民自由组织南部分会主席 Nnimmo Bassey，第二次呼吁涉及据报于 1996 年 12 月 3 日在拉各斯被国家安全部门人员逮捕的全国民主联盟创始人 Olabiyi Durojaiye。

巴基斯坦

352. 1996 年 10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转交了一些案件，这些案件简述如下。

353. Shanaz，现年 13 岁，是拉合尔市的一名女仆，据说被东家的儿子强奸。有人威胁她说，如果她报案，就杀死她。女孩的父母去找东家说理，但东家据说捏造了 Shanaz 偷窃罪而提起诉讼，结果，Shanaz 于 1994 年 10 月被捕。她哥哥在拉合尔高级法院申请人身保护，后来在“模范城”一位副警长的家里找到了她。据说在拘留期间，她曾数次遭到副警长强奸。

354. Kaki 是一名信印度教的 15 岁女孩，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3 日在 Hyderabad 县 Giddu 的一座寺庙中遭两位军人绑架。初步医检证实，这位女孩被强奸。据称警察威胁女孩的父母，要他们撤消对这两位军人的指控。

355. 1995 年 5 月 1 日，据报税警到 Niaz Bibi 家搜查，找他的姐夫，后来逮捕了 Niaz Bibi。据说在税务局审讯处警察踢他，用棍子打他，逼他交钱。

356. Seema Zarin 是 Mohajir Quami 运动这一组织的工作人员，据报于 1995 年 8 月 31 日在 Nazimabad 被捕。他在卡拉奇民事犯罪调查机构受审期间，据说警察蒙上他的双眼，踢打他，要他交待在该组织中的活动情况。

357. Aslam Sabzwari 曾经是 Mohajir Quami 运动的顾问, 于 1995 年 7 月 6 日在 Nazimabad 被便衣警察逮捕, 据说在卡拉奇联邦特区 B 区特别调查科受审期间死亡。Sindh 省政府曾下令调查这一死亡案。

358. Shazia Bano 是 17 岁的孕妇, 据说, 1995 年 8 月 2 日, 在卡拉奇, 警察在她家当着她丈夫 Farooq da da(别名 Farooq Patni)的面强奸了她。据说一些警察搜了她的家, 并毒打 Farooq、其岳父 Abdul Samad、和两个内弟 Abdul Wahid(14 岁)和 Abdul Abid Abdul Sajid。(据说 Faoq 后来在机场附近的一次“冲突”中遭法外处决, 而家里的其他人仍在拘留中。)

359. 1995 年 8 月 16 日, 警察逮捕了 Mohajir Quami 运动(MQM)的一位工作人员 Tariq Hussain Rizvi, 据说该人被秘密关在卡拉奇犯罪调查署 Jamshed 区警察局。他后来被转送到监狱, 9 月 1 日死于狱中。据尸体解剖报告, 此人全身共有 26 处伤痕。

360. 1995 年 9 月 14 日, 在 Hyderabad, 据报便衣民警绑架了记者 Farhan Effendi, 并于第二天移交镇警察局。据说此人遭毒打。

361. Feroze Uddin 来自卡拉奇北部, 是 MQM 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 据说于 1995 年 9 月 19 日因被控殴打公务员而被捕并被警察拘留。后来, 警察和民警把他押送到反恐怖主义活动特别法庭。据说法官注意到他身上的许多伤痕, 命令取消警察拘留, 而改为司法拘留, 并予治疗。但据说这些命令未得到执行。9 月 28 或 29 日, 据说在与警察的一次“冲突”中, 他中弹身亡。

362. Sayeed Hassan 据报于 1995 年 12 月 12 日, 在新卡拉奇, 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被捕。据说, 在缓冲区警察局, 警察当着他弟弟的面打他。他死于第二天, 死时全身伤痕累累, 胡须被拔掉, 胡须被拔的地方有肿胀。

363. MQM 组织的工作人员 Shahid Dehalvi 据报于 1995 年 12 月 14 日被捕, 据说在新卡拉奇警察局受尽折磨。警察对他上电刑, 用利器在他全身到处乱划, 用烟和烧红的铁棒烫他, 还拔掉他的指甲和头发。据报他被带到 Hyderabad, 于 1995 年 12 月 22 日遭法处处决。

364. Ashiq Mugal 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名执行委员, 据报于 1996 年 2 月 9 日在 Azad Kashmir 地区 Muzafarabad 被拘留。据说他在警察局遭受酷

刑，例如被头朝下吊起来，还被塞到叫作“Shakanja”的容器里，据说身体扭得不成样子，后来，警察还用擀面杖打他的腿。他获释后住进了医院。

365. 民族 Awami 党全国理事会理事 Khoja Hassan Mehmood 据报于 1996 年 2 月 11 日在 Muzafarabad 悼念 Shaid Mohammad Maqbool 的一次集会上被拘留。在市警察局，据说约有 20 名警察踢他和用棍子打他。他被打昏，醒来后，发现已被关在 Danna Khaelli 警察局，带着手铐脚镣，身上一丝不挂。据说警察在他脖子上套了根绳子，把他放到一种叫作“Shakanja”的容器里，对他拳脚相加。在接连两天的审讯中，据说他被吊起来 40 多个小时，警察还威胁他，要他停止政治活动。

366. 据报，在同一次集会上，全国学生联合会 Muzafarabad 大学学生会会长 Mehmood Baig 也与 Khoja Hassan Mehmood 一道被捕。在市警察局，据说警察用布蒙住他的双眼，给他戴上脚镣，剥光他的衣服，然后抽了他 30 鞭。2 月 13 日，他被转到 Danna Khaelli 警察局，据说在那里，警察对他用刑，用棍子打他，还强迫他吞食粪便，并用树枝插入他的阴茎。

367. Amir Khoja 是 Muzafarabad 学位学院的学生，任全国学生联合会查谟和克什米尔分会的委员，据报于 1996 年 2 月 11 日参加 Muzafarabad 的一次集会时被捕，后来被带到“拷打室”，在那里，据说约有 40 名警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据说警察将涂上辣椒粉的棍子塞进他的肛门，并用棍子一直打到他不省人事为止。据说警察还用绳子将他吊在半空，然后松手，他摔在地上，结果头部严重受伤。

368. 卡拉奇市 Landhi 区 Laila Khan 的儿子 Salim 据报于 1996 年 4 月 6 日被捕，在新卡拉奇警察局受到折磨。据说警察狠命地拉开他的双腿，结果，他后来一直不能走路。

369. MQM 的工作人员 Rashid Ameen 据报于 1996 年 4 月 13 日被捕，被拘留在新卡拉奇警察局。据说在那里，警察对他用刑，用枪托和电钻打他。4 月 27 日，警察出示了他的尸体，说此人是在一次“冲突”中被杀的。据说尸首伤痕累累，且伤口很深，一条胳膊和一条腿被打断，鼻梁骨也被打断。

370. Abdus Saboor 据报于 1996 年 5 月 8 日被捕，罪名是有人用他的电话从事 MQM 的活动。在新卡拉奇警察局，据说他被头朝地吊起来受刑，被折磨得口吐鲜血。据说后来他被扔在他家附近的大街上，不久后死去。据说医检表明，他是被折磨死的。

371. MQM的工作人员 Nasir Bande Ali 和弟弟 Akbar Bande Ali 据报于 1996 年 5 月 12 日在家中被 Khawaja Ajmer Nagri 警察局的一名警察逮捕。据说他们被用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据报，1996 年 5 月 23 日，Nasir Bande Ali 被草率枪决。

紧急呼吁

372. 1996 年 3 月 5 日，本特别报告员与法处、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据报于 1996 年 2 月 29 日被捕的 Syed Ashraf Ali、Syed Naushad Ali、Syed Nusrat Ali 和 Mohammad Saleem 以及据报于 1996 年 2 月 27 日被捕的 Tanvir Adil Siddiqui、Ovais Siddiqui 和 Azizi Mustafa 发出紧急呼吁。卡拉奇民警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这些人，据说后来交给了警察。这些人被秘密囚禁。

转交政府的其他来文

373. 1996 年 6 月 16 日，本特别报告员与法处、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法官与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通知该国政府说，他们获悉，信德省高级法院卸任法官、巴基斯坦律师协会会员 Nizam Ahmed 及其儿子 Nadeen Ahmed 遭两位凶手谋杀。据报 Nizam Ahmed 生前曾收到匿名电话和信件，有人威胁他，要他撤回已提交卡拉奇信德省高级法官的某一案子，否则就杀掉他。虽然他在受到要挟后向当局报告了此事，但当局显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调查此事，或为他提供保护。此外，在本特别报告员 3 月份访问巴基斯坦时，Nizam Ahmed 曾与本特别报告员一起共进晚餐，据说后来受到调查局审问。当时在场的另外两个人 S.S Pirzada 和 Mohammed Akram Sheikh 也受到审问。Akram Sheikh 是律师，也曾有人不满他的活动，威胁要杀掉他。三名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调查 Nizam Ahmed 和 Nadeen Ahmed 受要挟和遭杀害案件，并调查 Akram Sheikh 受要挟一事，确保其人身安全。

巴拉圭

374. 1996 年 8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根据所收到的材料，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运动的成员 César Barrios(18 岁)1995 年 11 月 4 日坐车前往伊塔普亚省 Pirapey 镇参加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专题讲习班，途中遭士兵逮捕。据说一到 Ciudad

del Este 第三骑兵司令部，士兵们就用一块沾满福尔马林溶液的布蒙住他的脸，他昏昏沉沉，倒在地上，士兵一拥而上踢打他，还威胁要强暴他。后来据说他们把他绑到椅子上，拿刀威胁他，要他交待该国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运动的情况。据说他们后来再次对他用了福尔马林，而且整夜不让他睡觉。1995年期间，据说还有3位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被捕，他们是：Venancio Vera(15岁)、Pablo Osorio(15岁)和Sebastián Coronel。据说这几个人在San Joaquín被当地的警察局局长逮捕，后来警察局局长把他们交给Oviedo招兵和动员所，在那里，据说他们一连四天遭到殴打和骚扰。

秘 鲁

375. 1996年9月1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收到了关于下列案件的材料。

376. 乌卡亚利省 Padre Abad 州 Santa Anita 镇 La Aguaytia 村村民 Gilbert Sánchez Minaya 1994年5月29日与其他人一道被秘鲁海军逮捕。他被带到 La Aguaytia 海军基地后，据说被用电刑，并多次遭到殴打。

377. Pucallpa 居民 Irma Villaverde Ríos(19岁)和同伴 Guillermo Romero Cierto 1994年6月2日过 Huipoca 海军哨卡时被秘鲁海军逮捕。后来他们被带到 Huipoca 基地和 La Aguaytia(乌卡亚利省)的基地，在那里，Irma Villaverde 据说遭到毒打，被用电刑，并遭强奸。Guillermo Romero Cierto 据说也遭殴打，并受了电刑。

378. 1995年1月16日，学生 Jesús Vladimir Osorio Anaya 在全国反恐怖主义署 Delta 第一组搜查 Avenida 大学时被捕。他被带到该署办公室，据说被秘密关在那里。家人收到了他写的便条，便条上说，他遭受了酷刑。2月8日，其家人在轮值刑事法庭提起人身保护诉讼，该法庭下令法医对他进行体检，体检结果据说证明，他显然受了伤。而在他被带到该署办公室的第二天，法医体检报告却称，他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379. David Paullo Morveli 于1995年3月6日在胡宁省 Jauja 被捕，士兵们把他带到当地的军事基地，据说他在那里遭到虐待。他是胡宁省 Satipo 州 Cubantia 镇农

民代表，据说曾数次被捕，例如 1995 年 2 月 3 日，据说士兵逮捕他，把他带到河边，想淹死他，后来又把他绑到树上殴打。据说与此同时几个士兵强奸了他的太太。据说 David Paullo Morveli 全家几个月后离开了该国。

380. 1995 年 4 月 19 日，在乌卡亚利省 Sarayacu 区 San Lorenzo 行政地区 Contamana，驻该地的秘鲁海军人员逮捕了应召前去开会的 Tomás Flores Huanio 和其他一些人。据说此人在拘留期间遭受折磨，身体极为虚弱。后来，他为此向 Pucallpa 轮值州检察院提出申诉。

381. 1995 年 9 月 22 日，利马市 Santa Felicia 警察局逮捕了 José Eugenio Chamaya Rumacharis。据说警察打他，还把他按到水里。几小时后，他死于心肌梗塞。据说利马市第四刑事检察院正审理据悉应对此事负责的一名警察中尉及其一名下属。

382. 拉利伯塔德省 Conchamarca 农民巡逻队副队长 Justo Otiniano Quiñones 于 1996 年 3 月 30 日被 Retamas 基地的军人逮捕。据说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毒打。据说士兵把他的手脚捆起来，扔到一个水坑里，然后冲过去继续打他。

383. Juan Gutiérrez Silva 因被控朝一士兵的女朋友开枪而于 1996 年 7 月 6 日被此名士兵逮捕，后被带到圣马丁省 Tocache 州国家警察总署，据说在那里遭到殴打。体检报告据说表明，他身上有多处刀伤，颅骨和腹部受伤。

384. 特别报告员于 1995 年 7 月 10 日向该国政府第一次转交了 Justiniano Hurtado Torres 案件，1996 年 9 月 16 日，他再次转交此案。此人于 1994 年 11 月 27 日在瓦努科省 San Pedro de Chío 村被海军人员逮捕，据说被捕后遭受折磨。据说后来他被交给 La Aguaytía 国家警察。12 月 11 日，他昏迷不醒，被送到卫生所，几小时后死去。政府答复说，Hurtado 先生被关在国家警察局期间获得适当待遇，其死亡纯属自然死亡。后来从非政府渠道得到的与此案有关的消息表明，Padre Abad 州检察官决定结束对 La Aguaytía 海军基地指挥官和一名国家警察的严重杀人罪刑事指控。1996 年 2 月 14 日，乌卡亚利州高级公共检察官下令正式结束此项指控。非政府人士认为，由于此项决定，有关罪行未受惩罚，因此，此项决定是有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请政府说明为什么认为死亡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并请提供法医报告。

政府就前些年转交的案件所提供的材料

385. 1995年7月，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 Jhoel Huamán García 案件。此人在 Pasco 警察拘留期间死亡。政府答复说，已对肇事者采取惩戒措施。1996年5月15日，政府提供了进一步材料，称已正式签发拘留证，将与此案有关的几名国家警察关在 Cerro de Pasco 监狱。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386. 美国公民 Lori Berenson 因被控参与恐怖主义行为而于 1995年11月30日被警察逮捕。1996年1月3日，本特别报告员与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此人发出紧急呼吁。

387. 1996年3月5日，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这次的呼吁涉及 1996年2月28日在利马市被反恐怖主义署人员逮捕的社会工作人员 Magna de la Cruz Vásquez。1996年8月29日，政府报告说，已撤销对此人的各项指控。

菲律宾

388. 1996年6月4日，该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于 1995年9月18日转交的若干案件(见 E/CN.4/35/Add.1,第 559-60 段和第 562 段)作了答复。现将政府的答复简述如下。

389. 据说 Ruben Palmones 于 1994年8月10日遭菲律宾军人毒打。政府答复说，所指称的受害者说，由于他并不知道这些军人的身份，而且他们把他带到军营只是为了履行任务，因此，他无意起诉这些士兵。鉴于他本人不想上告，并鉴于士兵在事件发生时实际上只是履行任务而已，所以，没有理由对这些士兵提出行政或刑事指控。由于缺乏证据，此案已了结。

390. 据称 Renante Gamara、Pedro Baba Jr、Bonifacio Ilagan、Bernardo Aragoza 和 Ana pagcaliwagan 于 1994年8月26日在一系列关押点遭到菲律宾国家警察署 Corillera 地区警察局人员虐待，关于这些案件，参与逮捕这些人的警察矢口否认曾折磨或虐待过这些人。有证据表明，被拘留者并未遭受折磨或虐待，医检表明，

这些人身心健全，身上没有任何曾遭虐待或受伤的痕迹。省检察官以警察未能遵循“事出有因和合理怀疑”的法律准则为由，驳回了对所指称的受害者的刑事指控。

391. Jerry Buttial 据说于 1995 年 3 月 31 日被捕，被捕后受到折磨。他被控杀害一名警察。马尼拉地区审判庭正审理此案。在拘留调查期间，有关方面向他适当讲解了宪法权利。他自愿保持沉默。其家属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曾探视过他。应他本人的要求，对他作了体检。新闻界也曾采访过他。他从未遭受折磨或任何形式的骚扰。

波 兰

392. 1996 年 6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所收到的消息表明，据报 Maciej Czarnocki 于 1995 年 9 月 30 日在华沙市中心遭到警察殴打。1996 年 9 月 9 日，政府答复说，两名警察看到 Maciej Czarnocki 在大街正中央摇摇晃晃，形迹可疑，但却拒绝出示身份证。警察要他上警车，他倒在地上，大叫“救命”。在车上，他头撞车窗，并在后座上四处乱踢。第二天，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发现手上、胸部和大腿部多处受伤。1995 年 10 月 5 日，Maciej Czarnocki 以警察虐待和偷他的东西为名提起诉讼。Śródmieście 区检察署进行了调查，于 1996 年 2 月 1 日决定，由于这些情况并不构成犯罪，因此，停止处理该诉讼案。鉴于与警察无关的一个上级机构已作出这项决定，应该认为对警察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393. 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德国公民 Olaf Nehring 案件。1995 年 11 月 25 日，在波兰与德国边境附近，据报 4 名警察将这位德国人拉出车外，对他拳打脚踢。在 Zary 警察局，他戴着手铐，据说警察踢他，把他扔下一排台阶，然后从台阶上拖上来，而且，一连两天，不给他吃喝。他被控袭击警察。医检表明，他胸部、左前臂和手腕多处青肿，左手腕和右手食指和双膝擦伤，腹部也受了伤。政府答复说，Olaf Nehring 驾车超速，警察勒令他停车。他停车后不仅拒绝出示证件，反而把一名警察从车旁推开，还用拳头打警察的脸。警察采取了直接强迫措施，使用了擒拿术，并给他戴上了手铐。在带到警察拘留室之前，曾对 Olaf Nehring 作了体检，但医生并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葡萄牙

394. 1996年6月10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称他得知以下两宗案件的情况。政府于1996年9月17日回信就这两宗案件作了答复。

395. 据报 Joaquim Teixeira 于1995年6月19日在 Vila Real 市一俱乐部外面与公安警察发生了争执。他后来被捕，被带到当地警察局，在那里，据称警察对他拳打脚踢，还用警棍打他。据报医检表明，他头部三处受伤，后来被缝了起来。此外，背部、胸部、双膝和脸部也受了伤。政府报告说，在 Teixeira 先生提出申诉后，已指控一名公安警察犯有人身伤害罪。

396. 律师 Duarte Teives 据报因一个停车位与公安警察发生争执。据说警察不停踢打他，打断了他的一条腿。政府报告说，此一诉讼案正在审理之中。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所列的案件提供的材料

397. 1996年10月16日，政府回信，提供了这些案件的情况。其提供的情况如下。

398. Carlos Robelo 于1993年3月3日在里斯本被捕，据说遭到法警毒打。政府报告说，并未就此案提起诉讼。政府还报告说，据法警的一份报告，Robelo 先生当时曾想逃跑，所以，警察不得不用力把他塞进警车。Robelo 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伤的。但骨折与警察的行动无关。

399. 据说 Orlando Correia 于1992年9月9日在 Guarda 监狱遭法警袭击。政府称，受理这一诉讼的法庭因 Correia 先生所述事实缺乏旁证，决定暂停审理此案。负责惩戒程序的机构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

大韩民国

400. 据报，1995年4月，国家安全和企划署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了63岁的 Park Chang-hee。1996年1月24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这一案件。在19天审讯期间，据说审讯人员不准他睡觉，用书打他，并给他灌酒。据说，他因不堪虐待，最后在承认自己是北朝鲜工人党党员的“自首书”上签了字。他在检方

审问时曾想撤回自首书，但据说被打，还受到威胁。1996年4月29日，政府答复说，Park Chang-hee 提起诉讼，称遭受折磨和虐待。检察官正在调查此案。

401. 特别报告员还提交了 Park Young-saeng 案件。此人是全国街道小贩协会会员，据报于1995年8月26日与12名其他的街道小贩一道被捕。在 Song-dong 警察局，据说警察动手打这些小贩。据说 Park Young-saeng 手脚被反绑在横架在两张桌子中间的一根棍子上(即所谓“烧烤式”)，遭到各种各样的折磨。他要求送他去医院，但据说警察不但不理他，反而掐他的脖子，并打他的腹部。据说有人将沾满汽油的毛巾塞到他的嘴里，并用胶条封上他的嘴巴。政府答复说，Park Young-saeng 威胁调查人员，并动手打了他们。他还踢桌上玻璃台板。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被打。没有人剥去他的衣服，事实上，是他主动脱掉了衣服。在拘留期间，他开始绝食，并往门上的铁条上乱撞，所以，不得不给他戴上手铐，用绳子绑起来，把他关到禁闭室。但他还是不停叫喊，使其他犯人无法安睡，不得已，只好在他的嘴里塞上毛巾，但10分钟后，即拿出了毛巾。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受到折磨。他在警察局并未提出任何此类指控，而在地方法院审判时才说受到折磨。

402. 1996年9月24日，特别报告员再度致函政府，称根据收到的报告，在1996年8月10日至22日期间，警察对在延世大学校园内抗议示威、要求朝鲜半岛统一的来自若干大学的学生采取行动，行动期间，逮捕了很多人，并大打出手，受害者有 Yi Seung-joon、Myoung Ho 和 Yi-Jae Hyun 等。据报道还有一些人因警察过度使用催泪弹和持警棍乱打而受伤，有些人被石头和催泪弹击中，如 Kim Hyun-ki、Tak Soo-Keun、Oh Seung-joon、Jung In-sun、Kim Jae-hong 和 Yoo Jung-hyup。

403. 8月20日，约有5,000名特种部队士兵据说冲进延世大学主楼。共有1,800名学生躲在里面，许多人据说被拖出大楼，警察用拳头和警棍打他们，还强迫一些学生从玻璃碎片和弹片上爬过去。在警察镇压期间，若干女学生据说遭性骚扰。据说十来个警察围住 Yang Han-seung 乱打，打得他伤痕累累，后来缝了21针。据说一名警察踢 Cho Hyoung-kyu 的脸，踢掉了他好几颗牙齿。Oh Oon-shik 据说被一颗催泪弹击中，角膜受损，后来不得不作了手术。

404. 在警察冲进主楼时，科学楼的大约2,500名学生开始从延世大学的西门撤退。在大门附近的居民区，甚至在一些居民楼里，据说许多学生遭警察踢打，或遭警棍毒打。据说 Park No-chil 脸部被猛打，结果，8颗牙齿脱落，嘴上有一条很深的

伤口，后来被送到医院。Kim Kang-shik 据说头部遭棍棒毒打，后来被送到医院，缝了10针。Cho Yoon-joo 据说在躲闪时跌倒在地，而警察追过去踢打，还用警棍和盾牌打她。据说她在警车里又挨了打。据报若干学生还在被捕后遭到虐待，如 Kim Man-soo、Jung Jae-hoon 和 Hong Sae-hee。

罗马尼亚

405. 1996年8月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罗马尼亚政府，转交了下述个案。

406. 据说 Ioan Epure 因涉嫌犯有谋杀罪而于1993年3月在 Pascani 被捕。在调查期间，据说警察剥光了他的衣服，用铁棒和塑料棍打他，还在他的胸部放上一块木板，用铁锤猛敲。Iasi 军事检察署决定不检控有关警察，但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署于1994年4月重审了此项决定，决定进行进一步调查。

407. 1993年4月，Liviu-Petrişor Oprea 被带到 Câmpina 警察局。他父亲去找他，据说看到他躺在地上，头部和颈背受伤。后来他被送到医院。医院诊断说，他颅骨和大脑受伤。据说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署决定下令检控有关警察，罪名是滥用职权。据说布加勒斯特军事法院正在审理此案。

408. 据说 Robert Radu(18岁)因强奸未遂罪于1995年1月10日在 Constanta 被捕。据说此位青年在市警察局挨了打，身上有多处青肿和伤口，还有一处骨折，后来被送到医院就医。据说已着手调查此案。

409. 据报，Ilie Cojoc 于1995年1月14日被捕，警方未作任何解释，就把他带到 Suceava 省警察局。在那里，在4天拘留期间，他遭到毒打。据说医检表明他全身多处受伤，并得了肾炎。据说4名警察被控犯有非法逮捕和调查罪。

410. 据说，1995年1月23日，3名警察去找 Kiss Istvan，护送他去 Satu-Mare 法院出庭作证。两小时后，据说他躺在警察局附近的大街上，奄奄一息。据说他被匆忙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不治而亡。

411. Viorel Constantin 的儿子(14岁)因为身上没有身份证，遭到警察虐待。几天后，Viorel Constantin 要求警方解释此事，但据说结果却遭到警察和两名治安人员毒打。据称这一事件发生在1995年4月2日，地点是 Tândărei(布加勒斯特以东125

公里处)的一家酒吧外面。Slobozia 法医检验室第二天的检验报告表明,他胸部和背部有多处挫伤,锁骨断裂,左耳膜震破。

412. 据报, Gabriel Mitu(16岁)因涉嫌偷窃于1995年7月3日被捕,被带到 Suditi(Ialomita)警察局。他的岳父 Alfred Panã前去询问被捕原因,也被捕并挨了打。尤其是, 警察局局长和一名助手据说抓住 Panã先生的头部往墙上撞。据报 Gabriel Mitu 和 Alfred Panã于第二天获释。Alfred Panã据说抱怨头痛和肚子疼,据说于1996年4月6日死亡。布加勒斯特军事检察署据说已着手调查此案。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所述案件提供的材料

413. 1996年1月8日,罗马尼亚政府就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和1994年提交的下述案件提供了进一步的材料。

414. 据报 Viorel Baciú 于1988年在 Suceava 警察局受刑,逼他交待所控罪行。罗马尼亚政府称,1994年, Bacau 军事检察官检控了两名警察。

415. Mihai Poteras 据报于1993年在 Pascani 警察局挨打。罗马尼亚政府称, Iasi 军事法庭裁定两名警察犯有非法调查罪,并分别判处一年和两年徒刑。

416. Gheorghe 和 Dorin Anghel 据报于1994年8月3日在 Sugag 遭警察殴打。据罗马尼亚政府提供的材料,军事检察官决定不检控有关警察。

俄罗斯联邦

417. 1996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俄罗斯政府,称继续收到有关在车臣共和国军事行动期间有人据称遭受酷刑或虐待的材料。现将来自车臣共和国的指控以及向俄罗斯政府转交的其他两个案件简述如下。

418. 1995年1月14日,头戴面具的士兵据说在 Chervlenaya 逮捕了车站民警队高级教官 Magomed Butsaev 和若干村民(如 Ruslan Serbev、Salman Tselikov、Katash、Yahya Beisultanov、Wahid Magomadov、Aslan Ginaev、Subyar Daudov、Ali Chadyev(Chervlenaya 军政官)、Ramzan Tolsultanov、Beslan Tolsultanov、Khalazhi Gabarov 和 Pasha),并在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殴打他们。1月15和16日,据说士兵威胁要杀死这些被拘留者,把他们双手反绑,要他们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只要动一动，就会挨打。若干被拘留者后来被带到 Mozdok(“渗透”)营，并再次受到殴打。据说在受审期间，戴着面具的审讯官用电触 Magomed Butsaev。该人后来于 1 月 24 日获释。这些被拘留者据说身上有伤，有些人(如 Magomed Butsaev 和 Yahya Beisultanov)据说肋骨被打断。Magomed Butsaev 后来离开 Chervlenaya 到达吉斯坦求医。

419. 住在格罗兹尼的英古什人 Salimhan Sultanovich Temurziev 据报于 1995 年 1 月 9 日被俄罗斯士兵拘留。在设于一家罐头厂的指挥部中，据说军人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殴打他，用刀子刺他，并用烟头烫他。后来他被带到 Mozdok “渗透”营，据说在那里，审讯人员对他拳打脚踢，并用木棒打他，要他承认参加了叛乱活动。

420. 住在格罗兹尼的英古什人 Magomed-Rashid Akhmetovich Pliev 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17 日被拘留。在 Mozdok “渗透”营，据说有人拿棍子和枪托打他，还对他用电刑，逼他承认是车臣武装叛乱份子。他于 1 月 24 日获释，后来搬到 Ingushetia 居住。

421. 为躲战祸从格罗兹尼逃到 Assinovskaya 的 Wahid Mikhailovich Tsomaev 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18 日在 Assinovskaya 被拘留。他被带到 Mozdok，在那里，据说有人打他，用手铐把他吊起来，并对他反复用了电刑。1 月 26 日，直升飞机将他带到达吉斯坦的 Khasavyurt，据说被用来交换俄罗斯战俘。

422. Shahid Isidovich Batashev 据说于 1995 年 1 月 29 日在 Assinovskaya 附近的一个关卡被拘留，据说有人蒙住他的眼睛和反绑他的手，然后殴打他，后来，他被带到 Sleptsovskaya 机场，据说在那里几名军官用棍子打断了他的鼻梁骨，并用枪托打破了他的下巴。后来，直升飞机将他送到 Mozdok，据说在那里再次被打。他于 4 天后获释。除了鼻梁和下巴被打破外，据说还有三根肋骨被打断，肝和肾也受了伤。

423. 1995 年 1 月，在 Assinovskaya，4 名戴着面具的士兵冲进 Olga Sokulova 的家，并据说强奸了她。

424. Assinovskaya 的一名村民 Isani Hanoev 据说与父亲以及两名其他的村民一道于 1995 年 3 月 25 日被拘留。据说这 4 人双眼被蒙上后遭殴打，后来，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在那里，Isani Hanoev 受到折磨，被用了电刑。3 月 29 日，直升飞机将他们运到 Mozdok。在飞行途中和到机场时，据说有人用枪托打他们，并踢他们。Isani Hanoev 在签署了“免告”书后于 4 月 6 日获释。

425. 1995年4月8日,在 Samashki, Ruman Suleimanov 和他 16 岁的弟弟 Adlan Suleimanov 据说在家里遭士兵殴打。Ruman 与其他大约 80 名被拘留者一道后来被押送到 Sunzha 山区的一个军事基地,据说一路上不断挨打。Ruman 在 Saptsovskaya 受审,后来获释。获释后,据说因遭毒打而去医院就医,医治被打断的三根肋骨和大腿骨折。

426. 1995年4月7日, Makhmudemin Denisultaevich Iziev 据报在 Samashki 和 Sernovodsk 之间一个内政部关卡被拘留,士兵蒙上他的眼睛,并给他带上手铐,推他以及若干其他被拘留者一道上车,去 Assinovskaya 附近的一个地点。在那里,据说有人不断打他,尤其是打他的肾部和胸部。据说审讯人员还对他用了电刑,例如用电触他的嘴。据说他几次昏过去。他鼻子也被烫伤。他于4月10日被直升飞机运到 Mozdok, 据说再次挨打,后来于4月18日获释。

427. 1994年11月4日,在 Sikhalin 地区 Uglegorsk, Dmitry Valeryevich Kalitsinsky、V.N. Uyupin 和 K.E. Shekhovtsov 据说因涉嫌前一天晚上偷窃财物而被警察逮捕。Uyupin 和 Shekhovtsov 被推上车,带到周围的山里,据说,在那里,审讯人员用电棍打他们,逼他们承认偷了东西。后来, Shekhovtsov 据说被带到墓地,有人用枪对着他,要他自挖坟坑,不得已,他承认去店里偷了东西。Kalitsinsky 被带到 Uglegorsk 警察局,在那里,据说他遭到殴打,有人用椅子砸他的头,逼他承认偷窃财物。后来,据说这三名被拘留者都遭到警察殴打。Kalitsinsky 据说被人用铁链栓在暖气管上后,遭到踢打,人被震伤,肋骨也受了伤。11月7日,据说 Kalitsinsky 告诉区检察官说警察虐待他,但有关方面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于1994年12月2日获释,但于3天后再次被捕,据说被捕原因是他告诉家人和村民说曾受到虐待。他于1995年7月控告据称虐待他的警察,但迫于监狱管理人员的压力,后来撤回了诉讼。据说尽管 Kalitsinsky 和 Shekhovtsov 已撤回据称屈打成招的供词,这三个人仍被判了刑。1996年3月6日, Kalitsinsky 被判六年徒刑。

428. 住在莫斯科的车臣人 Sultan Kurbanov 据说于1996年1月16日在莫斯科的公寓里被两名警察拘留。警察告诉他和他的家人说,他将被带到位于 Ulitsa Petrovka 大街 38 号的警察总局,但事实上却被带到 Kuntsova 地区的一家仓库。到那里后,10 来个人从停在一旁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冲下来,据说用棍棒毒打他。一位当地人看到他负伤倒在大街上,就带他去最近的警察局,但警察据说拒绝帮忙。后来,

一位亲属带他去莫斯科市第一医院，据说在那里听到护士们悄悄说，主治大夫下令不得治疗车臣人。据说，这位亲属后来告诉医院的人说，Sultan Kurbanov 是奥塞梯人，这样，他才得到治疗，缝上了脸部和头部的伤口。

紧急呼吁

429. 1995年3月20日，本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负责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一道，就车臣共和国的情况发出紧急呼吁。由于 Sernovodsk 地区的军事行动，据说有许多人被杀，有些人被蓄意杀死，还有许多受伤的人陷在该地。当局不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前往该地。Sernovodsk 和 Samashki 镇上的 16 至 55 周岁的男子据说被运到“渗透”营。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中所述的案件提供的材料

430. 1996年2月29日，政府回信，就本特别报告员在1995年9月18日的信中转交的各项指控(见 E/CN.4/1996/35 第 140 段和 E/CN.4/1996/35/Add.1 第 568 段至 573 段)作了答复。关于车臣共和国的情况，政府称，为恢复战区的法律秩序，采取了一些措施，依法拘留了一些人，以查验他们的身份，看他们是否参与犯下严重罪行。从设置临时“渗透”点起，到 1995 年 12 月 13 日为止，这些地方总共关过 1,416 人，其中 222 人被用来交换 Dudaev 手下的人。查验身份后，70% 的被拘留者获释，而涉嫌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则被送到 Stavropol 和 Pyatigorsk 的拘留点。许多被拘留者来自武装冲突地区，所以身上受了伤。他们已获得必要的治疗。跨区检察署一直监督拘留的合法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代表、国家杜马的代表、车臣共和国领导人以及新闻界和人权机构的代表有系统地视察了各拘留点。他们与被拘留者私下谈过话。没有发生侵犯人权或违背法律的情况，也没有人投诉或宣称被拘留者遭受虐待。

431. 关于特别报告员转交的车臣共和国境内的个案，政府指出，Chingizkhan Uveysovich Amirkhanov 于 1995 年 1 月 11 日至 16 日被关在 Mozdok，Magomed Maksharipovich Meyriyev 1995 年 1 月 12 日至 2 月 15 日被关在 Mozdok，后来被分别转送到 Pyatigorsk 和 Stavropol 的候审拘留所。英古什共和国检察署针对这两人和 Azamat Paragulov 的违法行为对他们提起了刑事诉讼。调查当局并未发现有人曾对

这些人施暴的证据。此案已转交给高加索跨区检察署处理，以便由合格人员调查此案。俄罗斯联邦总检察署负责监督此案的调查工作。

432. Andrei Vyacheslavovich Altukhov 据说于 1993 年 9 月 2 日在 Orel 州被警察打得半死，关于此案，政府答复说，Orel 州 Zheleznodorzhny 区人民法院于 1994 年 3 月宣判此人犯有偷窃罪，判了他五年徒刑。Orel 州法院后来维持原判。该人称在调查期间警察违背法律，对他采用非法手段。经查核，这类指控毫无根据。

433. 政府还在 1996 年 6 月 19 日的回信中就特别报告员在 1995 年 12 月 12 日的信中转交的 Arutyunyan Artyom 和 Karapetyan Karen 案件(见 E/CN.4/1996/35/Add.1, 第 574 段)作了答复。据称这两人在 1995 年 11 月莫斯科中央犯罪管制署遭到虐待。政府称，A.G. Arutyunyan 和 Karapetyan 于 1995 年 11 月 19 日因涉嫌某一绑架案而被隶属内政总署的该州有组织犯罪管制处第八科的人员逮捕。后来他们在绑架案调查工作结束前获释。他们称，第八科的人员殴打他们，胁迫他们作证。在市检察院调查后，根据《俄罗斯刑法》第 2 节第 171 条(僭越官方职权)对有关人员提起了刑事诉讼。莫斯科 Koptevskaya 跨区检察院正对此案进行初步调查。

沙特阿拉伯

434. 特别报告员为了被判鞭刑者两次发出紧急呼吁。第一份呼吁是 1996 年 4 月 11 日发出的，涉及因攻击教师而于 1996 年 3 月 25 日被 Taif 伊斯兰法庭判刑的两名中学生。Nasir Al-Shibani 被判处 3 个月的徒刑，并被判打 210 鞭，其中 70 鞭当着教师和同学的面执行。Muhammad Majed al Shibani 被判两个月的徒刑和 150 鞭，其中 75 鞭要当着学生和教师的面执行。第二份呼吁是 1996 年 8 月 1 日发出的，涉及关在 Abha 地区 Alma 监狱的埃及公民 Emad Abd el-Raouf Mohamed Said。据说此人因犯盗窃罪而于 1996 年 5 月被判 120 鞭和 5 个月徒刑。据说他已被打了 80 鞭，剩下的鞭数将于 1996 年 8 月 5 日前后补齐。

435. 1996 年 11 月 20 日，政府就这两份呼吁作了答复。政府还于 1996 年 2 月 23 日就特别报告员 1995 年发出的与鞭刑有关的三份紧急呼吁(见 E/CN.4/1996/35/Add.1 第 587-589 段)作了答复。政府答复说，特别报告员将伊斯兰国家教法法院作出的法律裁决视为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政府

对此表示极为遗憾。特别报告员还敦促政府不对那些罪犯执行鞭刑，对此，政府就不光是遗憾，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愤慨了。政府认为，伊斯兰教法是安全、公正和正义的真正源泉，而鞭刑是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一种刑法。伊斯兰教法至高无上，不容任何人置疑。这是真主的法律，适用于芸芸众生。只有真主才能辨识利弊。如教法法院作出裁决，政府的作用是执行裁决，而不能干预，不能稍加增减，因为每个人都深信，根据伊斯兰司法制度并通过公正审判后作出的裁决一定是公正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都规定酷刑“(不包括)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因此，根据酷刑的定义，鞭刑并不是酷刑。鞭刑是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一种惩罚，伊斯兰教实行这一惩罚的目的是，保障安全与稳定，确立标准和道德。

436. 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3月6日为 Muhammad Samir Said Aljabari 发出紧急呼吁。此人60岁，约旦公民，沙特阿拉伯总会计署公务员，据报于1995年7月或8月在利雅得被捕，被秘密囚禁在 Taif，并据说在该处遭受酷刑。1996年5月6日，政府答复说，有关方面正调查此人，并将向法庭公布调查结果。此人可以和住在约旦的家人联络，并未遭受任何酷刑。

437. 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4月9日为 Abdul Rahim Turan Gari Bai 博士发出紧急呼吁。此人据报于1995年初在 Jeddah 因涉嫌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据说他在被捕后，并未受到任何指控，也未能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而且，还遭受酷刑。1996年11月20日，政府答复说，在调查期间，此人享有被告的各种法定保障，并未遭受任何压力、胁迫或酷刑。

438. 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7月22日为 Abdullah Abbas al-Ahmad、Kamil Abbas al-Ahmad、Muhammad Ibrahim al-Ibrahim、Nasser 'Ali Rahim 和 Ali Hassan al-Dawood 发出紧急呼吁。据说这些人因涉嫌是政治和宗教反对派人士，而与另外几十个人一道，于1996年7月上旬，在 al-Qatif、Sayhat、Turaif、al-Jarudy 和 al-Awamiya，被情报总署人员逮捕。据说他们被秘密地关在 Damman 情报总署大楼里。

塞内加尔

439.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10 月 10 日写信通知塞内加尔政府，他收到关于下述案件的情报。

440. Marène Ndiaye，1994 年 9 月因窝藏罪被捕，被带到达喀尔警察局，据称，在当天被释放之前曾遭受酷刑。次日，她到警察局申诉。她再次被捕并被带到海边，据称，在那里，几名治安警察轮奸了她。随后，他们在她的阴部倾倒了一些易燃液体。据说，1994 年 9 月她提出申诉。据说，1995 年 7 月，一名警察局长和 4 名警察被捕。

441. Youba Badji 据称是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的一名负责人，1995 年 1 月 24 日在他居住的 Niaguis 区 Aniack 村被军方逮捕，为逼取口供，他们对他施加了酷刑。据称，他们特别往他身上浇溶化的塑料。据称，随后他被吊死，一些士兵将他的尸体掩埋。

442. Bakary Diédhiou 1995 年 2 月 19 日在 Niaguis 附近的 Bouloum 被军方逮捕，他们对他施加了酷刑。据称，他们在他身上浇熔化的塑料，造成二度和三度烧伤。他因遭受酷刑死亡。

443. Anice Sambou 1995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夜里在 Niaguis 被捕。据称，当局怀疑他和武装分裂分子勾结。他被用枪托殴打，因而在到监狱之前死亡。据某些消息来源说，他是在 Anaguis 军营中被割喉杀死的。

444. 根据所收到情报，很多酷刑事件和卡萨芒斯的形势有直接关系。因此，据称，1995 年 4 月，在该地区大逮捕之后，多数被捕者在被拘留的头几天中都曾遭受酷刑。这些事件都是在 Nema 区的 Ziguinchor 宪兵总部发生的。据称，被拘留者都受到殴打和折磨，目的是获取口供，或关于所想象的他们与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关系的情况。据称，Goudoump 市长 Demba Ndiaye 也曾遭受酷刑。他被着重殴打鼻子和耳朵，但看来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关于过去转达案件的后续行动

445. 1994 年 3 月 3 日，特别报告员就 2 月 17 日在达喀尔被捕、两天后在总医院死亡的 Lamine Samb 的案件向塞内加尔政府发出紧急呼吁。1994 年 7 月 8 日，塞

内加尔政府答复说，Lamine Samb 是因为呕吐和头晕被送进医院，尸体解剖表明，他死于心脏病，否定了他受到虐待的指责。然而，一些方面最近提供的消息肯定，Lamine Samb 在被拘留期间曾挨饿并遭受酷刑。特别是，据说，他曾被头朝下吊起来。他的尸体解剖结果没有公布。

斯洛伐克共和国

446.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6 月 10 日写信通知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他收到关于卢布米尔·波拉克一案的情报，据报告，1995 年 9 月 6 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他在拍摄学生示威的照片时，几名警官向他走去。在 Gundulioeva 大街派出所，据说他受到虐待，包括用空手道砍脖子、揪耳朵、脚踢，其中一下踢在腹股沟上，还把呼吸测醉器强行塞入他的嘴中。1996 年 10 月 3 日，斯洛伐克政府答复说，卢布米尔·波拉克在拒绝出示身份证之后被警察带到派出所。由于他的蛮横态度，他被带上手铐并对他使用了自卫擒拿法。布拉迪斯拉发警察部队稽查处和地区检察官办事处进行调查之后将此事备案。斯洛伐克政府的答复附有一份对卢布米尔·波拉克进行检查的心理医生的报告，诊断为严重紧张性精神障碍。

西班牙

447.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7 月 11 日写信通知西班牙政府，他收到关于下述案件的报告。西班牙政府在 1996 年 9 月 26 日的信中作出答复。

448. Manuel Enrico Carvalho，葡萄牙籍莫桑比克人，在西班牙合法居住，据报告，1994 年 11 月 8 日在街上正常行路时被国家警察逮捕。据说，在被搜查时，他遭到脚踢，头被多次往墙上撞。据报告，几小时后，他头部、下巴和腿部的伤受到治疗。据说，次日，他被释放，但未被指控，后来，他提出申诉。政府答复说，该人曾坚决拒绝出示身份证，并污辱要求出示身份证的警察，因此，他被逮捕。在他拒捕时，警察为治服他被迫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鉴于没有关于警察责任的任何证据，1995 年 5 月 30 日，马德里警察局提供了关于有关事件的保密资料，并允许查看临时记录。

449. 据报告，Sotero Etxandi 1995年2月27日在 Nafarroa，Arraioz 镇被国民卫队逮捕。后来，他告诉国家高级法院，他的全身都受到殴打，他的头被套上一个塑料袋直至失去知觉。据说，法官命令由一名法医检查他的身体。政府转交了与他的被捕有关的司法程序记录副本，包括根据国家高级法院的命令进行的法医检查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在被询问时，被拘留者未能回答他曾受到什么待遇。没有表明是否对虐待进行了调查或提出了申诉。

450.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达了下述案件的情况，并要求提供关于以前所作答复的进一步情况。

451. 据报告，Kepa Urra Guridi 在 1992年1月29日于 Basauri 被国民卫队逮捕之后曾遭受酷刑。这一案件曾于 1993年8月26日向政府转达，政府在 1993年12月13日和 1994年10月27日的信中作出答复(E/CN.4/1994/31,第485至487段)。特别报告员询问是否作出了判决，如果如此，要求提供详细情况。政府答复说，以遭受酷刑为由的上诉在一审和二审时被否决。

452. 据报告，José Francisco Lizaso Azkonobieta 于 1994年6月5日在 Guipuzcoa，Usurbil 被国民卫队逮捕后曾遭受酷刑。1995年4月11日曾向政府转达此案，政府在 1995年7月18日的信中作出答复(E/CN.4/1996/35/Add.1,第611段)。特别报告员还要求提供根据国家高级法院第二法院的命令进行的调查的结果。政府 1996年1月26日答复说，法院已命令撤消此案并存档。

453. 据报告，José Ramón Díaz Sáena 和 Emilio Collazos Vega 在 1994年3月2日于 Vitoria 被警察逮捕之后曾遭受酷刑。1995年4月11日曾向政府转达他们的案件，政府在 1995年7月18日的信中作出答复(E/CN.4/1996/35/Add.1,第613段)。特别报告员要求报告根据 Vitoria-Gasteiz 第二调查法院的命令进行的调查是否已完成，要求报告结果。政府答复说，因等待检察官办事处提出指控，诉讼尚未进行，指控将在近期内提出。

苏 丹

454. 特别报告员 1996年9月13日的信转达了下述案件。

455. Gift Matayo Warille, 南部苏丹的一名学生, 据报告, 1995年1月1日在喀土穆被捕, 原因是他在国外期间曾参加由苏丹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召开的一次公众集会。1995年5月在喀土穆的一个军营中发现他身体右侧瘫痪, 据说是由于曾遭受酷刑。据报道, 一个月之后他因受伤死亡。

456. Mohamed Osman, 一名反政府嫌疑分子, 据报道, 1995年2月被捕, 被拘押在“城市银行”秘密拘留中心。据称, 他被站着用手铐锁在监房的门上两天, 并在拘留中心院中遭到殴打。

457. Ibrahim Fateh al-Rahman, 喀土穆大学的一名学生, 据报道, 是1996年9月2日在Omdurman郊区的al-Thawra被治安部队逮捕的23名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之一。据称, 他遭受酷刑, 肋骨被打折。

458. Phillip Abbas Gaboush, 苏丹圣公会的一位80多岁的牧师, 据报告, 1995年底被捕, 被带到一个秘密拘留所, 据称, 他多次遭受脚踢、殴打, 并被断绝食物和水两昼夜。

459. 据报道, 下列人员于1996年1月14日被捕, 并在安全机构设施内一直被拘留到1996年5月18日: Taj Elsir Mekki Abu Zeid、Ibrahim Bilal、Mustafa Awad El-Kariem、Saif Eldeen El-Gadal、Abdalla Ali Adam、Ahmed El-toom Ail、Ahmed Suleiman Khogaly、Wadi、Ismail Musa Hamad、Mohammed Abu El-Kasim、Ibrahim Mohammed Ibrahim、Aid Fadl、Musa Ibrahim、Ahmed Abdel Rahaman、Abu Bakr Abbas、El-Hadi Tanjoor、Fadl Ahmed Nail、Awad Aman Alla和Yahia Adam。在被拘留期间, 他们被与外界隔绝, 据称, 曾遭受酷刑, 包括殴打、鞭打、将手脚捆绑倒挂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不准睡觉、强迫站立、长时间用脚尖站立、在冰冷的监房中监禁。据报告, 一些被拘留者在酷刑下被迫承认有支持在厄立特里亚以外的反对派集团的活动。5月18日, 被拘留者被带到一名法官面前, 但据报告, 他们拒绝承认在酷刑下被迫作出的供词。

460.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苏丹政府, 他从作为他1996年6月13日代表Ali Habeeb Alla和Adil Karrar所作紧急呼吁依据的来源收到一份后续报告(见下面)。据悉, Ali Habeeb Alla, 实际年龄为70岁, 1996年7月3日被转移到一家军队医院, 据称, 在此之前, 他曾遭受酷刑, 包括用塑料水管用力抽打, 被迫从一块热铁上走过。

转达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61. 1996年2月12日,特别报告员和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联合为下列人员发出紧急呼吁: Ahmed al-Badawi 中尉和 Farah Hasan Suleiman(据报告, 1996年1月29日在喀土穆被治安部队逮捕), Atif Muhammad Idris 医生、 Musleh Salim Saeed、 Babiker Muhammad Qarib Allah、 Osman Muhammad Qarib Allah 和 Muhy al-Din Ali Daoud(据报告, 1996年1月31日在喀土穆被捕。据说, 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们和反对派组织全国民主力量联盟的所谓关系被捕的。1996年5月31日, 苏丹政府答复说, 退休中尉 Ahmed al-Badawi 于1996年1月19日被捕, 正在审查。Atif Muhammaed Idris 医生于1996年1月20日被捕, 1996年2月18日释放。Musleh Salim Saeed 于1996年1月13日被捕, 当天释放。所有3个人被捕都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在紧急呼吁中提到的其他4人从来没有被捕。

462. 1996年2月23日,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人员发出紧急呼吁: al-Sir Mekki Abu Zeid、 Hassabu Ibrahim、 Walid Abu Seif、 Ahmad al-Tom; 据称, 这些人员都是全国民主力量同盟的成员。据报道, 他们在1996年2月第一周在喀土穆被治安部队逮捕。他们的下落不明。

463. 1996年6月4日, 特别报告员与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为19名人员发出紧急呼吁, 这些人在1996年5月16日至25日期间被 North Darfurhad 法院判决犯有武装抢劫罪。据称, 其中6人将被吊起来; 3人将被吊死, 然后, 将其尸体钉在十字架上示众; 10人将被砍去右手和左脚(交叉截肢)。

464. 1996年6月13日, 特别报告员为下列据称于1996年6月4日在喀土穆被捕的工会会员发出紧急呼吁: Mahjoub al-Zubeir、 Yahya Ali Abdullah、 Minallah Abdelwahab Eissa, 都曾是苏丹工人工会干部; Yahya Saleh Mukwar, 曾是苏丹医生工会干部; Nasur Ali Nasur 和 Awad al-Karim Mohamed Ahmed。这些人均未被控以罪行或在法庭上审判, 他们的下落不明。特别报告员还为 Ali Habeeb Alla 和 Adil Karrar 发出呼吁, 据称, 这两人于1996年5月16日被捕, 被监押在 Kober 监狱中, 并被与世隔绝。他们都有需要医疗的问题。(特别报告员随后收到的情报表明, Ali Habeeb Alla, 正如在上面概述的他1996年9月13日的信中所说, 曾遭受酷刑。)

465. 1996年6月28日,特别报告员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和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共同为一些人员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这些人员是在前10天中据称因为政治原因被捕的,被单独拘押在Kober中央监狱的安全处。在据报告被拘留者中有: Mohammed El-Hafiz、Kamil Abdel-Rahaman El-Sik、Taha Sorij、Ali Isailat、Dali Rahmtalla、Abdalla Malik、Abdalla Abdel-Aziz、Omar Abdalla Jsadalla、Ali Habiballa(63岁)、Kamal Abdel-Karim Mirghani、El-Ustaz El-Buhra、El-Hag Osman、Mohammed Mahjoub(66岁)、Taha Mohammed Taha、Mohammed Suleiman、Adil Karrar和Abdel-Karim Karouma(78岁)。据称,一些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包括殴打和鞭打。据报道,还有一些被拘留者被剥夺了必要的医疗。

466. 1996年7月10日,特别报告员和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共同为下列人员发出紧急呼吁: Galal Hamid(前农业计划主任)、Taj al-Sir Ahmad Abdallahi(阿里足球俱乐部主任)、al-Kheir Ali Arbad、Abdeen Miheisi、Osman Abdelgader、Mohamed Abdelghafar和Mubarak Mohamed al-Hassan。他们是1996年6月23日或在这一日期前后在Wad Medani因和所谓反对派活动有牵连而被捕的30人中的一部分。据报告,他们在Wad Medani和Barakat苏丹安全拘留中心被单独拘押时受到审问。

467. 1996年7月25日,特别报告员和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共同为Moneim Attia和Nagib Nejm al-Din发出紧急呼吁。他们是苏丹医生联盟前秘书长,据报告,分别于1996年7月8日和13日在喀土穆被捕。Nagib Nejm al-Din先被带到喀土穆安全部,然后于7月20日或这个日期前后被转移到Kober监狱。Moneim Attia的下落不明。据称,他们被拘留是因为被怀疑支持被禁止的全国民主联盟。

468. 1996年8月16日,特别报告员为乍得武装反对派集团全国复兴委员会成员Mahamat Ousmane和Ahmat Abdoulaye以及反对派乍得国民军成员Faki Adam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是约在1996年7月25日在靠近乍得边境的苏丹城市El Généma被苏丹安全部队逮捕的10名乍得国民的一部分。据称,他们被关押在El Généma监狱中而未被起诉,有可能遭受酷刑。报告还担心,他们有可能被强迫返回乍得,在乍得,他们也有遭受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危险。

469. 1996年9月13日,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法外、即决或任意拘留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共同为因被怀疑企图政变于

1996年8月15日在苏丹港被捕的65人发出紧急呼吁。在被捕的人员中有下列军官：Gamal Yusuf、Bushra Hamid Burma、Tarig Abu Abdu、Kamal al-Tigani、Faud Salih、Osman Atiat Allah、Jaknoon、Salah Karboni、Mohamed Mahmud、Abdallah al-Tayeb、Camillio Luthali、Salah Ahmad al-Jaber、Naser Kamal、Hassan al-Khatib、Abd al-Maroug Hussein、al-Dardifi haf Ahmad、Ali Abbas Ali、Taj al-Sir Sarbil。他们被单独拘押而不加起诉。报告还表示担心在特别报告员1996年8月16日发出的紧急呼吁中提到的乍得国民的情况。

政府提供的有关前几次报告中所提到案件的情况

470. 1996年2月14日，苏丹政府就特别报告员1994年7月11日转达的几个案件(见E/CN.4/1995/34,第683、684和687段)和1995年9月18日转达的一个案件(见E/CN.4/1996/35/Add.1,第632段)作出答复。

471. 关于据称从1991年8月20日至1993年底，在若干地点都遭受酷刑的Mohamed Ahmed al-Rayah准将(退休)，政府说，他被判处10年徒刑。法庭根据他在军队中的高级别建议给予特殊待遇，因此，他被免于穿囚服，可以接受家属和律师的许多来访。他曾向首席法官提出申诉，该法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进行调查。关于Sayed Omer Awad Abu Garju，据称，他在Wad Medani的“第114号鬼房”遭受酷刑，并可能已被折磨致死，苏丹政府答复说，他从未被捕。关于1993年9月2日在Kamal Mekki Medani宫因举行政治集会被捕并被判刑和因喝酒遭受鞭打的10个人，苏丹政府说，他们在一个正式法庭受到公正审判。关于铸造工人中央工会主席Ali al-Mahi al-Sakhi，据称，他在1994年6月在喀土穆和其他5个人一起被捕之后曾遭受酷刑，苏丹政府只是答复说，被捕人员曾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

472. 在1996年2月14日的另一封信中，苏丹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5年10月17日为据称在1995年9月被捕并在拘留中遭受酷刑的Omdurman的Ahlia大学环境系学生Shihab Ali Yousif发出的紧急呼吁(见E/CN.4/1996/35/Add.1,第660段)作出答复。苏丹政府说，拘留他是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因为当时Omdurman的Ahlia大学的普遍气氛很紧张。一旦该大学情况恢复正常，就将他释放。

瑞 典

473. 1996年11月21日,特别报告员为来自Mardin的土耳其国民Cercis Tukenmez发出紧急呼吁。据说,他要求在瑞典避难的申请遭到拒绝。据称,他于1993年11月在土耳其的Mardin被捕之后曾遭受酷刑。瑞典酷刑和创伤幸存者援助中心的包括心理学、法医学和皮肤科专家在内的一个专家组进行的调查据说肯定了Cercis Tukenmez关于遭受酷刑的说法,并认为他需要心理治疗。报告表示担心,如果返回土耳其,他会再次被拘留和遭受酷刑。

瑞 士

474. 特别报告员向瑞士政府转达了土耳其库尔德人Ali Doymaz和Abuzer Tastan的案件,二人在瑞士均具有政治难民地位,据说,1995年4月6日在泰桑,恰索被警察逮捕,并被捆绑在一个灼热的散热器上。据说,一个医疗报告表明,Ali Doymaz的头部和面部左侧有肿块,左侧锁骨处发红,左肩部有剧疼。医疗报告还表明,Abuzer Tastan的两前臂有挫伤。

475.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冈比亚国民Alpha Anthony Dickinson的案件,据说,他于1995年9月15日被从瑞士驱逐,在此之前在瑞士被拘留期间曾受到虐待。据说,在押送他回冈比亚的飞机上,两名瑞士警察用胶纸封上他的嘴,将其双手捆绑在座位上,并用一个帽子将其面部全部盖上。据说,他们还在他的座位周围放在遮挡物以防止其他旅客看见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失去了知觉。据说,在冈比亚为他作检查的医生发现,他的两侧肋部有触痛,而且,双脚有挫伤。

紧急呼吁

476. 1996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和苏丹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共同为瑞士当局拒绝给予政治避难的苏丹人Abdel Gadir Ahmed Fedail发出紧急呼吁。他们表示担心,如果他返回苏丹,有可能被捕和遭受酷刑。1996年5月2日,瑞士政府答复说,当局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让人相信Fedail先生如果返回苏丹会有任何危险。瑞士驻喀土穆大使将注意他返回后是否有任何问题。另外,Fedail先生也可在任何时候寻求大使的帮助。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77. 1996年9月2日,特别报告员为 Anthony Zakaria Laki 和他的兄弟 Samuel Lado Zakria 发出紧急呼吁,二人均为寻求避难的苏丹人,被拘留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Yarmuk 移民监狱。预计,他们将在几天内被强迫返回苏丹,如果他们这样返回,可能有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危险。叙利亚政府1996年10月9日答复说, Anthony Zakaria Laki 和 Samuel Lado Zakria 没有表示反对在苏丹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协助下返回苏丹,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危险,他们在本国没有政治问题。叙利亚政府提供了一个大意如此的声明,很明显有两个人的签字。

突尼斯

478. 特别报告员在1996年10月14日的一封信中转达了下述个人案件,突尼斯政府于1996年11月29日对此作出答复。

479. Mohamed Hedi Sassi 于1994年4月18日被捕。据说,他被指控参加一个违禁的组织,散发破坏公共秩序的传单,在墙上书写标语。据说,他在(突尼斯)Den-Den 和 Bardo 警察派出所被拘留期间,曾被以各种姿势吊起来,往鼻孔中灌液体,他还受到严重殴打。突尼斯政府答复说, Mohamed Hedi Sassi 既没有被秘密拘留,也没有遭受酷刑。负责调查被拘留者待遇情况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有关待遇符合国家和国际法律。

480. 在巴黎学习的学生 Adel Selmi 于1994年6月10日到达突尼斯机场时被捕。据说,他被指控参加非法的 al-Nahda 运动,参加了1991年1月举行的一次示威并非法募捐。据说,他曾被以各种姿势吊起来,并被将头浸入水池中。突尼斯政府答复说,此人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被给予医疗检查,还允许家属和律师对他进行探访。

481. Najib Hosni 律师,1995年6月15日因伪造文书罪被起诉而被拘留。据说,1995年11月8日、9日和10日,他在突尼斯内政部遭受酷刑。据称,他被象“烤鸡”一样吊起来,并遭受电击。突尼斯政府答复说,被审讯者是司法警察按法律规定拘审的,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虐待的申诉。

482. Ismail Khemira, 1991 年被捕, 并因和 al-Nahda 运动有关的活动被判处四年徒刑; 据说, 1994 年死于突尼斯 “4 月 9 日” 监狱, 死因是受到虐待后脊髓受伤发炎。据说, 1994 年 2 月他曾受到殴打, 一名证人说, 一周之后, Ismail Khemira 几乎完全瘫痪。据突尼斯政府说, 这个人从未申诉过受到虐待。他曾定期接受医疗检查, 其死亡属自然原因。

483. Sanhnoun Jaouhari, 突尼斯人权联盟指导委员会前成员, al-Nahda 运动成员和记者, 据说 1995 年 1 月 26 日死于(突尼斯) “4 月 9 日” 监狱。在他开始被拘留时, 据说曾被秘密监禁并受到残酷殴打。在监狱中, 尽管他的健康处于不稳定状态, 他没有得到必要的医疗。1995 年 1 月 17 日, 他被送到医院, 并被诊断患了癌症, 因而死亡。据突尼斯政府说, 此人未受到任何虐待。尸体解剖表明, 他的死亡是由于癌症并发症。

484. 据说, Mohamed Tahar Brahmi、Lofti Hammami 和 Bourhan Gasmi 1996 年 8 月 17 日在突尼斯被捕, 8 月 25 日被释放。8 月 20 日, Raja Chamekh 和 Ali Jallouli (1995 年 12 月 6 日已被拘留) 在突尼斯被捕, Mohamed Dridi 在 el-Kef 被捕; 据称, 他们在 1996 年 8 月 25 日也被释放。在被拘留期间, 他们被秘密监禁, 并遭受酷刑。他们被象 “烤鸡” 一样吊起来, 头被浸在水中, 他们经常受到殴打, 并不准睡觉。据突尼斯政府说, 对有关人员进行检查的公众健康医生得出结论认为, 没有遭受暴力的迹象。

485.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 Bachir Abid、Ali Jallouli 和 Abdel Moumen Belanes 的案件。他们于 1995 年 12 月被捕, 据说, 在内政部被秘密监禁。特别报告员 1995 年 12 月 13 日曾为他们发出紧急呼吁。1996 年 1 月 11 日, 突尼斯政府答复说, 他们没有被秘密监禁; 他们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被提交法院审判。突尼斯政府还表明, 这些人没有遭受虐待。然而, 指控方提供的补充资料表明, 三名被拘留者曾被象 “烤鸡” 一样吊起来, 他们还被捆住双脚吊起来, 头被浸在装有水和有毒物质的水池中。据说, 他们还受到电击, 被剥夺睡觉和吃饭的权利。他们在 “4 月 9 日” 监狱中被拘留期间曾接受律师的来访, 律师发现他们身上有受虐待的痕迹。据说, 他们最后被释放。政府坚持说, 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虐待。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486. 1996年5月14日,特别报告员为阿拉伯人权研究所执行主任 Frej Fenniche 发出紧急呼吁;据说,1996年5月10日在突尼斯机场, Fenniche 在准备乘飞机去法国蒙彼利埃参加一次人权会议时被捕。1996年5月28日,突尼斯政府答复说, Frej Fenniche 已于5月14日被释放,他没有遭受任何虐待。

487. 1996年11月27日,特别报告员为 Radhia Aouididi 发出紧急呼吁;据说, Aouididi 在 Tunis-Carthage 机场拿着假护照准备乘飞机时被警察逮捕,据称,她被秘密拘留。

土耳其

488. 特别报告员于1996年2月8日和4月3日写信通知土耳其政府他收到一系列关于据说是酷刑事件的报告。土耳其政府在1996年5月9日、6月4日、7月10日、9月25日和11月27日的信中就其中许多案件作出答复。现将所收到指控和土耳其政府的答复概述如下。

489. Döner Talun, 一个12岁的女孩,据报告,1994年12月12日在安卡拉的 Cubuk 区被警察拘留,据称,在安卡拉警察局被秘密拘留的五天中,她曾遭受殴打,被捆住双臂吊起来,并遭受电击。

490. 据报告, Faruk Dürre 1995年1月27日被拘留,在 Mus 警察局的八天中曾遭受酷刑。据称,酷刑包括不断挤压睾丸,多次通过阴茎进行电击,泼水,头六天不准吃饭和死亡威胁。他没有被审讯,据称被关在一个宽半米、长一米的监房中。1995年4月10日,据说,他和另外一些被监禁者被宪兵和狱卒用木棍和警棍殴打,因此,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折。土耳其政府答复说, Faruk Dürre 是因为被指控援助库尔德工人党而被捕的。1995年10月31日,法院决定释放他,他表示愿意服从《悔罪法》。1995年1月29日和2月6日的医疗报告认定,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491. Can Dogan, 14岁,据报告,1995年3月在安卡拉警察局被拘留两天半;据说,在被拘留期间,他曾被剥光衣服,殴打,用高压水击打,睾丸被挤压。1995年4月10日他再次被拘留,据说,在安卡拉警察局被殴打。

492. Tayfun Kirs, 13岁, 和 Rifat Onurcan, 据报告, 1995年7月9日因涉嫌盗窃被拘留, 在安卡拉警察局遭受酷刑。据称, Rifat Onurcan 被剥光衣服, 遭受电击, 手和脚被用警棍殴打, 并被泼冷水。Tayfun Kirs 据说曾遭受电击, 并被用警棍打脚和背部。

493. Leman Çelikaslan, 1995年7月21日被安卡拉安全局反恐怖处的警官拘留, 据说, 在一片林地中被强奸。据说, 在安卡拉警察局被拘留的13天中, 她曾遭受酷刑并被几名警官多次强奸。在被转移到安卡拉中央秘密监狱之前, 她本应接受医疗检查, 但她不愿在医生面前脱衣服, 因此, 医生证明没有受虐待的迹象。8月9日, 她向检察官提出关于被强奸的申诉, 并要求将她送进医院。在法医研究所, 她要求由一个女医生检查, 由于没有女医生, 她拒绝接受检查, 但确实告诉一位男医生她受到强奸。该医生将她转到医院, 但是, 据报告, 到8月17日, 她才被送进医院, 这时检查医生已不能确定她是否受到强奸。土耳其政府答复说, Leman Celikaslan 是因为受指控参加库尔德工人党活动被拘留的。安卡拉法医研究所1995年8月2日公布的报告表明, 在被拘留期间, 她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1995年8月17日 Zekai Tahir Burak 医院公布的医疗报告表明, 她没有遭受酷刑、虐待或强奸。法医研究所1995年8月24日公布的另一个报告也否认了有关指控。

494. Ismet Celikaslan, Leman Celikaslan 的母亲, 人民民主党 Mersin 省委员会成员, 据报告, 1995年9月在电视台公布她女儿被强奸的案件。后来, 一些警官几次去她家, 9月27日在 Mersin 将她逮捕。在审讯时, 据说, 警察曾电击她的手和脚, 殴打她, 并对她使用高压冷水。土耳其政府答复说, Ismet Celikaslan 1995年9月27日因涉嫌参加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在 Icel 被警察局拘留。根据 Mersin 国立医院和 Mersin 卫生部提供的医疗报告确定, 她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Mersin 首席检察官办事处就有关酷刑的指控进行了调查; 1995年10月3日, 有关案件被提交 Konya 国家安全法院首席检察官办事处。

495. Ali Haydar Efe, 据报告, 1995年8月8日因涉嫌盗窃被拘留, 他的兄弟 Muslum Efe 8月11日被拘留。据称, 他们在安卡拉警察局遭受酷刑, 包括被捆住双手吊起来、电击、以及用警棍殴打和性攻击。8月12日, Ali Haydar Efe 被送到医院, 在那里, 他因“呼吸和循环系统衰竭”死亡。法医研究所对 Muslum Efe 进行了检查, 并发给他一份报告, 规定他可免于3天工作。据说, 他身上有受酷刑的痕迹。

496. 据报告，1995年9月21日，大批宪兵和特别行动队队员强行进入 Izmir 附近的 Buca 监狱第6号监房，一些囚犯受到严重殴打。这些部队是在囚犯为抗议监狱条件进行绝食并把自己关在监房之后召来的。据报告，Yusuf Bug、Ugur Sariaslan 和 Turan Kilinc 因被殴打受伤死亡，殴打导致脑出血和其他内出血。据报告，对三人的尸体解剖得出的结论是“可疑死亡”。据称，一些囚犯家属和律师，包括 Irfan Guler、Gul Kireckaya 和 Sengul Gultekin 三名律师在当地国立医院外了解囚犯的详细情况时遭到警察机动队(防暴警察)袭击和警棍殴打。政府答复说，当官员进入囚房时他们受到犯人的袭击，这迫使他们使用了催泪弹。Izmir 检察官办事处进行了调查，有人以集体哗变为由控告犯人。犯人也对执法官员提供了控诉。Izmir 刑事法院正在审理这一案件。Irfan Guler 提出申诉 1996年3月19日，Izmir 刑事法院开始审理以虐待为由控告一名警官和三名警察的案件。其他律师没有提出正式申诉。

497. Nurey sen，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心主席，据报告，1995年11月10日在 Diyarbakir 被宪兵情报处逮捕。在 Diyarbakir 宪兵派出所被拘留的11天中，据说，她一直被蒙住眼睛，不断被电击，用警棍进行性虐待，用冷水浇身，并受到一些宪兵的严重殴打、脚踢和性骚扰，被强迫跑步，被强迫不断听高声音乐，受到死亡威胁以防止她泄露所受虐待情况，并被强迫签署一项不准看其内容的声明。据政府说，1995年11月21日由法医研究所 Diyarbakir 分所提供的一份医疗报告确定，她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498. Ali Kanat、Nazif(Gurbuz Ergin)、Erol Engin、Yilmaz Esbal、Yasin Ipek、Mehmet Bahri Kurt、Celal Cengiz、Cemal Odabas、Burhan Deger、Ismail Olmez、Abdullah Talay、Resul Arslan、Selahattin Bagir、Erol Celikten、Hikmet Ezen、Mahmut Karakaya、Mahmut Turk、Sakir Dinc、Mehmet Serif Duner、Abdullah Kanat、Zeynel Koc、Ismail Yilmaz、M. Nuri Fidan、Hasan Gonderici、Mehmet Demir、Ahmet Akkurt、Latif Dogan、Medeni Adiyaman、Umit Kaydu、Fevzi Bor、Soner Onder、Cengiz Hasanoglu、Yuksel Yakisir、Kemal Yilan，据报告，1995年12月12日至13日夜间因为约200名警察和宪兵为恢复伊斯坦布尔 Umraniye E-Type 监狱的秩序过度使用武力，均被送入医院。据报告，警察和宪兵向牢房中投掷了约50枚催泪弹和烟幕弹，然后将囚犯赶出牢房并对他们进行严重殴

打。1996年1月4日，监狱再次受到袭击，据说，Orhan Ozen、Riza Boybas、Abdulmecit Seckin被殴打致死。据报告，六名囚犯伤势特别严重，其中包括1月10日因头部重伤最后死亡的Metin Turan、Aga Yildirim、Gultekin Beyhan。1月8日，参加其葬礼的600多人被警察拘留，其中300人被带到Eyup运动中心，据说，许多人受到警察的殴打和脚踢。一位名叫Metin Goktepe的记者被带到运动中心的场地，在向警察出示记者证后，据说被殴打致死。政府答复说，Eyup警察局的34名警官因被指控殴打参加葬礼的被拘留者并使其遭受有辱人格的虐待而被提交有关司法当局。一名防暴警察负责人被指控任意命令拘留Metin Goktepe；11名警官被指控对他进行虐待，未能保护其人身安全；另一名防暴警察负责人被指控污辱被拘留者。

499. Gulbahar Gunduz，特别报告员1995年7月14日曾为她发出呼吁；据报告，1995年3月21日，在她去Tunceli要求赔偿在安全部队的行动中被破坏的她家的房子之后，被警察拘留。据说，她遭受了酷刑，被用冷水浇身，特别是嘴、耳朵、乳房、生殖器和腹部；还被通过脚趾和耳垂进行电击；被吊起来，因而发生哮喘；被猛踢背部，造成出血；受到死亡威胁、殴打；头被用力往墙上撞。据说，由于遭受酷刑，她不能走路，只好坐在轮椅上。政府1996年11月27日答复说，根据她的申诉，Tunceli省行政委员会正在对案件进行调查。

500. Ali Ekber Kaya，现已关闭的人权协会Tunceli分会主席，据报告，1995年3月23日被反恐怖警察拘留。据说，他遭受了酷刑，他被手脚捆在一起，用高压冷水浇身，包括肾部、生殖器和直肠。据说，他还被吊在房顶上进行电击。据说，他向省行政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遭受酷刑的申诉被搁置。政府1996年11月27日答复说，Ali Ekber Kaya没有提出任何申诉或就遭受酷刑问题进行法律诉讼，但1995年3月23日和4月3日的医疗报告确定，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01. 下列人员，多数是18岁以下的高中女生，据报告，1995年12月26日被Manisa警察局反恐怖处拘留，在被拘押的十天中遭受了酷刑，包括电击和强奸：Ali Goktas(教师)、Mahir Gotkas(14岁)、Faruk Deniz、Levent Kilic、Emrah Sait Erda、Askin Yegin(女)、Ayse Mine Balkanli、Munire Apaydin(女，16岁)、Sema Tasar(女，16岁)、Huseyin Korkut、Ozgun Zeybek、Jale Kurt、Fulya Apaydin、Erdogan Kilic、Abdullah Yucel Karaksa、Boran Senol。据说，首席检察官办事处没

有将上述任何人员的医疗报告提交应审理案件的 Izmir 国家安全法庭,但检察官提交了伪造的医疗报告,其中说,“未发现任何殴打和暴力痕迹”。政府答复说,已对上述人员以作为革命人民解放党/阵线的成员向该党提供援助的罪名向 Izmir 国家安全法庭提起公诉。他们的律师提出了关于遭受酷刑和虐待的申诉。根据初步调查,以违反《刑法》第 243 和 245 条为由,对 Manisa 警察局 10 名警官向 Manisa 刑事法庭提起公诉。

502. Ferzinde Abi 和他的妻子 Sirin Abi, 据报告, 1996 年 4 月 25 日被拘留。在 Van 安全部反恐处他们被审讯了 15 天; 据说, 在这期间, Sirin Abi 曾被脱光衣服带到她丈夫面前, 被将双手捆在背后并从腕部吊起来, 还受到性骚扰。据说, 对她施行酷刑的目的是为了迫使她丈夫同意当警察, 或签署一项认罪声明。据说, Ferzinde Abi 也遭受酷刑, 包括用枪托猛力殴打, 因此赞成双臂瘫痪失去作用。据报告, 在 Van 国家医院, 医生因受到警察威胁不能对他进行治疗, 因而不能提出医疗报告。政府答复说, 该夫妇因涉嫌参加库尔德工人党活动被拘留。1996 年 5 月 10 日的一份医疗报告确定, 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Fertzinde Abi 提出了关于遭受酷刑的正式申诉, Van 地区首席检察官正在调查。

503. Sabri Beyter、Sedika Beyter(女, 80 岁)、Cafer Ciftci 和 Abdulhaluk Beyter, 据报告, 1996 年 6 月 3 日在 Hakkari 安全部队司令部派出部队在附近的 Bay 村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曾遭受刑讯。据说, Sedik Beyter 在遭受殴打之后两小时死亡。据说, Abdulhaluk Beyter 由于遭受酷刑而丧失走路能力。政府答复说, Sabri Beyter 在采取安全行动时没有在村内, 早在 5、6 年前就搬走。Sedika Beyter 1996 年 6 月 2 日因年老死亡。警方没有 Cafer Ciftci 的记录。Abdulhaluk Beyter 是在因怀疑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系而对村民采取的行动中被拘押的 15 人之一。根据医疗报告, 他没有遭受酷刑。

504. Izmir 土耳其机动车辆工人工会主席 Halil Dinc 和该工会 Izmir 分部总书记 Hasan Yayik 1995 年 12 月 22 日在 Izmir 的 Nak-Kargo 运输公司门前参加工会为抗议解雇工人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和其他一些人遭到防暴警察和 Camdibi 警察派出所警察的严重殴打。

505. 特别报告员在 1996 年 2 月 8 日的信中还向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关于以前转达的一些案件的进一步情况。关于 1995 年 7 月 9 日在伊斯坦布尔机场被拘留的律

师和人权协会成员 Talat Tepe(1995年7月14日的紧急呼吁), 据说, 他在伊斯坦布尔和 Bitlis 治安警察总部被拘留的 12 天中曾遭受酷刑, 包括电击、长时间冷水浇身和人身攻击。关于 16 岁的 Hediye Altun(1995年7月28日的紧急呼吁), 他曾被伊斯坦布尔反恐警察分部拘留, 据说, 曾遭受酷刑, 因此, 他的两耳流血并失去听觉。关于 Mehmet Sen(1994年9月15日转达的案件), 被禁止的民主党成员, 据报告, 1994年3月26日在 Gaziantep, Nizip 被警察拘留, 后来发现被杀害, 据说, 一位见到他尸体的证人说, 他身上有遭受酷刑的明显痕迹, 其头部右侧被打烂, 一只眼睛被挖出来, 脖子、手臂和手指被扭折。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06. 据报告, 在安全部队 1996年1月25日在 Sivas 省的 Zara、Kangal、Divrigi 三个城镇之间的三角地带开始进行的行动过程中, 一些人被拘留。 Mehmet Kambur(村长)、Huseyin Polat、Mustafa Doganer、Guzel Polat、Ibrahim Erdogan、Hasan Erdogan、Riza Ates 和 Bayram Gungoz, 1996年1月25日在 Guvenkaya 村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被宪兵拘留。 Mehmet Ali Dogan 和 Ali Karakoc 都是 Dikmecay 村人, 1月25日被拘留。 Nuri Yildirim、Resit Coskun 和 Davut Keskin 1月27日在 Kangal 区 Kirlangic 和 Yesilyurt 村被拘留。 Battal Ozkan、Sukru Kaya 和 Huseyin Akkaya 1月28日在 Kangal 区的 Kurkcü 村被拘留。最后, Mustafa Poyraz 1月28日在 Kangal 区 Dagonu 村被拘留(1996年2月7日)。1996年2月26日政府答复说, 没有人向司法和行政当局提出申诉这一事实证明, 在 Sivas 地区进行的行动中被拘押的人员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1996年5月8日, 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 在以援助库尔德工人党为罪名的审判之前, 被拘留者于2月初被释放。

507. Teyfik Eren, 《Govend》艺术杂志编辑, 据报告, 1996年2月12日在 Diyarbakir 被便衣警察拘留(1996年2月16日)。1996年5月17日政府答复说, 1996年2月13日, 他被从 Diyarbakir 警察局释放, 因为已确定他和恐怖主义组织没有关系。根据医疗报告, 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08. Ishak Tepe, 政治家, 1995年12月曾作为人民民主党议员候选人, 据报告, 1996年2月24日被宪兵拘留, 后来被转移到 Bitlis。他的侄子 Safyettin Tepe 据说 1995年8月在 Bitlis 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 他的儿子 Farhat Tepe 据报告于 1993

年被绑架和杀害(1996年2月28日)。1996年6月19日政府答复说, Ishak Tepe因涉嫌援助库尔德工人党被拘留, 在Diyarbakir安全法院对他提起公诉。根据1996年2月27日和3月4日的医疗报告, 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09. Ismail Keskin, Kazan村前村长, 和 Ismail Demir, 据报告, 1996年2月28日在 Hakkari 被警察拘留(1996年3月4日)。1996年5月17日政府答复说, 他们已在1996年3月1日被释放, 因为已确定他们和他们被怀疑参与的谋杀没有关系。根据 Hakkari 国立医院3月1日的医疗报告, 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10. Yucel Sarlcohan, Aydin Ipci 和 Songul Ozbakir(女), 据报告1996年3月6日在安卡拉他们的家中被捕, 后被拘留在安卡拉警察局。另外, 据说在被拘留时曾遭受酷刑的 Ali Baba Karakas 据报告在安卡拉他的家中被逮捕后拘留, 据说, 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殴打(1996年3月11日)。1996年9月13日政府答复说, 上述人员因涉嫌参加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拘留。根据法医研究所的医疗报告, 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11. Hatice Guden, Filiz Toprok, Mustafa Karaoglan, N. Kemal Bektas, M. Karaca 和 Muhittin Evrak, 据报告1996年3月6日在安卡拉被反恐怖处警察逮捕, 然后被拘押在安卡拉警察局(1996年3月15日)。

512. Gevher Toprak(16岁)、Edibe Toprak、Leyla Saskin(13岁)、Vildan Umur(14岁)、Ayser Umur(16岁)、Sabriye、Cicek Eren、Abdullah Saskin、Fadil Eren 和 Seymus Nakci, 据报告在 Cukurkaynak 被 Slivan 宪兵处安全部队拘留(1996年4月11日)。

513. Mahmut Yilmaz, Ahmet Askin Dogan, Bulent Karakas Elif Kahyaoglu(女)、Mustafa Bayram Misir, Hacı Ferhan Temiz, Deniz Kartal(女)、Hulya Yesilyurt(女)、Ozgun Yilmaz, Ibrahim Ethem Altun, Selda Salman(女)、Mestan Dincer, Yunus Bakihan Camurdan, Hanife(姓不明)、Mehmet Horus, Mehmet Karaman, Ender Turan, Gokcen Zorcu, Faruk Adiguzel, Murat Yurdakul, Nurdan Baysahan(女)、Ozgun Tufekci, Musa Ceylan, Yekbun Uzun, 据报告在1996年4月17日和19日在参加抗议实行学生费时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被逮捕, 然后被秘密拘留在安卡拉警察局。Mahmut Yilmaz, Ahmet Askin Dogan,

Bulent Karakas Elif 和 Kahyaoglu，据说曾遭受酷刑，被拘留的女学生据说曾受到强奸威胁(1996年4月29日)。1996年7月9日政府答复说，Musa Ceylan 和 Hanife 从未被拘押。其他人是在针对非法组织革命道路——革命青年采取的行动中被拘押的。根据法医研究所1996年5月1日的医疗报告，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14. Sabiha Budak、Incigul Basel、Mehtap Kurucay 和 Filiz Ozturk，*《Alinteri》* 报纸的女记者，据报告1996年5月3日在伊斯坦布尔 Sabiha Budak 的家中被逮捕后拘留。据说，在警察将她们带到 Aksaray 的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处之前，Sabiha Budak 的父母曾遭受警察殴打(1996年5月6日)。1996年9月13日政府答复说，警察在到 Budak 家中进行搜查时将她们逮捕拘留。Incigul Basel 被送进医院，因为她患低血压。根据法医研究所1996年5月14日的医疗报告，她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15. A. Kadir Bilen(80岁)、Omer Akbay(75岁)、A. Selim Dagkusu(65岁)，据报告，1996年5月29日被 Silvan 和 Bagdere 宪兵处的宪兵拘留，并被秘密监禁(1996年5月31日)。

516. 1996年6月8日在伊斯坦布尔 Istiklal 大街失踪者亲属举行的一次静立抗议中，据报告，600多人被拘留。在静立抗议时，据说，警察和宪兵殴打了一些抗议者。据说，一名最近失踪者的妻子 Hasene Turkoglu 和土耳其人权协会总书记 Husnu Ondul 在这次事件中被打伤。据报告，200多人被拘留在 Gayrettepe 警察局和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反恐怖处。Zeynep Baran(女)，伊斯坦布尔人权协会理事会成员，是据报告被拘留在 Gayrettepe 的人之一。Songul Beydili(土耳其保健专业员工会理事会成员)、Mahmut Pulga(保健员工会理事会成员)、Abdullah Sagmen、Mehdi Perincek、Neriman Berberoglu、Yildiz Icer、Songul Ozkan、Gul Vidan、Baris Arca 和 Metin Karabulut，据报告被拘留在伊斯坦布尔反恐怖处(1996年6月11日)。1996年9月20日政府答复说，Abdullah Sagmen、Neriman Berberoglu、Yilda Icer、Gul Vildan 和 Baris Arca 被拘留。根据伊斯坦布尔警察部的记录，Hasene Turkoglu 和 Husbu Ondul 在事件中没有受伤。根据法医研究所 Beyoglu 分所的医疗报告，Sonul Beydilli、Zeynep Baran、Metin Karabulut、Mehdi Perincek 和 Mehmet Pulgu 在被

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Songul Ozkan 拒绝接受医疗检查，并签署了一份大意如此的声明。

517. Sehetin Elci， Izmir 居民， 据报告， 在回 Altinova 探亲的路上在 Bitlis 省 Guroymak 被拘留(1996 年 6 月 11 日)。 1996 年 9 月 20 日政府答复说， 他曾是参与代表库尔德工人党所进行活动的 HADEP 青年委员会副主席。 他在审判之前被释放。 据查， 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18. Gulcin Ozgur， 15 岁， 据报告， 1996 年 6 月 13 日被从她家中带到 Mersin 警察局拘留。 在此之前 8 天， 她曾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 揭露以前她在 Bismal 宪兵司令部被拘留 16 天的情况， 据说， 在此期间她曾遭受酷刑， 包括强奸(1996 年 6 月 19 日)。 1996 年 9 月 18 日政府答复说， 在她第一次被拘留之后， Bismal 国立医院 1996 年 4 月 22 日的医疗报告证明， 她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她后来被拘留是因为涉嫌参与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的活动， 并不是她在报纸上所声明的那样。 Icel 卫生部 1996 年 6 月 20 日的医疗报告证明， 她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19. Leyla Yagiz 和她的丈夫 Temirhan Yagiz， 据报告， 1996 年 6 月 26 日在 Nusaybin 他们的家中被警察带走拘留。 据说， 在 Nusaybin 警察局， 为了从 Leyla Yagiz 口中获得警察追捕的她的一位亲戚的情况， 警察曾在她丈夫面前对她施加酷刑。 据所收到资料说， Robar Yagiz， 18 岁， 是 Leyla Yagiz 的表弟， 也被警察拘留并遭受酷刑， 为此， 他要求住院治疗。 另外， 他 70 岁的祖母 Naima Yagiz 在她的家被搜查时也遭到警察的严重殴打， 后来被送进医院(1996 年 7 月 2 日)。 1996 年 9 月 18 日政府答复说， Robar Yagiz 和 Temirhan Yagiz 6 月 28 日被释放， Leyla Yagiz 1996 年 7 月 6 日被释放。 Nusaybin 国家医院出具的医疗报告证明， 他们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20. Abdurrahman Celikbilek， 人民民主党成员， 据报告， 1996 年 6 月 24 日被拘留， 在 Diyarbakir 警察局反恐怖处遭受酷刑(1996 年 7 月 16 日)。 1996 年 9 月 18 日政府答复说， 他于 1996 年 7 月 3 日在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中被拘留。 根据医疗报告， 他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21. Halil Can Dogan(15 岁)、 Esat Yilaz、 Seref Han、 Ayse Kilic(女)、 Riza Polat、 Ismail Kizilcay、 Tayfun Kocak、 Taylan Keskin、 Ebru Arkan(女)、 Servet Sandikli、 Gokcen Kaygusuz、 Hulya Deveci(女)、 Levent can Yilmaz、 Deniz Fidan、

Ersin Atar 和 Mustecif Turkucu, 据报告, 在 1996 年 7 月 8 日和 16 日安卡拉警察进行的一次行动之后被秘密拘留在安卡拉警察局。另一名被拘留者 Pervin Abdaloglu(女)据说曾遭受酷刑, 包括电击, 然后, 于 7 月 18 日被释放并送进医院(1996 年 7 月 22 日)。1996 年 11 月 12 日政府答复说, 警方没有 Seref Han 的记录, Deniz Fidan 在被捕之后第二天被释放。法医研究所安卡拉分所出具的医疗报告证明, 没有任何其他人在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或虐待。

522. Munsif Cetin, Diyarbakir 的 Dagkapi 保健中心负责人, 据报告, 1996 年 8 月 16 日被拘留, 在 Diyarbakir 警察局被单独监禁。据说, 他在前两次被拘留时曾遭受酷刑(1996 年 8 月 22 日)。1996 年 11 月 5 日政府答复说, 他因被指控援助库尔德工人党而被拘留。1996 年 8 月 22 日的医疗报告证明, 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政府提供的关于以前报告中所包括案件的情况

523. 关于 Garip Aygün 和 Sultan Aygün 的案件, 据说, 他们在因为一次交通事故被拘留之后, 1995 年 1 月 18 日在伊斯坦布尔遭受酷刑(见 E/CN.4/1996/35/Add.1, 第 712 段), 政府 1996 年 6 月 4 日答复说, 在确定他们和事故没有关系之后已将他们释放。他们没有提出申诉或进行法律诉讼以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524. 关于 Hüseyin Koku, 人民民主党 Elbistan 分部主席, 据说, 他在 1994 年 3 月 27 日被拘留之后的两个月中在 Elbistan 监狱曾遭受酷刑, 后来, 又于 1994 年 10 月 20 日被宪兵拘留(见 E/CN.4/1996/35/Add.1, 第 703 段), 政府 1996 年 9 月 25 日答复说, 根据 Elbistan 国立医院出具的医疗报告, 他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他因枪伤死亡。Pötürge 首席检察官办事处进行的调查表明, 他可能是被和他有关系的一位妇女的亲属杀死的。

525. 关于 1994 年 4 月 17 日因和《Alinteri》(Toil)杂志的活动有关系而被捕的 16 个人, 据说, 他们在安卡拉被警察拘留期间曾遭受酷刑(见 E/CN.4/1995/34, 第 768 段), 政府说, 根据 1994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2 日的医疗报告, 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526. 政府对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人员发出的紧急呼吁作出的答复肯定他们在被拘留期间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Sükrü Çalli 和 Hüseyin Umit (1995 年 6 月 19 日呼

吁，1996年1月8日答复); Adülkerim Demirer (1995年6月21日呼吁，1996年6月8日答复); Talat Tepe(1995年7月14日呼吁，1996年2月26日答复); Gülbahar Gunduz(1995年7月14日呼吁，1996年2月26日答复); Habib Ciftci(1995年9月29日呼吁，1996年1月8日答复); Barhan Mutlu(1995年10月18日呼吁，1996年5月8日答复); Gül Dagdeviren , Ersin Dagdeviren , Selma Yigiter , Kemal Bolat ; Mehmat Altan ; Hilal Usenti ; Barris Güaül(1995年10月23日呼吁，1996年1月9日答复); Ibrahim Sahin(1995年11月7日呼吁，1996年5月17日答复); Necmiye Aslanoglu , Nuran Tekdag , Metin Acet(1995年11月9日呼吁，1996年2月2日答复); Ali Güden(1995年11月14日呼吁，1996年1月8日答复)。

527. 关于特别报告员1995年11月14日为其发出呼吁的Gevher Toprak，政府1996年1月8日答复说，她在因被指控参加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而受审判之前被释放。但是，Emrullah Toprak、Fatih Toprak、Makbule Tatal、Behiye Tatal、Mehmet Tuatal和Urdayal Tatal在警察局没有记录。

528. 关于可能会被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朗国民Mina Fazelollahi和Maryambanoo Sepehri-Rahnama，特别报告员1995年11月20日曾为他们发出呼吁，政府1995年12月22日答复说，他们因为使用假护照和其他证件被拘留，此案处理之后将允许他们申请在土耳其避难。如果他们愿意，奥地利和德国也决定接收他们为难民。

土库曼斯坦

529. 特别报告员1996年6月11日写信通知土库曼斯坦政府他收到关于Durdymurad Khodzha-Mukhammed案件的资料，他是未登记的土库曼斯坦民主发展党两主席之一和秘密反对派报纸《Ata Vatan》的前总编辑，据报告，自1996年2月23日以来，他被强迫住进Geok-Tepe精神病医院。据说，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而不是疾病被软禁。

530.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Sukhanberdy Ishonov案件，据报告，他是在1995年7月12日在阿什哈巴德参加为抗议该国的经济状况举行的示威时和另外一些人一

起被捕的，受到严重殴打。7月17日他被释放，次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杀。据报告，他的尸体上有在被警察羁押期间遭受殴打受伤的痕迹。

531. 特别报告员还提请政府注意1994年和1995年转达的案件，没有收到有关这些案件的答复。

乌干达

532. 1996年9月13日，特别报告员为Joseph Langoya发出紧急呼吁，他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参与了代表乌干达人民大会和民主党联合组织进行的工作，据报告，1996年7月底或8月初，他在Pawel他家附近被乌干达军队逮捕，显然是涉嫌支持该地区的游击队员。据说，他在Pabo军营中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很大的黑暗地洞中。据称，他遭受了酷刑，包括用刀割身体，不给充足的食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33. 1996年11月14日，特别报告员为Elie Dib Ghalib发出紧急呼吁，他是一位黎巴嫩基督教徒，据报告，1995年12月5日在阿布扎比因和一位穆斯林妇女结婚被捕，据说，在al-Ain警察派出所曾遭受殴打和鞭打。1996年10月29日，一个伊斯兰法院作出裁决，判定他的婚姻无效，因为是不道德的，他要受39下鞭打，服一年徒刑。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34. 1995年4月18日，特别报告员写信通知英国政府他收到关于四个人的情报，据说，这些人在被警察或监狱拘留过程中因遭受酷刑或虐待死亡。1996年7月31日，英国政府就有关案件作出答复，现概述如下。

535. Shiji Lapite, 尼日利亚国民, 据报告, 1994年12月16日在Stoke Newington因为“行为可疑”被北伦敦警察拘留。随后发生激烈搏斗, 据说, 在搏斗中, 警察猛烈踢他的头部。在可能是用一种“锁颈物”治服他时, 他的身体变软, 因而被送进医院, 在那里, 他被宣布死亡。据说, 一份病理分析报告表明, 他的身上有45处伤, 声带破裂。1996年1月26日, 一个验尸官陪审团判定, Shiji Lapite属于被非

法杀害。政府答复说， Shiji Lapite 是因为拥有毒品被捕，病理医生得出结论认为，他死于窒息和可卡因中毒。参与逮捕的两名警官被停职。公诉司在 1995 年 5 月审查了警察投诉机构的调查报告之后认为，对任何警官提起诉讼都证据不足。不知道公诉司何时将根据验尸官陪审团作出的非法杀害的判决作出进一步决定。因为验尸官建议警官避免使用锁颈物，警官协会目前正在审查治服技术。

536. 据报告， Brian Douglas 和 Stafford Soloman 1995 年 5 月 3 日在南伦敦因为持有刀催泪毒气和大麻被警察逮捕，据称，被用 55 公分长的丙烯酸警棍殴打，这是警察最近用来取代木警棍的一种武器。 Brian Douglas 据说被打在头的后部。据报告，在警察派出所，一位警察医生对他进行了 4 次检查，该医生显然认为他中了毒或吸了毒，而这是在他被捕 15 小时之后被送进医院之前进行的，5 月 8 日他在医院死亡。据报告， Stafford Soloman 在事件中手腕骨折。据报告，据称负有责任的警官在一段“照顾性休假”又恢复执勤。政府答复说， Brian Douglas 被捕之后行为狂暴，因此，在去 Vauxhall 警察派出所的路上不得不制服他。死后发现他颅骨粉碎性骨折，但未能确定死因。公诉司 1995 年 12 月收到警察投诉机构的报告，决定不对任何警官提出刑事起诉。1996 年 7 月 17 日开始进行死因调查。两名警官被暂停执行任务。警察投诉机构正在监督进行对关于警察造成 Stafford Soloman 手腕骨折的申诉的调查。内政部批准使用的新警棍不比老警棍威力大。

537. 据报告， Richard O'Brien 1995 年 4 月 17 日在南伦敦的 Walworth 受到 5 名警察的攻击之后死亡。警方坚持说，他酗酒和妨害治安，但是， Richard O'Brien 的家属争辩说，他只是在等候出租汽车。据说，警察将他的头脸朝下按在地面上，一名警察跪在他的背上。据报告，当时他曾说“让我起来，我出不来气，你们赢了”。根据病理分析报告，他身上有 31 处伤，包括刀伤、面部挫伤、一个牙齿脱落、肋骨粉碎性骨折，因为面部血管破裂而出血。1995 年 11 月 10 日， Southwark 死因调查法庭验尸陪审团判定，他是被非法杀害的。政府答复说， Richard O'Brien 在被捕时行为极端狂暴，因此警察不得不制服他。公诉司 1994 年 12 月收到警察投诉机构的报告，裁定提出刑事起诉没有充足证据。没有警察因为这次事件被停止或收到纪律处分。公诉时尚未决定是否根据验尸陪审团的判断提出起诉。

538. 据报告， 1995 年 10 月 18 日在 Devon 的 Dartmoor 监狱， Dennis Stevens 在被用一条束缚皮带捆住身体关进监房后死亡。（据说，这种皮带是 1993 年 Joy

Gardner 在被警察押送驱逐过程中被捆住身体所用的那种皮带，他在挣扎时因被皮带窒息死亡。在该案中，3 名警官被控犯有杀人罪，但被无罪释放)。据说，Dennis Stevens 在被关进惩罚监房之前曾因袭击工作人员遭到警察严重殴打。据说，他的尸体上有多处伤痕，包括面部下面的深刻划痕和头部左眼上面的一个深度凹陷。政府答复说，Dennis Stevens 在被发现死亡之前曾被用束缚皮带捆绑了 24 小时。Devon 和 Cornwall 警察局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将确定 Dennis Stevens 是否曾遭受严重殴打，这是被监狱管理机构否认的指控。在两次验尸程序的第二次确定，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法医专家分析。有关分析正在美国进行，在此之后将进行死因调查。监狱管理机构对和死亡有关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对案件中控制和限制方法的使用也进行了调查。在死因调查得出结果之前，这两项调查的结果不能公布。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539.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6 月 10 日写信通知坦桑尼亚政府他收到关于下述事件的报告：1996 年 4 月 2 日，约 30 名警察袭击了反对党平民联合阵线副主席 Seif Sharif Hamad 的家，同时严重殴打并逮捕了正在守卫他家的约 26 名平民联合阵线的青年成员（平民联合阵线的青年翼成员）。据报告，在被捕的人中有 Suleiman Abdallah Suleiman, Juma Mohamed Amour, Juma Simai Abdullah, Zahor Khatibu Makame, Ally Khamis Ally, Mohamed Abdallah Mussa, Ally Khamis Mohamed, Khelef nassor Khelef Omar Ally Omar。据说，所有被捕者在被拘留期间都再次遭受虐待。1996 年 11 月 8 日政府答复说，这些人曾拒捕，因此，警察被迫使用武力。虽然他们被排除了参与他们被指控的爆炸变压器的可能，他们仍因为非法聚会受到起诉。警察在行动中尽了职业责任并做出很大克制。

540.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林业部守门人 Othman Hamd Othman 案件的情况；据报告，在被 Pemba 北区专员送到犯毒稽查队营地以后，他遭受了酷刑。据说，酷刑包括用棍棒将他打昏，强迫他吃自己的粪便，用水和粪便洗身，用刮须刀割膝盖，用碎玻璃片给他剃头。特别报告员收到对他给予治疗的两个医院的医疗报告副本，其中提到他身上多处受伤。政府答复说，地区专员 1996 年 3 月 5 日传唤 Othman Hamd Othman 去接受审问，然后让他回了家。他后来到了 Wete 警察派出所报告他遭到走私稽查队队员的殴打。值班警察没有看到他身上有明显受伤痕迹，但给了他一张表以

便在重伤情况下填写。他没有交回申诉表，因此，警察没有进行调查的依据。他也没有向常设调查委员会（议员）提出申诉，或向高级法院提出起诉。

541. 据报告 Mwinyi Juma Ali-Gando Pemba 1996 年 3 月 25 日在参加 Wete 区法院对其兄弟的案件进行的审判时被走私稽查队逮捕。据报告，警察告诉他，他们在寻找平民联合阵线的青年成员，把他带到走私稽查队营地，据说，强迫他唱一首赞扬总统的歌曲，然后将他打昏。据报告，他也被碎玻璃剃头，致使他的头被刮破流血，警察还向他的头上浇热水。政府答复说，当时他在一个禁地进行体育活动，由于他拒绝停止活动，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力令他停止。在当时情况下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警察没有用碎玻璃给他剃头。

542. Amour Suleiman, Magogoni 人, 据报告, 1996 年 4 月 6 日去走私稽查队营地探望他的哥哥。据说他三名稽查队员殴打了她, 并将她扔进一个装有一半汽油的油箱。政府答复说, 从警察记录或缉私队不能证实这些指控。

乌兹别克斯坦

543. 1996 年 6 月 12 日, 特别报告员写信通知乌兹别克政府他收到关于 Dmitrii Gavrilovich Fattakhov、Aleksey Smirnov、Oleg Gusev 的报告; 据报告, 1995 年 4 月, 这 3 人被以捏造的谋杀罪名逮捕, 据说, 在几周的时间内, 为迫使他们承认罪行, 对他们施加了酷刑, 包括严重殴打、脚踢、不准睡觉和不给食物。据说, Dmitrii Fattakhov 因遭受酷刑面部有大块血肿, 并有严重精神创伤。据说, 他被禁闭在一个国家精神病医院。

紧急呼吁

544. 1995 年 12 月 29 日, 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法官与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为被判决犯谋杀罪的 Un Dmitry, Lee Vladimir, Arutyunov Vitaly, Tsoi Valeriy 联合发出紧急呼吁。Un Dmitry 被判处死刑, 其他人被判处 12 年徒刑。据说, 被告曾被严刑逼供, 对这些刑事案件的审判有一系列程序性不正常现象, 包括接受有假签名的伪证, 拒绝接受申辩证据, 剥夺自选律师的权利。

委内瑞拉

545. 1996年10月30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委内瑞拉政府，转达了据报告曾遭受酷刑的下列人员的案件：José Félix Rivas, 1994年6月18日在加拉加斯，Antimano 他的家中被都市警察逮捕；Jesús Díaz, 16岁，1995年1月27日，在加拉加斯，Antimano 被国民卫队逮捕；Ramón Flores, 1995年2月20日在 Amajonas 州，Puerto Ayacucho 被法警逮捕；Fabio Pérez, 1995年2月10日在 Amajonas Atabapo 镇被国民卫队逮捕，然后被交给农村卫队；David Rodríguez, 15岁 1995年3月26日在加拉加斯，Nueva Tacagua 被都市警察逮捕；José Tores, 1995年3月26日在加拉加斯，Nueva Tacagua 被都市警察逮捕，Luis Urbano, 1995年3月26日在加拉加斯，Nueva Tacagua 被都市警察逮捕，据报告，Miranda 州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Barlovento in Higuerote 的 24 名学生 1995年5月30日遭到 Miranda 州警察的殴打；Wilson Yusuina, 1995年8月12日被 Puerto Ayacucho 第52步兵旅的人员逮捕；Aníbal Ernesto Medina Lares, 1995年9月29日死在 Yaracuy 州，Nirgua, 据说是因为遭受国民卫队警察殴打致死；Andrés Eloy Blanco, 1995年10月5日在加拉加斯被法警逮捕；Kleiner Alvarado Rodríguez, 15岁，1995年10月20日在加拉加斯，La Vega 教区被都市警察逮捕；Daniel José Urbano Frisneda, 1995年11月6日在加拉加斯，Catia 被国民卫队逮捕；Baudilio Contreras, 1995年11月16日在 Barinas 州，Santa Bárbara 遭受酷刑；Andrés Eloy Blanco, 与他的工友 Antonio David Sanjuanero、Eddy Marcel González、José Gregorio Guerrero 一起于 1995年10月5日在加拉加斯，Colinas 第一 Bello Monte 被法警逮捕；Luis Escobar Ugas, 据说 1995年和 1996年在加拉加斯曾被两名便衣警察多次逮捕；Américo Guzmán, 1996年5月16日在 El Valle 郊区被可能是警察的一些人逮捕；Julio José Núñez Pineda, 1996年5月12日在 Trujillo 州，Pampán 市被 Trujillo 州特别警察逮捕；José Anicasio Rojas, 1996年1月21日在 Apure 州，Guasualito 被法警逮捕；Danny Ojeda Arrieta, 1996年2月3日在 Maracaibo 被国民卫队逮捕；Buenaventura López soriano, 1996年2月4日在 Apure 州，Pae 在自治市，Totumito 被国家警察逮捕；Luis Javier Rivero Olivares, 1995年2月7日被 Maiquetia 法警吊起来殴打；Jairo A. Carrasquel, 1996年2月12日在 Apure 州，Guasualito 被法警逮捕；Victor Díaz Ojeda, 1996年2月

19日在 Apure 州， El Amparo 被国民卫队逮捕； Rosa Sánchez de García,据说， 1996年 2月 18日在 Apure 州， Pae 在自治市， Anaru 区被国民卫队的一名军官强奸； Jusué Cuburuco 和 Gerardo Vargas,1996年 2月 20日在 Apure 州， El Amparo 被国民卫队逮捕； Asdrúbal Fernández,1996年 3月 22日在 Apure 州， Guasdalito 被法警逮捕； Samuel García, Eleuterio Duque 和 José del Carmen Vergel , 1996年 4月 2日在 Apure 州， Urdaneta 市， El balsal 被第一行动队人员逮捕； Abraham Celis,1996年 4月 3日在 El Balsal 他的家中被第一行动队人员逮捕； Arny Arturo Plasencia Flores , 1996年 5月 6日在加拉加斯被情报和预防指挥部的一些官员逮捕； Ramón Molina Castro,1996年 5月 2日在加拉加斯被调查警察逮捕； Clodomiro Emilio Rivas López , 1996年 5月 16日在 Aragua 州， Turmero 镇被调查警察逮捕。

政府提供的关于前几年所转达案件的情况

546. 在特别报告员 1996年 6月对委内瑞拉的访问过程中，司法部长办公室向他提供了关于他在不同日期所转达案件的下述答复。

547. Miguel Angel Delgado mendez,1992年 4月 15日在加拉加斯被城市警察逮捕。政府报告说，联邦第 105号地区检察官 1993年 8月 11日以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为罪名对 9名城市警察提出正式控告。对这一案件仍在进行司法调查。

548. Máximo Puerta Ollarves, 1993年 5月 1日 Marcaibo 被逮捕。政府报告说，Zulia 州第 7A号检察官以造成人身伤害为罪名对情报和预防行动指挥部两名成员提出控告。对这一案件仍在进行司法调查。

549. Osmán José Colina Hernández 、 Carlos José González 、 Juan José Villamizar 、 Guillermo Tamayo Rivas 、 Luis Gerómino Verásquez, José Vargas Pérez 、 Ulises López Galantón, 1995年 10月 17日在 Carabobo 大学参加一次示威时被国民卫队逮捕。政府报告说， 1995年 11月 17日，检察官办事处已下令根据法医检查进行司法调查。政府还说，上述人员没有出庭以完成必要程序。

550. Isabelino Bustamante 和另外 19人， 1995年 7月 14日在 Apure, Guasdalito 被法警逮捕。政府报告说， 1995年 7月 19日和 21日对 Bustamante 先生进行的法医检查证明没有外伤。另外， Apure 州第 3号检察官注意到 Bustamante 先生的声明有

矛盾，约在7月20日，地区军事法庭开始进行调查，截至1996年6月，此案仍在预审阶段。

551. Daniel Alvarado Alarcón、Julio Enrique Andrade、Enrique Barroso Hernández、Luis Alberto Caballero、Héctor Chacón Duque、José Gregorio Escalona Delgado、Lisandro Pérez Hernández、Orlando Ramírez Pérez、José Angel Rodríguez、Julio Rojas Avila、Jhonatan Toro Marval、Carlos Alejandro Valeiro、Mark Zuchelli，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学生，1992年1月23日在加拉加斯被捕。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1994年8月29日，以造成人身伤害为罪名对被认为对此负有责任的都市警察提出正式控告，1996年5月28日，要求进行调查以进一步澄清事实。

552. Pablo José Rondón Hernández和Brezne Manzano Rodríguez，1991年10月21日在加拉加斯被捕。政府报告说，1995年5月30日，检察官办事处要求对都市警察的警官进行审判前调查，有关人员尚未查明。

553. Carlos Bernardino Carballo Morales，1991年10月18日在加拉加斯，La Vega被捕。政府报告说，1995年12月26日，检察官办事处要求第27号一审刑事法庭进行审判前调查，1996年6月7日，要求该法庭尽快就此案作出决定。

554. Tulio Aguilar和另外21名公民，1992年2月4日在Valencia被捕。政府报告说，Carabobo州检察官办事处已要求对据说由国家警察和国民卫队造成的人身伤害进行审判前调查。但是，尚未查明参与此事的人员。1994年5月4日，检察官办事处要求法院尽快完成这一工作。

555. Yorfan José Berrios Montillo，1991年10月18日在加拉加斯，La Vega被国民卫队逮捕。政府报告说，1991年12月13日，检察官办事处已要求进行适当的审判前调查，目前正为提出起诉等待调查结果。

556. José Antonio Briceño、Omar Uribe、Julio César Vera和Arnel Rodríguez，1992年6月2日在加拉加斯 Instituto Caballero Mejías附近被城市警察逮捕。政府报告说，关于Julio César Vera，根据刑事的民事诉讼规定已停止调查，因为所受的伤害很轻。关于José Antonio Briceño和Omar Uribe，调查仍在进行，案件已提交刑事调查警察进行调查。关于Arnel Rodríguez，检察官办事处没有收到任何申诉。

557. Pedro Miguel Franquis Aguilar，1992年2月25日在加拉加斯，La Laguna被都市警察逮捕。一周后，据说，他被发现死亡，身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迹。政府报

告说，三名都市警察警官被开除，1994年，他们因杀人罪被判处7年6个月徒刑。1995年6月27日，Miranda州第二刑事法院决定对他们实行缓刑。

558. Ivo Rodríguez Escudero，1992年11月26日在Valencia被情报和预防行动指挥部逮捕。政府报告说，1994年9月6日，检察官办事处向Carabobo州第二一审刑事法庭提出起诉，该法庭后来作出决定，根据刑事的民事诉讼规定停止调查。

559. Jogn Antonio Páez和Edgar Rafael Suárez Hermoso，分别于1994年1月22日和1992年12月9日在Maracay被捕。政府报告说，没有就这些案件向检察官办事处提出申诉。

560. José Fermín Macarri，未成年人，1992年7月在加拉加斯被都市警察逮捕。政府报告说，当事人没有到法医研究所接受医疗检查，而这是检察官办事处为处理它的案件获得必要的证据所需要的。因此，未能要求进行审判前调查。

561. José Blondell，1992年3月在Petare，El Lilanito被PTJ人员逮捕。政府报告说，尽管多次要求，当事人都没有到检察官办事处以确认所报告的情况。因此，未能要求进行审判前调查。

562. 关于1992年11月27日在一次政变时被Barquisimeto警察局逮捕的一些人(特别报告员1992年12月10日为他们发出紧急呼吁)，政府答复说，没有人向检察官办事处提出申诉，因此，没有就隔离拘留、虐待或其他违反人权行为进行诉讼。

563. Jesús Antonio Castillo Gómez，1992年1月23日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发生的事件中被调查警察逮捕。政府报告说，当事人1994年5月通知检察官办事处他不希望继续进行调查，因此，已决定销案。

564. Romer Figueroa Lizardi，1992年5月在Bolívar，Guayana，Ciudad被国民卫队逮捕后死亡。政府报告说，1993年4月13日，最高法院决定宣布Maturín常设军事法庭可进行有关审判前调查。1994年7月15日，共和国总统决定销案。

越 南

565. 1996年3月28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为Ly Thara、Ly Chandara(设在柬埔寨的越文杂志《Viet Nam Tu Do》编辑)和Nguyen Phong Son发出紧急呼吁；他们被柬埔寨驱逐到越南，被关在胡志明市的Chi Hoa监

狱。据说 Ly Thara 被调查人员严重殴打以逼取口供，据说，因犯有颠覆政府罪面临死刑。Ly Chandara (据说被带上脚镣)和 Nguyen Phong Son 被指控写作批评政府的文章。1996 年 7 月 18 日，政府答复说，他们因为在柬埔寨领土上从事反越南的活动被驱逐。他们受到人道待遇，并得到适当的医护，健康状况正常。

566. 1996 年 4 月 2 日，特别报告员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一起为佛教僧侣 Thich Hai Tang 发出紧急呼吁；据说，在一个地下单独监室中他已被关了几个月，他患有胃溃疡，但得不到紧急治疗。1996 年 7 月 19 日，政府答复说，他已被送到河内治疗腹痛，而不是地下单独监禁。他的健康状况已经稳定，吃饭正常，体重增加。他在服刑期间一直受到人道待遇。

南斯拉夫

567. 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8 月 6 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转达了下列人员的案件，据说，他们在科索沃， Stimjle 遭到警察的严重殴打，他们是： Rexhep Tahiri(1994 年 6 月 7 日)、 Sami Dugolli(1996 年 3 月 11 日)、 Ali Sadriu(1996 年 3 月 10 日)、 Hana Tahiri , 89 或 90 岁(1996 年 3 月 11 日)、 Xhevdet Tahiri , 13 或 14 岁、 Idriz Bajrami(1996 年 3 月 19 日)、 Nebih Hoxha(1996 年 5 月 3 日)。

568.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阿尔巴尼亚族人 Enver Grajçevi 的案件，据说，他 4 月 2 日在 Pristina 被捕。在被捕时，据说他拿着一个袋子，其中装有约 200 份秘密组织科索沃民主解放运动发行的杂志。据说，他曾遭受酷刑，包括电击。

紧急呼吁

569. 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和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3 月 22 日和 4 月 30 日发出紧急呼吁。关于 3 月 22 日的呼吁，据说，在科索沃的 Stimle， 1996 年 2 月和 3 月，警察向一些人询问他们的政治和教育活动，有些人受到虐待，其中包括 Ali Sadriu(Lidha Demokratike ë Kosovës 党)、 Sami Dugolli、 Zenun Dugolli、 Ragip Heseti 以及一些宗教领导人和学生，包括 Syleman Zuka 和 Shavit Rama。1996 年 4 月 17 日，政府答复说，上述人员没有被拘留，也没有对他们提起任何刑事诉讼。他们没有对据称负有责任的官员提出刑事指控。

570. 关于 1996 年 4 月 30 日的呼吁，据悉，在发生造成塞尔维亚族五人死亡、四人受伤的四个单独事件之后，1996 年 4 月 22 日在 Stimlje、Decane 和 Pec，60 多名阿尔巴尼亚族人被任意逮捕。据说，有些被捕者遭受了酷刑或其他虐待，包括 Nazmi Kabahsi、Shaqir Kreziu、Ramush Ahmeti 和 Ramush Sylaj。

571. 1996 年 10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和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为科索沃的一些阿尔巴尼亚族人联合发出紧急呼吁，据说，这些人在去德国寻求庇护未成功而返回科索沃时受到警察的虐待。

扎伊尔

572. 1996 年 10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向扎伊尔政府转达了下述案件的情况。

573. 据说，Odia Kqabongo 和 Disashi Mwimpata 分别于 1994 年 12 月 9 日和 10 日在 Lubumbashi 被国民卫队逮捕。据说，在被拘留期间，她们都遭受用金属棍殴打，因而造成多处骨折。

574. 据说，Kyamba Abedi 1995 年 8 月 24 日，在金沙萨，Mangenge 难民营他的家中受到国民卫队一些队员的严重殴打。据说，在被送到 Maluku 医院后，他因伤势过重死亡。

575. Jean-Paul Kashila 1995 年 9 月 21 日在金沙萨被三名军人逮捕，据说，他们指控他持有“社会民主和进步联盟”的成员证。据说，在军事行动和情报处被拘留的 21 天中，他曾遭受酷刑(据说，特别是，他曾被用碎玻璃剃头)。

576. 据说，Luanda Kibabo、Bahati Dieudonné、Nsdasimwa Maliralerwa、Byamungu Baroki、Malira Kubuya、Muhindo Mawazo、Bonane Bandu、Kamulete Ngabo 和 Kahima Bakulu 1996 年 1 月 28 日在 Mweso 被一些士兵逮捕，并遭受酷刑。另外据说，Kamulete Ngabo 先生和 Byamungu Baroki 先生在遭受虐待之后死亡，Luanda Kibabo 先生被割断一只手。

577. 据说，Sabini Victorina 1996 年 5 月 11 日在 Kanyabayonga 被 Goma 军事行动和情报处的一些士兵逮捕。在被拘留期间，据说，她被一些士兵轮奸。

578. 据说, Mbaire Lubuto 1996年6月15日在 Kirotshe 被 Kimia 军事行动和情报处的一些士兵逮捕。据说, 他被拘留在 Sake, 在那里他遭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据说, 特别是, 他被用刺刀和热铁棒伤害。

579. 特别报告员还向扎伊尔政府转达了为下述人员发出的紧急呼吁: Malira Kabuya、Byanungu Kahima、Ndasimwa Malire 和 Bonane, 1996年1月29日在北 Kivu, Masisi 区, Bashali 镇, Bachali Mokoto 区被捕(1996年3月7日); Didi Mwati Bulambo, 1996年7月25日在南 Kivu 的 Mwenga 区被捕(1996年7月31日); Kabande 先生、Rugazura 先生, 均为地方领导人, 以及三名牧师, Muzizi 先生、Bugunzu 先生和 Semutobo 先生, 1996年8月20日在南 Kivu, Uvira 区, Lemera 他们的村里被捕(1996年9月9日); 在9月初与扎伊尔军队发生的冲突之后, 南 Kivu, Uvira banyamulenge 居民的人数不明的一些人被捕(1996年9月12日); Kabuku Makule 和 Albert Muhingi 大约在 1996年9月16日在 Kitshanga 和 Goma 之间被捕(1996年10月8日)。

赞比亚

580. 1996年3月20日, 特别报告员为《邮报》总编辑 Fred M'membe 和责任编辑 Bright Mwape 发出紧急呼吁, 他们因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拘留。1996年4月2日, 政府答复说, 他们拒绝国民议会特权和豁免委员会为让他们回答关于诋毁国民议会的指控发出的传讯, 因此被拘留。没有消息表明他们曾遭受酷刑或虐待, 他们在被释放时也没有提出这种申诉。

其他函电: 转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材料

581. 特别报告员向巴勒斯坦当局发出了下述紧急呼吁。

582. 在以色列发生了几次自杀性爆炸以后, 据说, 至少有 700 个被怀疑支持 Hamas 或 Islamic Jihad 的人被拘留。其中许多人被单独监禁, 一些人在 Gaza、Jericho 和 Nablus 监狱中受审问时曾遭受殴打(1996年3月27日)。

583. 据报告, Adib Muhammad Ziadeh 1996年3月8日被(mukhabarat)安全部队逮捕后被带到 Jericho 监狱情报科审问。据说, 他受到严重殴打并被长时间剥夺睡眠, 在被拘留期间两次被送进医院。他仍然在被拘留审问(1996年4月9日)。

584. Iyad al-Sarraj, 加沙社区精神健康方案主任, 据说, 1996年6月10日被警察殴打并拘留。后来, 他被指控拥有毒品, 据此, 一个治安法院命令将他保释。但是, 国家安全法院则命令将其继续拘留, 因为对他提出了袭击警察的新指控。据悉, 他在被拘留中继续遭受虐待(1996年6月17日)。

585. 'Ayman Sliman Muhammad al-Sabbah、Jamal al-Nabulsi 和 Naser Juma 在 1996年8月2日在 Tulkarem 举行的一次示威中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捕。据报告, 他们在 Nablus, Jneid 监狱受到海上警察的严重殴打。'Ayman al-Sabbah 被殴打脚掌七小时。据报告, 1996年7月31日, 在 Jneid 监狱, 另一个被拘留者 Mahud Jumayel 在被吊在房顶殴打并用电器和香烟烧烤之后死亡。1996年8月18日, 巴勒斯坦当局通知特别报告员, 它将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 并通过有关部门采取适当措施(1996年8月16日)。

586. Muhammad Yussef Matir、Yasser Muhammad Hantashal、Muhammad Hussain Abu Hawash、Isma'il al-Haj Musa al-Hantashal、Mustapha Ibrahim Abu Hawash 和 Muhammad Juri Abu Hawash 据报告于 1996年8月6日至8日在 Hebron 附近的 Dura 被巴勒斯坦当局逮捕。据说, 他们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被巴勒斯坦预防性安全机关单独拘留(1996年8月23日)。

-- -- -- -- --